搜神记

So Insane

冯唐 著

Feng Tang

无数未来学，不如《搜神记》

“我眼有神，我手有鬼。”用兽性、人性、神性，对抗日趋异化的信息时代。

So Insane ● 搜神记 ● 冯唐 ● 著

中信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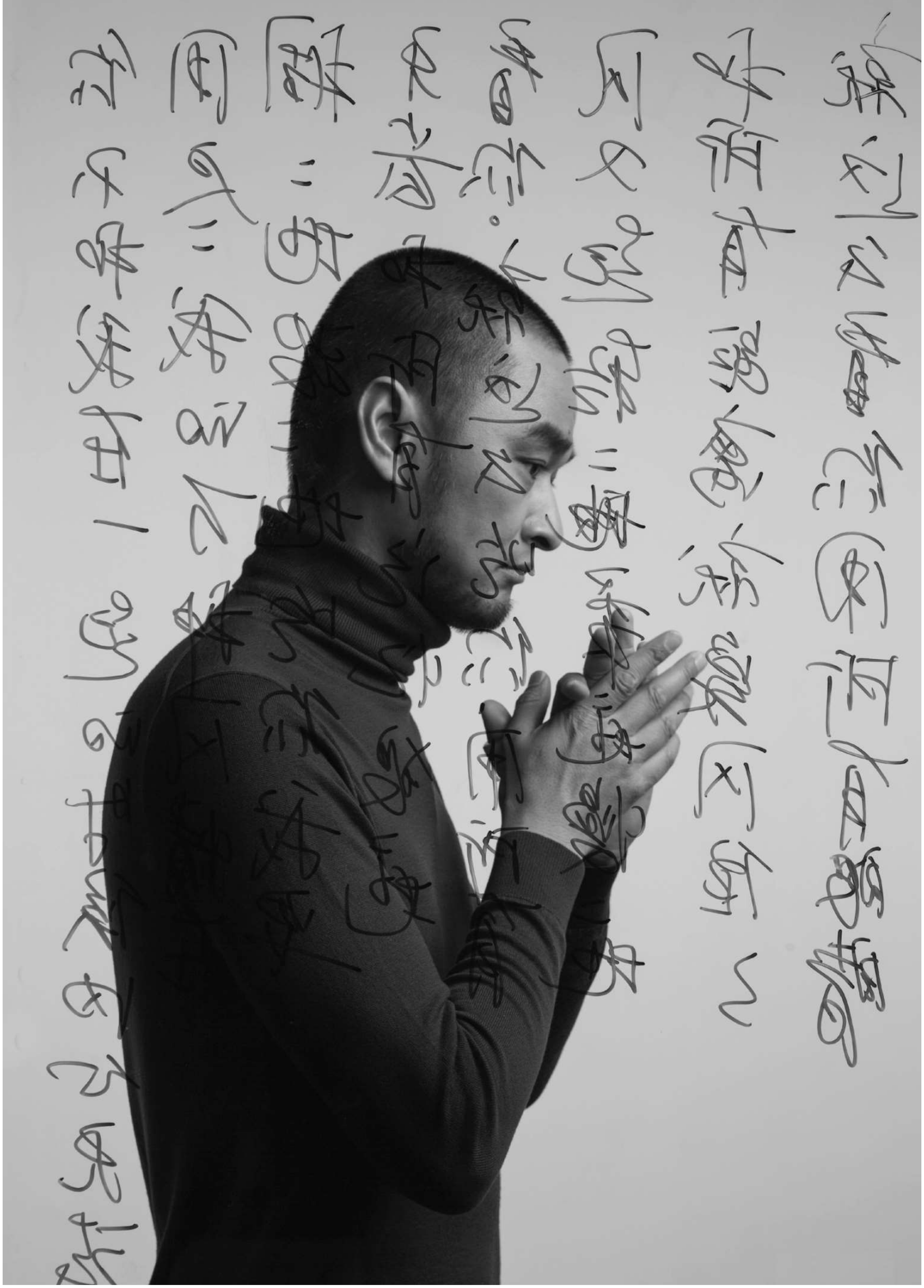
版权信息

书名:搜神记

作者:冯唐

ISBN:9787508678870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于人世起慈心，

昼夜自身依法住。

——《普遍光明大随求陀罗尼经》

自序
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1

致疯子们

那些格格不入者

那些叛逆者

那些麻烦制造者

那些方孔里的圆钉

那些另眼看世界者

他们不喜成规

他们不敬现状

你可以引用他们、否定他们、夸奖他们、诟病他们

但是你无法忽略他们

因为他们改变事物

因为他们推进人类向前

或许有人把他们当成疯子

我们视他们为天才

因为人只有疯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

才是最终改变世界的人

——Chapter 25,*THINK DIFFERENT: Here’s to the Crazy Ones*

2

看各地墓葬，哪怕是蕞尔小国的曾侯乙，都拼命给自己造老大的陵墓，拼命往陵墓里塞东西。到了后世，这些东西被挖出来，用文物贩子的词汇形容，都是“一坑一坑的”。

人是有多不想死啊？人是有多恋物啊？

看《二十四史》，即使是在东晋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等著名的乱世，一拨儿又一拨儿的武将文臣似乎毫无风险意识地出人头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说这句话的大将军桓温在世时呼风唤雨，差点被禅让，但是死去一千六百多年后，一千个人里知道他的不会多于一个人。

人是有多想牛X啊？人是有多想不朽啊？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江西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在南昌市新建县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南约1000米的墎墩山上，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经过五年的抢救性挖掘，挖出文物约万件，出土了大量带有“海”“昌邑”“海昏侯”等字样的漆器、青铜器、印章和木牍，特别是内棺中提取了标注有“刘贺”两字的玉印，所有信息提示，墓主人就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罗袂兮无声，

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而寂寞，

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之女兮，

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汉武帝刘彻《落叶哀蝉曲》

在我心目中，刘彻这首情诗写得比绝大多数真假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诗要好很多，很好地表达了亘古以来男人对于某类女人的思念，尽管我不知道诗里思念的那个女人长得什么样，但是我知道她一定美得迷死人不偿命。刘彻和他在这首诗中思念的大美人李夫人生了刘髆，刘髆生了刘贺，刘贺是刘彻的孙子。

海昏侯刘贺的独特之处在于五岁为王，十九岁为帝，二十七天后被废，被幽禁十一年，三十岁时被封为侯。《汉书》记载，这个熊孩子在为帝的二十七天里做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唐事，就算二十七天里完全不合眼，平均一个小时干一点七件荒唐事。这些荒唐事包括：到处乱跑、开快车、半天能跑二百里地，求购长鸣鸡，向长安奔丧途中私载妇女，到了长安城郭门和城门不哭，进了未央宫之后淫戏无度，喝很多酒，招猫逗狗斗虎斗豹，等等。

出土文物的级别跨度极大，有些极其精美，有些明显糊弄，从帝王级到侯级都有明确的典型器物。这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刘贺起起伏伏的一生。

3

二〇一二年，某日，我问罗永浩，为什么要做手机？

罗永浩反问，如今你每天摸哪件事物最多？我要改变那个事物，我就要改变那个事物。

那次聊天之后，我第一次认真审视周围的现世，现世似乎已经大变。

我在网上买衣服多于在实体商店了。

我叫外卖多于在煎饼摊前等了。

我坚持在住的地方不装电视、不装网络，尽管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坚持。我最引以为傲的倒头就睡黑甜觉儿的能力竟然也受到了手机的冲击，我在公元二○一七年的夏天再次启动我凶残的意志力，争取形成一个习惯：厕上、枕上、马上，不看手机；再加上，聚会酒肉聊天时，不看手机。这个看似简单的习惯，我估计，一千个人里能做到的不超过一个人。

我在智能手机上下载了程维和柳青出生入死和旧势力殊死搏斗而长成了的滴滴，再不用在路边扬手召唤出租车并和出租车司机四目相对了。我还打算试试共享单车。我喜欢共享单车漫天遍野的黄色，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北京漫天遍野的面的。

私营书商很多倒闭了，剩下的有数的几个都在积极排队上市以及涉足影视、网剧和游戏。我问做过多年时尚杂志的徐巍，纸质杂志还有戏吗？徐巍说，怎么可能还有戏，你看路边报刊亭还有几个？

路边报刊亭倒是还剩几个，一大半空间在卖饮料、零食、多肉植物。我买了一块烤白薯，零钱不够，报刊亭主说，可以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宝。

4

公元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美国FDA肿瘤药物专家以十票赞成、零票反对的结果支持诺华制药的CAR-T细胞免疫疗法上市，用于治疗儿童和青少年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治疗的原理并不复杂：从癌症病人身上获取免疫T细胞；用基因工程技术给这些T细胞加上一个能识别肿瘤细胞并激活T细胞的嵌合抗体，使得这些T细胞变成能发动自杀性袭击的T细胞；体外培养，大量扩增这些CAR-T细胞；输回病人体内；严密监控免疫治疗的副作用，抑制细胞因子风暴。

杨先达说，癌症在迅速变成一种常见病、慢性病和可治愈疾病。

杨先达是我在协和的大师兄，对于女人的审美常年和我高度一致，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用计算机模拟人类神经网络的文章。在我认识的活人里，杨大师兄是获得学位最多的人。我问他，这个事实说明你是特别聪明还是特别愚钝？杨大师兄反问，师弟你写了这么多关于人性的书，你是活明白了还是一直明白不了？

在夕照寺，在四下无人的一个短暂的下午，杨大师兄和我说，他发明了一种绝对有效的癌症疫苗，对于没得癌症的人效果绝佳，对于已经得了癌症的人也相当有效，但是这个疫苗一定通不过国内的法律法规。杨大师兄还和我说，他已经给自己打了，问我要不要打，而且可以打折。我问，疼吗？他说，有十五分钟类似于被大马蜂蜇了一样的疼痛，然后就没事儿了。

二十年前，我毕业论文探讨的是卵巢癌的肿瘤发生学，正是因为觉得癌症调控之下死亡无法避免，才没继续做医生，二十年后，似乎各种迹象表明癌症似乎可以被治愈。

问题来了。如果癌症能被治愈，人类就向永生迈进了一大步，那退休制度该怎么调整？婚姻制度该怎么调整？更大范围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该怎么调整？房价该怎么变？古董价格呢？

二〇〇〇年麦肯锡面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如果出现一种技术，能够把原油从地底下零成本移到地面上来，这种技术的发明者把这种技术无偿公之于众，我们的世界将如何改变？

二〇一七年的面试试题可以改成：如果二〇三〇年，人类实现永生以及无技术障碍任意编辑受精卵，我们的世界将如何改变？

5

二〇一四年，我搬离深圳。离开深圳三年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又要常去深圳。我忽然发现，一个地方，只要靠近海洋，建个机场，给个三十年稳定的好政策，就会变成一个异常丰腴的好地方。土地有时候和人类一样健忘，有时候比人类更有生命力。

如果想在中国找一个城市设总部，想把东西卖到世界各地，那个城市一定是深圳，不是上海。上海是外国人把东西卖到中国各地的城市。

我在深圳的最东边参加一个国际基因组大会，组织机构的首席科学家和创始人之一杨焕明老师是我在医学院上学时的遗传学教授，而做具体项目的负责人每个都比我年轻很多。

基因解读的项目负责人说，要把大数据的思维用在医疗上——很多病不知道深层原因只是因为积累的数据不够多，如果有足够多的钱去采集足够多的关联性很强的数据，以十万、百万计的样本量就能揭

示很多病因的秘密。统计学的各种工具我们早就有了，就是没有足够多的数据，现在，全基因组测序的成本不到一百美金，将来可能变得更低，把全部冰岛的人口都测一遍也花不了多少钱。基因编辑的项目负责人说，如果知道了病因的秘密，在我们都看得到的将来，通过基因调控很可能根治这些疾病。

我一边替病人开心，一边跳出来想，自然的调节能力在人类面前完全丧失之后，世界会是什么样?

晚上吃饭，遇到十多个常在深圳的富二代，俊男靓女，彬彬有礼，有胸有脑，懂酒懂金融，似乎没有一个有海昏侯的潜质。我一边替他们父母开心，一边跳出来想，如果百年内不革命，普通年轻人怎么和他们竞争呢？再加上基因编辑技术，普通年轻人的下一代怎么和他们的下一代竞争呢?

6

二○一七年，某日，小蒋在湾区苹果总部的食堂请我吃饭，除了食堂里有的，还给我带了苹果总部附近小店卖的陕西肉夹馍。我们成了在苹果食堂里吃肉夹馍的唯一一桌。

硅谷里的苹果食堂和大城市核心区的苹果展示店，应该是一个设计团队做的：玻璃、水泥、挑空，尽量少的色彩。

小蒋啃着肉夹馍说：“如果有足够多的数据，你的手机比你更懂你自己，比你心思最缜密的女朋友更懂你自己。未来的手机就是一个数据收集器，你怎么拿手机、手指用什么力度和频率碰了屏幕什么地方停留了多久、碰的什么内容、你的心跳变化、你的眼球运动、你的表情变化等等，都会被记录下来，然后被存储、被分析、被综合、被解

读、被利用。苹果手表以及以后的可穿戴设备、可植入人体设备（脑机接口也离实用阶段没几年了）、智能家电、智能汽车都是数据收集器。乔布斯在死前似乎悟到了一件事，我来替他说一下哈，恒河沙就是数据，无尽的数据就是大千世界，对无尽数据的有效分析就是道。以后类似我们苹果公司这类伟大的公司就是佛一样的存在。”

我说："那iCloud为什么不免费无限量提供？明显犯了和微软Office软件不免费类似的错误。因小失大。另外，如果深度思考，怎么能确定苹果这类公司是佛不是魔？你知道吗，我现在几乎看不到新闻了，我看到的都是新闻APP认为我想看的，比如我手欠点了一下兰博基尼的视频，之后总是出现超跑的内容，我点了一下杨幂，之后总是杨幂到底有没有离婚。我去，一个新闻APP，这么顺着我有什么意思啊？你想想哈，之后的世界，除了人民日报和CCTV，就是一群顺着我的阿谀奉承类APP、总想从我这里掏走钱或时间的奸诈小人类APP，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如果我使用手机的数据经分析得出结论，我喜欢幼女、御姐、SM，然后就一直推送和辅助我接触类似内容，这样的公司是佛还是魔？这样的公司如何定义恶？如何自己守住自己不做恶？”

小蒋默默地又啃了一口肉夹馍，我也默默地啃了一口肉夹馍。

7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不设诸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皇亲国戚、主要有功家族用公钱重赏，收缴天下兵器，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辆标准和道路标准，徙天下豪杰十二万户到都城咸阳。

此后，秦始皇死后很多年之后，秦朝灭亡很多年之后，公元一九七三年八月，毛泽东主席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8

二〇一五年，我搬回我的出生地，我老妈住在我隔壁的小区。我老妈能量太大，我逐渐有了自我意识后，先是不能和她住在同一间屋子，然后是不能住在同一套房子、同一个楼、同一个小区。德不孤必有邻，我哥比我更敏感，他不能和我老妈住在同一个城市。二〇一六年，我老爸走了之后，我觉得有义务更经常地去看看我老妈，一块儿喝口酒。她在八十岁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酒量终于比我差了，另外的变化包括：不会用惊叹号之外的标点符号了，衣服只爱大红色了。她如果变成植物，整个地球上应该没有比她更红的花儿了。她继续保持了她的语言天赋，我把她的金句加工成书面语言之后，很多人粉她，其中包括不少恨我的人。

老妈喝了一口龙舌兰酒，告诫我："你现在说话越来越有人听了，你要更加小心。做人要圆滑。别人不爱听的，不要说，尤其是那些人比你腰粗的时候。骂人也要在心里骂，骂得多了，他们也能听见，他们又没证据，只能干着急。"

我问老妈，现在好还是过去好？

老妈反问，有什么区别吗?

我被问住了。

一九七一年我出生，那前后，有很多文人死掉，有很多票，光有钱没有用，比如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糖票、豆腐票、月经带票等。

二○一七年的某日，我和我老妈喝龙舌兰酒，蛋逼。在这前后，有很多玩意儿下架，有很多许可证，光有钱没有用。

一九七一年，我们共享空气和水。二○一七年，我们在自己的住处装了空气净化系统和水净化系统，我们共享汽车、自行车、充电器、雨伞、景区房间。

我和小蒋在苹果总部分手的时候，下了小雨。小蒋说，在这里，我们相信，科技的进步能打破一切壁垒，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人种的，科技的进步加上足够的钱（如果是无穷无尽的钱就更好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让世界更美好。比如，如果人类喜欢言论自由、信息自由，那就发射几十颗卫星，在天上组网，提供免费无线互联网接入。

我反问：科技领导一切就能避免任何“一个”事物领导一切造成的问题吗? 你提供全球免费无线互联网接入，你无时无刻不收集数据，你用你的算法支持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选举，岂不是有很大的概率你支持的人可以获胜? 地球不是要进入一个被算法统治的时代吗? 就像现在这个实际负利率时代，银行乐得免费给每一个地球人一张信用卡，让全地球人的生活目的变成了买、买、买。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我收到一份商业建议书：“汇报一下工作，我们做了一套体感互动的情趣软硬件，功能研发已经完成。以此为基础，现在在海外法律许可的区域市场以联合运营的方式做‘成人视频互动娱乐平台’，软件平台已经迭代到了第三版，硬件样品已经出来了，有了投资就可以量产，翻译成人话，我们要做一个‘全球24小时的线上妓院’。”

我忽然想，上次我大面积地皮肤接触、全身心地大面积地皮肤接触另一个人类是什么时候?

手我是有的

就是不知如何碰你

——顾城《我会像青草一样呼吸》

10

面对阿法狗，我有点慌，但是没急。作为一个码字半生的手艺人，我苦苦思考，在这个大趋势下，应该如何困兽犹斗。写作的过程无法视频化。我写作不挑时间和地点，只要有点空余时间，打开电脑，我就能写，最好周围没人，我能穿个大裤衩子和T恤衫，最好能有瓶好红酒或是威士忌，一边喝一边写。我想象那个镜头画面，毫无美感，一个穿着大裤衩子、驼着背的瘦子在手提电脑前手舞足蹈，以为电脑是钢琴，以为自己喝高了就是李白。但是收集写作素材的过程倒是可以视频化：我走访小说的原型，看看他们生活的环境，和他们好好聊聊天、逗逗逼、喝喝酒，探讨一下他们心灵深处的人生困扰。

当时没有特别明确的意识，现在回想起来，我想做的是：借助神力，面对机器。

二○一五年底的时候，我决定做个视频节目，叫《搜神记》。搜，搜寻，找寻，探寻，挖一挖人性中最深的无尽藏；神，神奇，神圣，神经，神秘，那些有一些非普通人类特质的人，那些似乎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人，那些或许可以代表人类战胜阿法狗的人；记，我穿着大裤衩子、就着酒把搜罗的神力写下来。我把《搜神记》这个创意和几个视频平台说了，经过几轮沟通，腾讯视频敢突破敢尝试，决定做，马自达决定总冠名。

从制作视频，到播出，到写短篇小说集，前前后后持续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小说集定稿之后，我又看了一遍，我想我可以坦然面对机器了，阿法狗的出现并没有动摇佛法的根本或者世界的本质，按照四圣谛去耍，阿法狗也可以变成像阿猫阿狗似的宠物。

首先，阿法狗们能做的事儿，就让它们去做吧，既然它们能做得比人类好很多。就像四十年前有了电子计算器之后，没事儿谁还手算、心算四位数以上的加减乘除开方乘方啊。就像现在多数人类不再关心温饱一样，未来多数人类也不用关心现在常见的工作。未来，有机器干活，人类不需要做什么就可以活。

其次，阿法狗们能做的事儿，如果你做起来开心，你就继续做吧。人类早就跑不过汽车了，但是不妨碍很多人热爱跑步。围棋还是可以继续下，继续在里面体会千古兴衰一局棋，阿法狗在，反而更容易让人意识到，很多事，游戏而已，何必张牙舞爪丢掉底裤。

第三，很大比例的人类要在机器抢走他们的工作之前，抓紧学习，学会消磨时光，学会有趣，学会独处和众处。这件事儿现在不做，退休前也得做，晚做不如早做。最简单的方式是看书和喝酒，稍复杂一点的有旅游、养花、发呆、写毛笔字和研究一门冷僻的学问（比如甲骨文或者西夏文字）。

第四，对于极少数的一些人，那些如有神助的极少数人，可以考虑从三个方面在阿法狗面前继续长久保持人类的尊严。多多使用肉体，打开眼耳鼻舌身意，多用肉体触摸美人和花草，这些多层次的整体享受，机器无福消受。多多谈恋爱，哪怕坠入贪嗔痴，哪怕爱恨交织，多去狂喜和伤心，这些无可奈何花落去，机器体会不了。多多创造，文学、艺术、影视、珠宝、商业模式，尽管机器很早就号称能创作，但是做出来的诗歌和小说与顶尖的人类创作判若云泥。

《搜神记》小说集里的所有故事，描述的都是这些似乎“我眼有神，我手有鬼”的人，这些人用兽性、人性、神性来对抗这个日趋走向异化的信息时代。

或许就在我敲击苹果电脑键盘、写这篇文章结尾的时候，人类每天记录的数据量超越了恒河沙数。

> “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不？”
>
>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
>
> “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
>
>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
>
> 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
>
> ——《金刚经第十一品》

冯唐做偈曰：

> 生而为人，用好肉身。

此具肉身，包括灵魂。

肉交神交，度己度人，

酒足饭饱，关机睡觉。

二十来岁的你

亲爱的中翰：

你好。

这是这一生里，我给你的第一封信。这是这一生里，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以前，没给你写过信；以后，也不会给你写信。

在机场，我买了一支黑色的墨水笔和一个无印良品的本子。飞机平飞，我打开小桌板，要了杯红酒，开始给你写信。

很安静。

空姐在操作间准备食物。小婴儿在奶奶地小声哭泣。笔尖在纸上划过，声音很清晰。

那次，在北京山里能望见长城的酒店，你的赤裸肉体在我的赤裸肉体旁边。夜里，没有灯光的房间里，皮肤仿佛一张白纸。我的指尖划过你的皮肤，声音很清晰。

那天，晚上。你对我说：你可以对我的肉体做任何事情。做蜜蜂对花做的任何事情。做马对草原做的任何事情。做雨水对树木做的任何事情。做婴儿对母亲做的任何事情。我当时想啊，这不是我想对你说的话吗？我什么都没说，我做了我想对你的肉体做的任何事情。

天亮了。你的眼睛还闭着，窗帘还拉着。我听见有鸟在树枝上梳理羽毛。我听见有人清脆地跑过——他们是远处的颐和园里最早一批晨跑者吧？我还想对你的肉体做好些事情，和昨天不一样的事情。

我在你耳边问：天亮了，新的一天了，我还能对你的肉体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吗？

你闭着眼睛说：肉体说……好啊……来吧……姐姐……

你叫我剪刀姐姐，暗讽我像剪刀一样凌厉。但是啊，我毕竟是女人，女人会在很多小事儿上犹豫不决。比如，因为是唯一的一封信，我定不了是叫你中翰，还是亲爱的中翰。这亲爱的三个字，我写了又涂，涂了又写，写了又涂，最后决定还是写上。你看啊，这三个字附近的信纸，差不多都被弄破了。

这些小事儿不是小事儿。对我们女人来说，这些才是大事儿。你们男人想的那些事儿——如何改变世界啊、让世界更美好啊、制度设计啊、科技突破啊，似乎是大事儿，对于我们女人来说啊，才是小事儿。看上去大，其实就是玩具，玩儿一阵就可以了，当了真，那得多傻啊！世界有自己的规律，它一刻不停地在构建自己，无论你怎么去改变世界，你很可能只是太小、太小的一股力量，和一只蚂蚁没有本质区别。

飞机还在飞，飞向California。

我不知道在这个瞬间，我的脚下是海洋还是陆地。我只知道，我的眼前是将寄给你的信纸，还有你的肉体。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完全没有声音。

我再次确定，我看不到你了。

我还想对你的肉体做好些事情。

两个小时前，你狠狠抱了我一下。很重的香水味儿，我送你的Dior旷野男士的味道，和你很搭。我更狠地抱了你——你好奇，我为什么抱得这么重。你以为我舍不得你。

是的，我舍不得你。天空一直下着小雨，小，不用打伞。在中环IFC商场，你上了出租车，系上安全带。我看着你。从背影看，新西装很贴身，很帅。车子开走，我的眼泪流下来，完全没有声音，不算多，不惊动周围人，不用擦拭。

中翰，最美好的事儿和最失望的事儿，都不是计划出来的。都是命中注定。我遇上你和离开你，都属于这个范畴。

这封信，也属于这个范畴。

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微信、短信、私信，完全没有写Email的必要，更何况用手写信。我写字本来就不好看，除了签名，无数年没用笔和纸写过长于两百字的东西了。但是今天，我想用手给你写一封长信——仿佛用手拂过你的肉体。

你写字非常好看。你的字就像你的肉体，一看就知道是你。你的字会说话，每个笔画都像一条鱼，在纸面上自己带着水，游，探头探脑。你的字大过字本身的意思，仿佛一条鱼大过一条鱼，提示生命最本质的一些东西。非常强横，非常棒；很牛X，很挑逗。尽管你没注意，尽管你没自信，但是你写字非常好看。我的审美经验告诉我，字自成一体还有人爱看，就是好字儿；没丢魂儿，就是好字儿——就像男生不整容还是很舒服有人爱看，就是值得睡的男生。

在你很强的地方，你似乎总是不自信，总需要我反复确认。相信我的审美经验，我说你好的地方，你就是好。别理那些科班教育，那

个圈子里的人世世代代为了生存建立的秩序，和生命的本质，和美，没有必然关系。

我看过你的星盘，土星和太阳合相，是成就者的相位。

土星总让人自信不足，特别是年幼时；土星又是坚韧和持久的力量，非要彻底成就之后才踏实。这和太阳的生命力结合，就是倔强强悍的人儿啊！所以啊，你要更自信，哪怕有时盲目。

但是，这是你的特点，不是你的缺点。不要苛责自己的特点——自信不足，你对自己的要求就会高些，你就容易比别人做得好，尽管对自己的消耗也大。至于信心不足造成的负面影响，慢慢克服，不必强求。三十岁以后，我学了一些偏门，比如星座、周易，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逻辑为基础，和早年的理科教育相违背。但是啊，人类不能过分高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我们知道如何建一百层的高楼，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预测一百年后人类的政治生态。

如果不是写这封信，我不会和你说这些。特别是，你还需要这股傻劲儿去出人头地。我不该泄你的气。但是没有下一封信，我就不掖着藏着了。

这封信你留好，过几年想起来，再看看。或许，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前天，我收到一个短信。号码没有显示，内容是一个美国地址。

我知道是他。他署了小时候用的小名，只有他父母和我知道。他父母已经不在了，世上只有我知道。

三分钟后，我回复了一个“？”；又过了三分钟，收到四个字：我需要你。

他是我前夫。

一年前，在律师楼，沉默了两个小时，他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三十七份财产分割、转让的文件，他签完三十七个名字，说：你手机号码别换，我可能还会找你。整个过程中，他只说了一句话。

那写了三十七遍的名字，他再也用不着了。

他跑路了。

很久以前，他问我：如果输大了怎么办？是把裤子当了继续赌，还是跑路？我说：你问我？我胸无大志爱自由，我劝你跑路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三十六计走为上。

那天晚上，全世界的对冲基金操盘手都在盯着一场中东原油的对赌。他是下注的一方，十倍杠杆。他输了。输得很大，只剩一条裤子。我一夜没睡，我在等他的电话。没有他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那天晚上，香港很平静，警方没有公布他杀或自杀案件。

直到这条姗姗来迟的短信，晾“裤子”的地方，我终于可以不用等待了。在第一时间，我订了去美国的机票；然后，我才想起你。

想起你的肉体。你的脸。你的眼睛。

我还想对你的肉体做好些事情。

离婚后的一年，我和你过了美好时光的一年。这一年，你在我肉体里，你在我肉体周围。这一年的记忆，我都收集在我的肉体里，叠好了。仿佛水一样，雾气一样，在身体里叠好了。我不想把它们变成文字，我怕在书写的过程中失去太多东西——就让它们水一样、雾一样在我的身体里。

刚过去的春节，从初一到初五，我们都在床上，手机放在遥远的桌子上。你是好学的孩子。所有我们聊天提到的性幻想，都在你的设计中实现了。所有的高潮之前，都是你在等待我的到来，而不是我在等待你的。我以为那些幻想永远都不会被注意，永远都不会被理解，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

可是，我正在离开你了，正在给你写一封长信。

我还想对你的肉体做好些事情。

我不想和你解释为什么我要离开香港。那天之后的很多事儿，你知道了。那天之后的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在这封信里，我也不想说得太细。有些，我不能说，有些，我不知道怎么说，有些，我不想说。我可以写很多，十个本子也不够。我不写，我相信你。再过几年，你的世俗智慧精进，你的见识开阔，你能理解我做的结论。

如果你非要我解释，我能只说一句吗?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我爱的是好看、年轻、简单的现在的你，不是爱明天的充满世俗智慧和见识的你。

可是，我还是要去陪伴他。

我还想对你的肉体做好些事情。

第一次看到你的完整肉体之前，我就签了离婚协议。这是我个人的事，和你无关。我和他说：我们分手吧。我还没爱上别人，但是我想我有爱上别人的可能了，我有和另外一个男人多度过一些时间的渴望了。

他疯了。

他是经过无数大事儿的人。他坐在我面前，很久没说出一句话来。我继续说：在现在，在这一刻，我可以为你死，但是我不想再和你生活在一起了。我也解释不清楚，你也太忙，没精神听我解释那么多。如果给你一个你容易理解的原因，就是我已经是香港永久居民了，我们的儿子也是，我还持有西班牙护照。你在金融游戏的暗网里陷得太深了。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女子。我算几十亿、几百亿的账算了二十年，也是奇迹了；我陪你二十五年，也不短了。你自己珍重。

我和他是用Hotmail的一代投资人。Hotmail、MSN和黑莓手机，是我们刚入职场时最常用的东西——你可能听说过但是没有用过。曾经，它们和Gmail、微信和苹果手机一样流行，就像《阿信》《排球女将》这些日本电视连续剧，你可能听说过但是没看过。

你或许会纳闷，天天看这么狠的励志故事，性格会不会扭曲？这就是你和我的代沟——哪怕身体没有代沟，你和我的脑子成长环境不一样。你是对的。看着这类东西长大，我们这代人性格拧巴，尤其是男人，总是很二地鞭策自己，不做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儿，都不好意思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和大家说。

我有个侄子，比你小不了多少，和你算是一代人，在美国长大，玩着电子游戏长大。我去他家小住时，总听见屋里传来他兴奋的尖叫。他又在征服世界了，又在做一些他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儿了。如果这时候断电，世界以及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都不会存在。

他，我的前夫，以及这一代好多最能干的男人，都在征服一个虚幻的世界，和打电子游戏没有本质不同。在更真实的世界，他们被驱动，对自己、周围人和世界造成损害。我的侄子却是安全地在虚拟世界里奋战。

此刻，机舱是虚拟的，旅程是虚拟的，来回走动的空姐是虚拟的。

只有你的肉体是真实。是being。

我还想对你的肉体做好多事情。

你的肉体。你的脸。你的眼睛。

第一次，看到的是你的眼睛。三十双年轻的眼睛里，最帅的一双。三十张年轻的脸在会议室里慢慢闪亮。三十个小鲜肉。我看到了你的新鲜的眼睛，新鲜的肉体。

尖沙咀半岛酒店多功能厅，你和我，和另外二十九个年轻男性投资专业人士。这个会议是华树会安排的，我是义工，作为成功的中年一代投资专业人士，给小鲜肉们一些职业建议。形式简单，一个下午，讲一个小时，自由问答半小时。

我问华树会：为什么只针对年轻男性？为什么是我？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年轻男性专业人士更需要帮助，需要过来人指导。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毛五斤推荐。

毛五斤是香港投资圈的大忽悠，不远的将来，你会遇见她。

面对你的眼睛，我回忆了我的香港：不会说广东话生活很困难，问出租车司机是否懂点英文，司机用缓慢而不屑的国语回答，如果懂英文还会在九龙开出租车吗？你脑子有病吗？在顶尖投行，老板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同事是香港本地人。每周工作一百小时，没有周末概念，除了洗澡和吃饭，剩下时间远远不够睡觉。开心的小奢侈是周四晚饭，纠集几个人去上环西港城南边一点的华泰饭店，有北方水饺，先到先得，晚去冇得。吃完水饺再去中环加班。2003年，我挣了第一桶金。那年“非典”，街上空无一人，仿佛死城，房价跳水，我借了能借到的所有钱，用足了能用的杠杆，买了香港核心地段的房子。我喜欢香港的有序、精致、高效、丰富。

问答环节结束，你找我说话：能给我一张您的名片吗？我有些问题没问，想以后您有空儿的时候请教。第二天，我收到二十封Email，其中有你。

你问：第三天中午有没有空儿？请你吃饭。

Re：约我最好提前两三周。

第三天上午11点，又收到你的Email：中午的饭局取消了吗？如果取消了，能不能一起吃饭？

那是一个神奇。你的Email到达，饭局恰恰因客户飞机误点取消。我决定给你一点时间。Re：你订个吃饭的地方，餐厅见。

很快，你的Email来了：具体时间、具体地址、谁订的、手机号码、餐厅问路电话号码。

是我在香港岛最爱吃的街边摊，饺子比华泰饭店的还好。你有做个好投资银行家的潜质：够积极进取，够主动，够细心。不要小看订餐馆，绝大多数人做不好，在安排吃饭这件事儿上，你已经胜出常人无数。

路边摊，桌子和桌子挨得很近。坐不同桌子的人，大腿贴大腿。你声音不高，告诉我你的故事：家乡在江浙，初恋是个爽利的北方姑娘；你在家乡上完初中去美国；你想好好在中国搞金融，看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我听你兴高采烈地讲你的理想、你为理想做的准备、你面临的困扰。我有些走神，我静静地看了你半分钟，很长的半分钟。

我还想静静地看你，于是我也订了中饭，中环的一家会员制Club。

在Club门口看到你，穿着运动服和很潮的红色椰子鞋，我发现自己犯了错误。Club吃饭的最低着装要求是商业便装，禁止牛仔裤、T恤、短裤、运动服。我向你道歉，我拉你到三百米外的购物广场，买西装、衬衫和鞋子。你瘦高，腰细，腿长。我看你从试衣间一脸无辜地走出来，帅死了。

那天我一直在说话，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吃完饭，分手，我问：你觉得我年纪大吗？你看着我的眼睛说：心灵不是衡量年龄的唯一标准吗？看年龄不是要看心灵的年龄吗？

你真会说话啊！

其实，我想问的是：你想看我的肉体吗?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你。我开着车，在你身边停下，你上了后面一辆车。我的车是蓝色，后面的车是黄色。我想当面质问你，在梦里为什么不上我的车？我从来没梦到活着的人，除了你。

梦醒了。窗外，中环星空璀璨。

我想：好新好鲜的一枚小鲜肉啊！我想对你的肉体做好多事情。

之后每一天，我皆如是想。

新鲜。

肉体。

小鲜肉。

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完全不能理解，女人为什么喜欢小鲜肉。闺蜜们时不时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一些著名小鲜肉的照片和短视频。客观地说，国内沿海三四线城市发廊，十个发廊小弟，仔细穿戴打扮一下，仔细找摄影师拍套大片，至少有三个水平不会输于他们。

在闺蜜群，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往往变成忆苦思甜的吐槽大会：

——赏心悦目啊！

——年轻帅气啊！

——中年男人不争气呗，没有保持好看，一张胖脸，身材走样。

——男的三十出头，都不用到三十五，就未老先衰，一股浓浓的油腻感。为了接地气，为了老成持重，穿看不到商标的夹克衫，洗澡频率和京城出租车司机保持一致。

——这帮傻X中年男还特别自信。脸也没法看，屁股也下垂很久了。不知道是什么给他们这些自信？第一次见面，喝个咖啡，又不是82年的拉菲，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你。不是色眯眯（如果是色眯眯的，我也认了，我化了这么贵的一个妆，也是为了给人贪看的，虽然中年男不是我想吸引的，但是贪看就贪看吧），而是直勾勾！眼神明白无误地说，你一定会迷恋我！你一定会迷恋我！你一定会迷恋我！你怎么能不迷恋我呢！你怎么能不迷恋我呢！你怎么能不迷恋我呢！我心里就骂，你丫谁啊？凭什么啊？别和我提你多有钱。别和我暗示你是谁谁谁的儿子。给我看你的脸和屁股，姐姐我只认脸和屁股。就你这张脸和屁股，凭什么我要迷恋你呢？

——小鲜肉能跟随。比如，可以带他们去一个他们没去过的地方，他们没去过的地方还很多。我老公要买一个大点的私人飞机，我心里还以为他想和我说走就走呢。他说，他想在飞机上抽烟，在飞机上，和团队一边斗地主一边抽烟，太爽了！

——小鲜肉还处于对世界开放、探索、好奇的状态。他们勇敢，敢说出心里话，不怕输。他们还没失去拥抱感情的那份简单与热情。老公老了，儿子大了，他们对我都没兴趣了。小鲜肉还在学习，还有好奇心，一遍又一遍仔细探勘我的身体。

——小鲜肉还没来得及俗气。不是一张口就是国家大事，就是经济形势。

——小鲜肉没有套路。即使有套路，也套路不过姐姐我。一使套路，就被看穿。

——小鲜肉是一张白纸，好写字。我可以制定规则，比如，不刷牙不可以舌吻，不洗澡不可以上床。

——其实啊，我爱小鲜肉的一个原因是无性。纯真的无性。我喜欢单纯的恋爱的感觉，我喜欢抚摸和被抚摸，我喜欢漫长的亲吻。我受够了那些太MAN的男人，以为世界就在他们掌握之中的那股劲头。

——体力好。好使。不会做着做着就睡着了，还流口水。

这句吐槽让我心动。

我和他还在婚姻里的时候，性生活一年不会超过十次。嗯，不到半包烟的数量，一个月不到一次。最开始，是因为我们都太忙；后来，是因为越来越陌生，做起来仿佛一对非常熟悉的陌生人。

他操盘的基金越来越多，他的时间越来越少。总是出差。不出差的时候总是应酬。一晚喝两场，偶尔有第三场，两三点钟回来，我已经睡了。他酒劲儿上来，会把我弄醒。没做几下，他就睡了。他凌晨还会醒一次，去洗手间吐一下，然后想起昨晚没完事，觉得不好意思。再把我弄醒。似乎做爱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任务。

从他身上的味道里，我知道他晚上喝的是红酒还是白酒，是Bordeaux还是Bourgogne，是茅台还是五粮液。

我觉得了无生趣。于是，他留在香港不出差的时候，我就安排自己出差。这样，我们就更见不到了，一年连半包烟都用不了。

当然，我还是担心他。我给他找了一堆色情视频，放进U盘，放进他的电脑包里。我叮嘱他的秘书，每次出差别忘了这个U盘。他这

样的身份，再去街上乱搞，风险太大。给他准备色情视频，就像给他准备牙刷和牙膏，就像给儿子买平板电脑，让他们安静下来，免受世界的侵害。现代生活，出差必备。色情视频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也该给你准备一个U盘。

在投行，你会越来越忙，出差越来越多，嫖娼环境不好，你要注意安全。

我知道你喜欢的姿势。

我会找一些女主角长得像我的女人。

你想看我的肉体吗?

我是个美人。你和我说过很多次，你觉得我是个大美人。

但是，我知道，我是没什么特点的美人，见了面觉得我很好看，离开后想不出长什么样。其实，我这种长相最适合当女间谍，可惜进了投资银行。嫁错了郎，入错了行。

有特点的是我的肉体。

我的腰间有个刺青，两根孔雀羽毛。第一次上床的时候，你看到，你注意，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是我曾经会飞的记忆。

二十二岁的时候，大学毕业，我决定好好工作，好好嫁人，好好生孩子，相夫教子，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像飞鸟被拔掉一身羽毛，做一只温顺的鸡。但是，我在腰间刺了两根羽毛，这是我曾经会飞的记忆。如果以后还想飞，有了这两根羽毛做基础，我还能长出完整的翅膀。

人生中最快乐的事儿，不是违法的，就是违反道德的，再要不就是容易发胖的。从十二岁开始，我就在做违法的、违反道德的以及容易发胖的事儿。到了二十二岁的时候，我决定做一只温顺的鸡。

有时候，我好想再飞啊。

和你第一次吃完饭，我心里满满的。我问：有烟吗？我想抽支烟。

你愣了愣，看我的眼神儿仿佛我在向你要可卡因。

——这也是代沟啊。和我同代的男人，醒着的时候总在抽烟，仿佛人是火车、头是火车头，不冒烟就不转动。每天在开会，开会时在抽烟；开完会喝酒，一边干杯，一边聊正式会议上不好聊的事，到了中场休息继续抽烟；拼完酒，醒酒，接着聊没聊完的事儿，接着抽烟。

香港是个无烟城市。自从来到香港，我一支烟也没有抽过。我拉你到餐厅旁边的报亭，买了包烟，买了个打火机。我拉你到附近的写字楼，在露台的垃圾桶旁边，教你如何点烟。

你给我点了一支，自己也点了一支。你谨慎而坚决地一口、一口地抽烟，仿佛第一次亲女孩儿的脸，亲一下，女孩儿没反应，你更加谨慎，更加坚决，再亲一下。我看着你抽烟的侧脸，侧脸很帅。

我轻轻叹了口气，估计你没听见。老天爷也叹了口气，估计你也没听见。有片叶子被这口气吹落了，飘呀飘呀，飘落到你我之间的地面上。香港中环，能抽烟的地方这么少，树这么少，有片叶子能落到你我之间，我心里又叹了口气。

我好想再飞啊。

飞机正在太平洋上飞。

我的翅膀正在收拢，合上，变成腰间的刺青。

我还想对你的肉体做好多事情。

——年轻的新鲜的肉体，简称小鲜肉。

——嫩啊。都是可爱的小白兔。

——长得这么好！生个儿子长得这么好也不错哦！

——想想和帅哥的感觉。紧致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清新的口气。年轻时没找，其实找了也不一定找得着。现在条件好了，我想试一试。

——青春的气息。弹性的身体。味道闻起来香甜。我怎么像是在说煎饼？还是加薄脆和加两个蛋的。中午饭有没有煎饼吃啊？好想吃。

——和大叔们爱小萝莉一样的心态。和中老年大伯找干女儿一样的原因。对衰老的恐惧，对逝去青春的致敬。和小鲜肉在一起，觉得自己还是十八岁。

——以上摘自《大师毛五斤如是说》

毛五斤长得强悍，打扮精致，衣服、配饰、妆容、头发的整体性很好，说话不快，声音不大，感染力超强。不用太仔细闻，就能闻见裙子下面的进攻性。

在投资圈，毛五斤坑蒙拐骗什么都干，可是大家并不嫌弃她，因为她坑得有格蒙得有调拐骗得真心实意。在闺蜜圈，她的外号叫“大师”，因为她是泡小鲜肉的大师。每天的微信朋友圈，她轮番晒着和三个不同类型的小鲜肉徜徉徘徊的美图。在美洲，在欧洲，在非洲，在海边，在湖边，在山脚，手拉手散步，嘴对嘴啃瓜，很爱，很美，很动人。小鲜肉们落在她身上的眼神，满是沉溺。

是心无旁骛的沉溺。是我许多年前曾经有过、没有很久了、又一直渴望的沉溺。

我好想再飞啊。

我一直在等待。

等一个信号。

街头的红灯变绿灯，在域多利皇后街，我和毛五斤擦肩而过，她扭头冲我喊了一嗓子：收mail。

我收到了一封新Email，from大鬼小鲜肉俱乐部。通常，我不看这类Email，我怕电脑病毒。但是那天，我用的是一台旧苹果电脑，从网页登录。即使出了病毒，坏了就坏了，仿佛开一瓶1937年的红酒。

Email的题目吸引了我：我们女人为什么爱小鲜肉以及如何得到他们?

好的文案值得鼓励，我喜欢这个题目。Email里没有色情内容，只是一个纯正的广告：两周之后，W酒店，怎样泡小鲜肉大师研修班，世界知名小鲜肉大师毛五斤主讲，三天，会务费九万八千港币。

毛五斤竟然开研修班？能研修什么？如何泡到小鲜肉以及在哪里能找到他们，是研修出来的吗？会务费也是天价了！冲着毛五斤的名头，我知道这可能是个骗局。但是我喜欢骗局，喜欢每隔一两年进入一个骗局，仿佛每隔一两个月进一次电影院。我输得起。

最主要的是，两周之后的那一周，他都在香港。

点击链接，交订金，订机票。两周之后，我来到W酒店，恭听大师授课。

本届研修班共有十三女。六个人戴墨镜，在屋子里也不摘，六个人戴口罩，在屋子里也不摘，她们生怕别人认出她们来。我没戴墨镜，没戴口罩，也没化妆，我是没有特点的美人。上课前，我们都把手机和包包留在了教室外，由一个美丽乖巧的小妹妹看管。在教室里，不能拍照、不能录音，仿佛我们研修的是国家大事。

第一天，研修主题是：如何泡到小鲜肉？因为你爱小鲜肉。

一整天时间是组织讨论：你为什么爱小鲜肉？

这是套路。我有几个同学都当大学教授，我总好奇，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儿，怎么能教一个学期？他们告诉我，耗时间最好的方式是：多问问题，让同学们多讨论。这种方式的学名叫行动学习。

姐妹们扯着脖子倾诉自己的内心，似乎说完了我想说的原因，又似乎都没说出来。教室的气氛已经被毛五斤完全调动起来了。开始，我不想说什么；后来，我完全插不上嘴。其实，我只想说：我好想再

飞啊！我想做二十二岁之前做过的快乐的事儿，想做违法的、违反道德的以及容易发胖的事儿。

第二天，研修主题是：如何泡到小鲜肉？你要有正确的打开方式。

一整天时间还是组织讨论：你如何搭讪小鲜肉?

这个内容对我没什么大用。我是做投资银行的，前半生都在做这个。无中生有、不卑不亢但是看上去温暖真诚，让陌生人觉得舒服，问很多很好的问题然后闭嘴倾听，帮别人勾画未来，落实流程中的一切细节，从别人的角度想问题，平和地无情地推进进程，不撞南墙不回头撞南墙也不回头，等等这些，是我的职业修养。

——除了这些软技能，我还能记得过去几年见到过的数字、心算四位数加减乘除、完全不用鼠标建估值模型。除了CFA、CPA这些职业技能和认证，我还是很好的司机、在五十分钟内跑完十公里、半斤白酒酒量、拳击正规训练多年三个男人占不了我便宜。

第二天快结束的时候，毛五斤突然问我：你一直没怎么发言。你也贡献一下。我问你，如果你遇上极喜欢的小鲜肉，一起吃第一顿饭，你可以问他三个问题，你会问什么?

我说：我会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初恋是什么样的人？你最不喜欢你妈妈什么？我会问这三个问题，我会按这个顺序问。

中翰，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吃饭吗？我们慢慢地吃了两个小时的中饭，我和你就只聊了这三个问题。

其实，我真正想问的是：你想看我的肉体吗?

飞机进入美国领空。俯身倒酒的空姐人到中年，上身中空，很大。

我的也很大。

你想看我的肉体吗?

你看不到了。

第三天，也是研修的最后一天，毛五斤开场只集中讲了一句：最好的泡小鲜肉的方式，是和他一起经历一段美好的时光。是的，和其他爱恋一样，美好的时光胜于一切。今天，我和我的团队会花时间和你们每个人讨论，如何帮你们创造和小鲜肉共同经历的美好时光。我们一起定计划，我和我的团队帮你们实现。

三天研修班，前两天都是套路，第三天倒真是超出我的意料——这次研修不是骗局。之后的一整天，都是一对一进行。大师和某个人单聊的时候，其他人就冥想，写自己的行动计划。轮到我的时候，我手里的纸还是一片空白。

我说：老毛，我二十五年没谈恋爱了，婚内二十五年也没外遇，是个只从工作中汲取力量的无趣而且无聊的人。我什么都想不出来。

大师毛五斤看着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看看对你有没有启发。有个学员说，她已经在交往一个小鲜肉了。她的计划是在春节期间人间蒸发七天，租个私人飞机，七天飞七大洲，在每个大洲跑一个马拉松，七天七大洲跑七个马拉松，只有她和她的小鲜肉。无论七天之后怎么样，她无所谓。

我说：很棒的计划。但是我春节期间早就安排满了，七天都安排满了。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无趣的人。安排好的事儿，我就无情地执行，不管其他。

大师毛五斤说：你有趣。你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很性感，非常迷人。你列的三个问题都是极好的问题，你安排的顺序也非常合适。可以想象，你在工作中是多迷人啊！

我说：那是在工作中。工作之外，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我老公的老婆。工作之外，除了家，就是恢复自己，为第二天工作做准备。

大师毛五斤笑了：那就这样。我们就安排，你在工作环境中见到你的小鲜肉。

我说：我工作外都不恋爱，工作之内就更不了。我是个有原则的人，工作就是工作。老毛，没事，谢谢您的好意，我这三天已经体会了很多，您不用一定把服务做到位。

大师毛五斤说：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原则。再说，生活原则的设立就是为了被违反的，它设立的那一刻就暗藏了要被违反的种子和心魔。我们来设计吧。到时候，你有全部的自由，配合或者不配合。

像电影里说的那样，我把这次研修全忘了，就当成一次人生体验，体验完，叠好，随手放到身体里的某处，完全没计划会再想起来、会再打开看看。

飞机击穿云层。

你的肉体击穿云层，落向我的肉体。

飞机落向LAX机场，没有落向我的肉体。

我的前夫在云层之下某地等我。那里望不到长城。

研修班之后三个月，我遇见了你。

遇见你后三天，我离了婚。

签完离婚协议和三十七份财产分割协议，我兵荒马乱地跑到你的写字楼楼下。我在电话里大声喊：中翰，你在干嘛呢？既然你没开会呢，你就下来，我想看到你，我们去喝杯咖啡。你没做完的估值模型我来帮你搞。

北京山里能望见长城的酒店，你和我共度五天，五天肉体之间的马拉松。

那五天，世界上应该有很多人在跑马拉松。如果他们跑的时候带着手机，应该每天的步数超过三万。关于你的肉体，我可以写很多，十个本子也不够，3T的硬盘也不够，但是我不写，那是我的，在我脑子里，在你记不得的时候还在我脑子里。我不想分享。

可惜啊，你心无旁骛的时间只有那么多，甚至短过一个花期。

你做完一个项目，我和你庆祝，你的手没离开过你的手机。花开在你的脸上，只要手机贴在你耳朵上，你的花就闪烁。

你的估值模型做得有模有样了，你的PPT不比麦肯锡的人做得差了。你喝酒越来越多，要第二场之后才能见我，我心疼你硬挺着，但是看着你酒着的脸、勉强支撑的精神，我知道，这一晚，你的精力耗得快尽了。

我们还是上床，你还是个少年。但是，我知道你在调集你的真气。如果我有一根针，我扎你一下，你就黯淡了，在月光下，不会再发亮。我的性幻想又成了幻想，我的小鲜肉被我调教成了另外一个前夫。我知道这一切成就了你，就好像之前的一切、包括我，成就了我的前夫一样。

这封信超过一万字了。我似乎还有好些话要和你说。但是一切都要有个结束，这封信也一样。我就写到这里。你读到这里，也把你的手指按在这里，多停留一下。

我已决心不写，我怕我会一直写下去，直到飞机落地，直到钢笔没水儿，直到本子没有空白，直到我会买张回程机票去看你，对你的肉体做好多事情。所以，你读到这里，手指停一下，就在这里，多停一下，多停一下。

相遇就是永远，忘记也是记得。你进入过我的肉体，你进入过我的心。在之前的一年里，你反复进入我的肉体，你一直占据着我的心。这一切留下了痕迹，其他人看不到，但是我知道它们在那里。在下小雨的时候，在我走在洛杉矶街头的时候，在我走向他的时候，在我防备不周全的时候，它们会忽然大起来，暖我的身体，暖我的心，咬我的身体，咬我的心。

我会想你。我还想对你的肉体做好多事情。想你的时候，我会去参加一场年轻男性投资人的研讨会，我会在那些白银般闪亮的身体中，寻找与你相似的肉体。

谢谢你和你的肉体在我的生命中出现。

祝好。你好好的，你一直好好的。

你的，姐姐，

白洁

附记：

也许你已知道，大师毛五斤正在野蛮人入侵亿科地产。你不知道的是，我是幕后操盘手。这是老毛为一枚小鲜肉索要的价码。有个小说家曾经说过：“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码。”你值。

寒山拾得的《普鲁斯特问卷》

1
拾得

拾得问寒山："为什么每次吃饭，你总是比我早到？总是你在等我和其他人？"

公元二○○○年，在三十岁生日之前，拾得在京城第一次认识了大他九岁的寒山。

那是一顿乾坤大酒。拾得刚用三个星期的假期没日没夜地写完了他人生中第一个长篇，卖给了一个风头正劲的书商。他一会儿以为自己马上就要红了；一会儿以为自己写完这个长篇之后就可以完全忘记写作这件事儿，"若个书生万户侯"，放下文艺，尽情追求街上的滚滚钱币和牛X气去了。他一会儿觉得自己应该和左右两个女作家寒暄几句，问问"你上一本小说写的什么内容啊？""你还在写新的小说吗？"这类不会错的问题，但是一想如果别人问他这类问题，他一定会在心里骂对方傻X，所以也就不问了；一会儿在心里掂量酒桌上这些知名作家的原始才气，觉得平均值其实不高。他一会儿想想如何让别人知道他其实写得很好，怎么想怎么没有任何好的解决办法，就像无法让酒桌之外的漫漫长夜在瞬间变成白昼一样；一会儿又觉得无论如何要用尽自己这块材料，如果真能牛X，那就尽全力闪烁。

因为心里事儿太多，真气乱窜，非常不舒服，肌肉和神经不知道何去何从，拾得索性不说话，一杯一杯地给自己倒满二锅头，和每一个杯子里有酒的人碰杯。每次碰完杯，仰脖儿就干，然后看着对方。多数人抿一下就放下了杯子，唯一的例外是寒山。寒山每次都干，而且每次加酒加得比拾得还快，每次杯子里的酒都比拾得的多，似乎永远在等拾得过来干杯。

拾得很快干完了一整瓶二锅头，这是他有生以来喝得最多的一次。在某些瞬间，他觉得酒就像水一样，他也能像寒山一样，一口接一口，不知道醉是什么东西，就像一条鱼缸里的金鱼，就像他在狂写小说的那三周里，在有些瞬间，他觉得自己就是神，就是文曲星附体，就是巫师一样，敲键盘的手比脑子转得还快，老天绕过他的脑子，用他的手敲下一个又一个句子。拾得在进攻第二瓶二锅头的途中倒下，头顶冲东，一堆水煮花生壳，下巴冲西，一盘子吃剩的地三鲜，一汪油水里土豆和青椒已经远去，剩下茄子孤独地黑紫着。

大酒到最后，场面混乱。拾得被送到他研究医学的医院，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得知消息后纷纷从被窝里爬起来、赶过来，衣冠不整，头发凌乱，在兴高采烈的争吵之后决定给拾得插管儿洗胃。不管有用还是没用，场面热闹就好，折腾拾得就好。拾得第二天醒来，师兄、师弟、师姐、师妹都不在周围了，胃管儿也已经不在身体里了，鼻子里全是凝成黑红色的血嘎巴儿，抠的时候如果不使蛮力，精细撬动，能慢慢悠悠从鼻腔里拎出来一串血鼻涕嘎巴儿，一串葡萄干儿似的。

那次大酒之后，拾得渐渐形成了习惯，每一两个月会去和寒山喝一次酒，不涉及生意、写作、名声或者性，只是酒精和胡言乱语。

尽管寒山出过不止一本书，寒山第一痛恨作家。喝多了之后，就骂："还他妈的写作，都是一群臭傻X！佛祖写啥小说了？四十九年住世，没说过一个字！"

寒山第二痛恨表演艺术家。没喝之前，就骂："臭戏子！臭戏子！没一分钟一刹那是个人样儿！你们演个球啊！以为自己是昆虫吗？连昆虫都不如！"

寒山和拾得一样热爱妇女，但是寒山从不邀请任何妇女喝酒。寒山的说法是，人活着已经非常复杂了，为什么还要有性？一男一女，抱在一起，嗷嗷怪叫几声，于事无补甚至添更多麻烦。人类绝大多数悔恨都是由这几声嗷嗷怪叫引起的，剩下少数悔恨是由于莫名其妙的战争引起的。

几次和寒山喝酒之后，拾得总结了一下寒山骂人的规律：喝了一斤烈酒之后开始骂，通常不骂在场的；如果骂在场的，要等喝了两斤烈酒之后。

寒山骂作家，拾得不反对。拾得也觉得撅着屁股在电脑前写文章一点都不优雅和性感。自从拾得认识寒山之后，寒山就不再写作了，拾得对于前辈的写作阳痿充满了一个新人大大咧咧的同情。

拾得不像寒山一样鄙视演艺明星，民众爱看什么他们就像什么，是他们的职业。在京城，不少行业做到顶尖的，都是演艺明星，比如科研、烹饪、商业，哪一个在电视上、街道公交路牌上、手机屏幕上晃的人不是戏子？

寒山同意拾得的说法，"所有露脸的，都有严重不要脸的成分！都是戏子！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干好事儿的，没一个能留下点什么的！他们取悦民众、煽动民众，他们把大众往更低的地方引！都是为

了自己！他们能留下点什么？他们不要指望他们能在大地上留下点什么，没戏！”

每次拾得进餐厅，寒山都已经坐在桌子旁了，往往是屁股冲餐厅门口的一个固定座位，嗑瓜子，就着两三个凉菜喝一瓶凉啤酒，似乎在想事儿，似乎什么都没想，等客人来得稍稍再多一点就开烈酒。

拾得问过几次寒山：“为什么每次吃饭，你总是比我早到？总是你在等我和其他人？”其他人，包括拾得自己，经常借口京城堵车、会议拖堂、老妈唠叨等等，晚来十分钟到几小时，寒山毫不介意。

寒山答拾得：“你们都是忙人，大忙人，就我一个闲人。我一天里最大的事儿就是晚上这顿酒儿了。没人约的时候等人约我，约好了我就早点到，先蹓跶到餐厅，打杯啤酒，坐着，期待。你们这些什么事儿都安排得满满的好好的人啊，你们不知道期待有多美好。”

2
寒山

寒山问拾得：“你什么时候能彻底消停，彻底住在北京？算一算，今生今世，可能聚不了几次了。”

一个一直困扰拾得的问题是：睡不够。“原来听到的老话儿都是骗人的。谁说三十岁之前睡不醒，三十岁之后睡不着？为啥我四十多岁了，还是睡不醒？”

另一个一直困扰拾得的问题是：每天早上闹钟响起，拾得挣扎着醒来，是再多睡十分钟，还是冲下酒店楼下吃个十分钟早餐？一大半

的情况是，拾得再多睡五分钟，然后冲到酒店楼下，吃个五分钟的早餐：两个两面煎的鸡蛋、四个小笼包或是两个菜包、一根油条、一杯豆浆。这种日子过久了，拾得掌握了一些正常人类无法掌握的技能，比如说，一边撒尿一边开电话会；再比如说，同时开两个电话会。最神奇的技能是一边洗澡、洗头、刷牙，一边开电话会。

后来，高科技来了，iPhone 7出来了。iPhone 7最大的特点是换了似乎没换，iPhone 7和iPhone 6的前脸几乎一样。因为颜色都是土豪金，拾得常常把7和6两台机子搞混。7和6的最大的差异是防水，任何没有经过严格修行的门外汉都可以一边洗澡、洗头、刷牙，一边开电话会了。

拾得觉得他的时代在真真切切地离他而去。

寒山问拾得："我觉得你是个火柴。我有一次，看着你从胡同口儿往餐厅走，夕阳在你身后，你走得那么快，小道地面儿又那么热。盛夏啊，真怕你和火柴一样。火柴头在小道上一擦，点着了，真点着了，然后就烧没了。"

拾得答寒山："我也想消停，但是为什么有时还是觉得热闹得不够呢？我知道我需要做减法，但是总觉得好奇，这个也想干干，那个也想干干，干了干就都干成了。干成了之后，又想设新的目标，又去干。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苦海轮回啊？你是怎么舍得的呢？你是怎么忍得住不做事儿呢？估计上辈子我是个太监，一缺百缺，这辈子补。等我的大毛怪老了，我就彻底回京城，去哪儿都不带手机，没大事儿别找我，找我就像刘备找诸葛亮一样，到我家门口堵我。到了那个时候，咱俩每天都一起喝酒。"

寒山问拾得：“你的大毛怪在哪里？牵出来给我看看，让我也见识见识。我和你说啊，你现在已经常带两个手机了，一定不要常带三个手机啊。我认识的，常带三个手机的人，很快都进监狱了，没进监狱的都进医院了。我曾经认识好几个酷爱做事儿的人，停不下来。我和他们分析过，权、钱、色，一有俱有，一无俱无。但是，如果一个能干的人只要一个，必成事儿；如果要两个，很纠结；如果要三个，必死无疑，必死无疑。你的大毛怪在哪里？男人啊，不能被女人的肉身牵着走，那样很低级；也不能被自己的肉身牵着走，那样也不高级。我还遇上过一类男的变态——不是你啊，但是你要小心——积攒积分，什么酒店积分啊，什么航空公司积分啊，每天不泡酒馆，就想去酒店和飞机场，一年飞一百次，比飞行员飞得还多，凑里程啊，凑航段啊，到了年底给周围人看，‘我飞得比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多，我三十五岁前就是国航终身白金卡了’，你说是不是有病？是不是受虐狂啊？这些人都不该被称为人类，换个新词儿，‘站猪’，除了能站着，和猪没什么区别。被低级需求驱动，甚至还不如猪，猪至少非常真诚。我真的不是说你啊。你的大毛怪在哪里？牵出来我帮你抽它。”

拾得干了面前的一大杯威士忌，酒在食道里燃烧，找了桌面上一尺见方的空地儿，跳上桌子，开始麻利儿地脱裤子，大声吟诵：“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赢得的是整个世界。”

3
拾得

拾得问寒山：“你怎么知道这个玉碗是清早期的而不是上周新做的？”

拾得见到寒山的时候，寒山正在嗑瓜子。

黑色的瓜子儿放在一只白玉碗里，白玉碗光素不琢，口沿儿嵌了一圈黄金，在夕阳下光晕缭绕，比拾得见过的绝大多数美女都夺人心魄。

寒山答拾得：“你怎么知道某个丫头是八岁、十八，还是八十？细细想想，道理一样。你应该有个爱好，最好这个爱好和人无关。人太麻烦了，女人尤其麻烦，任何非人的都行，都比人省事儿，比如玉器或者瓷器。这样，你就能更好地理解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非人的物件儿上都留着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的信息，就像我给你写封信一样，本质上没有区别。你听过两个巴掌拍出的响声，你听过一个巴掌拍出的响声吗？好的物件儿里有好大的一个巴掌的响声，比如它告诉你，什么样儿的美能让过去的人不自主地爱不释手，什么样儿的美能让未来的人有个比大白萝卜还大的勃起。你说，这个碗，四万值吗？卖货的那个怂儿非要四万，我只想出两万。我明天下午酒醒了，再去华威桥古玩城，继续逗逗那个怂儿。如果两万拿不到，我就退给他。怼怼他，与人斗，其乐无穷。”

4
寒山

寒山问拾得：“你多大第一次手淫？是否坚持至今？曾经有过心理障碍吗？”

拾得答寒山：“我十四岁读某部伟大作品的卷首时萌发了这意识。那本书太伟大了，跨越语言、地域、时代，严重影响了整个世界这么久，包括严重影响了我。想到这种伟大，我的下面就大了，无比之大，比我心中的大毛怪还大，把我和我的大毛怪都惊呆了。这个勃起严重影响了我。然后，平生第一次，我的右手就帮我干掉了它。仿佛

你说的古代琢玉是石头磨石头，没几下就制服了这个勃起。我没什么心理障碍，既然要动手，动完手感觉也挺累的，我就把它当成一项体育运动。但是，我始终搞不清手淫和大毛怪的关系。我总觉得我手淫的时候，大毛怪在屏幕后面看着我，仿佛它是一切的总导演。”

5
拾得

拾得问寒山：“列十个你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此时，寒山已经喝光了一瓶威士忌。

寒山答拾得：“第一，猫为什么一生出来就会躲开人到一个固定的地点大小便，而且用沙土掩埋它的大小便？小孩儿要学好久才会。

“第二，猫为什么爱吃鱼呢？它们应该跟鱼没什么仇儿啊？

“第三，我越来越觉得一切都是出生时定了的，包括一个人是否勤奋、混蛋、善良，其实，也是出生之前就定了的事儿，那么出生之后还挣扎什么呢？

“第四，如果我患了老年痴呆，见死去的人和美好的古美术就哭，见活着的人就只会说一句，‘臭傻X’，怎么办啊？

“第五，人在胚胎里第一次心跳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第六，为什么每个小孩儿都是哭着血淋淋地从娘胎里滚出来，我们还是要把他们生出来？

“第七，更不明白的是，这些臭小孩儿长大了，完全忘记了他们是多么不想来到这个世间的，每个都贪生怕死，每个都无可救药地成了

臭傻X，有的还常带两三个手机，觉得世界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啊?

“第八，有些人，挺好的，你就是不想再见到他们。为什么啊？有些人，没一点有样儿，干的事儿猪狗不如，你就是怀念他们。哪怕他们是你咒死的，你还是偶尔会想，他们如果复生，该有多好啊，一起喝一杯，多快乐！事情过去好久了，话也没啥可说的了，但有时想起她，为啥还是真他妈的难过啊?

“第九，好吧，本来我有好几十个不解之谜呢，说着说着怎么就忘了?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了，我晚饭早到的习惯是年轻时陪我爸接客形成的。我当时的职务是我爸的秘书，这是我这辈子做的唯一的一个正式工作，这个正式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陪我爸和客人吃饭。你不要小看吃饭这件事儿哦，在什么地方、和谁吃、什么时候吃、点什么吃、吃的时候说什么、说什么的先后次序、谁买单、如何推让等等，都是大学问哦。如果一个编辑非常擅长和臭作家吃饭，他一定是个好编辑，一定能当主编和总编。我陪我爸和别人吃饭，他总是要早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他说，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把迟到的压力给客人。如果他们迟到了，他们或许对你有隐隐的歉疚，这样你要他们配合点事儿就容易些；如果他们对你没有隐隐的歉疚，他们就是臭傻X，不要搭理他们，切记。第二，你我父子俩坐在这里看看屋外，哪怕没啥可聊的，但是我到了老的时候，就可以和自己说，我和你一起看过很多，特别是夕阳。等你老了的时候，那时候我应该早就不在了，你就可以和自己说，你和我一起看过很多风景，特别是夕阳，多好啊！第三，你要记住，比美好更美好的，是等待美好的事情发生。”

6
寒山

寒山问拾得：“拾得啊，你最近怎么这么不景气，连个像样儿的女朋友都带不到酒桌上来了？”

拾得偶尔会拉着一些朋友一起见寒山。寒山除了不喜欢作家和演员，对于其他人还是非常体贴周到的，喝多了也不会大骂，最多骂没来的、晚到的和早走的。其实，如果来了作家和演员，喝高之前，寒山也会做得非常周到，只要是男的，必然是才子，只要是女的，必定是西施。

没喝微醺之前，寒山捏住当晚酒桌上一个最漂亮的姑娘的手，说：“你注定不平凡，尽管你想消停，那些臭傻X也不让你消停。”拾得在这时候往往已经喝高了，捏住姑娘的另一只手，说：“一人之福，众生之苦，山羊的事儿不是绵羊的事儿。”

寒山再喝一会儿，放下姑娘的手，说：“你知道你最好看的是哪个部位吗？不是手，是脚。你知道吗，我看手相一流，看脚相，天下无敌。中华大地，五百年一寒山。有了你脚相的信息，我能明确告诉你，哪些不让你消停的人是臭傻X。别小看这点哦，坏男人往往以好人的面目出现，革命往往是坏人的舞台，他们闹事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美女在旁边看着。好男人往往以坏人的面目出现，遇见比他坏的女人，被这个女人害了，遇见比他好的女人，把这个好女人害了。所以你啊，美女，不要玩世，社会凶险。”

寒山有一个永远的女朋友，年轻时美到让看到她的一大半男生发生急性动脉血栓。在寒山的形容里，她是比那个清早期镶金口玉碗更美的极少数的女人。拾得见过她四十岁之后的样子，拾得相信寒山的话。因为不开口说话都能影响男性的循环系统，寒山的女朋友就越来越不爱说话，后来学了音乐，小提琴锯得特别棒，钢琴也剁得很响亮。寒山女友在很小的时候就遇上了寒山，寒山那时就已经特别能喝酒，说话很诙谐、很刻薄，谁都看不上，很爱看书。寒山女友知道李白，知道李白也特别能喝酒，说话也很诙谐、很刻薄，也谁都看不上，让当时最牛的太监洗脚、磨墨，就认定寒山特别有才，长大是李白，会给她写“云想衣裳花想容”，过了几百年还有人会背。寒山女友就爱上了寒山。

寒山的女朋友即使偶尔不出现在寒山的酒桌上，也在寒山酒桌的气场里。拾得坐在寒山旁边，听到过几次寒山的女朋友打来电话，每次的内容类似：“寒山，你又在哪儿喝呢？你少喝点，都几点啦？你那么胖，喝多了，谁拽得动你啊？旁边哪个小丫头片子在打你的鬼主意呢？长得有我好看吗？长得有我年轻时好看吗？”

在京城的四季里常年喝酒，寒山有过无数有其他女朋友的机会，有一次还差点结婚。婚礼前夜，一顿昏天黑地的大酒，寒山推开餐厅的门，走进京城寒冷的黑夜，黑白不分的雪就开始像倒垃圾一样从天上掉下来了。寒山仰天长啸，一口痰，没啸出来，雪落进他大大张开的嘴里，一嘴的土腥味儿。寒山然后在雪地里骂：“我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相信这个女子在本质上和其他女子不一样呢？我为什么要和其他臭傻X一样傻X呢？如果那样，我不也是臭傻X了吗？”

还有一次，寒山悄悄结完账，想从餐厅悄悄溜走，喝多了点，脚下没准儿，绊了一下，膝盖碰撞砖面，发出很大的声儿。拾得看到寒山瘸着、踉跄着，飞出餐厅，一个美丽的姑娘也飞跟了出去。他俩飞过街口矮树的时候，一个拉升从树冠飞过，一个躲避从右侧绕行，完

全不像人类。后来寒山和拾得说，他竟然在自己住了三十年的东四附近迷了路，被那个姑娘赶进了一个死胡同。他试图再次起飞，翻墙，墙那边一片狗叫，听上去不止一只，只能转身迫降，直直面对跑过来的姑娘。

那个姑娘在那个晚上在那个死胡同里说了很多话，寒山记得最后一句："你住嘴。不要说你要做的事儿里没我。不要说只生欢喜不生愁。谁不知道你啊？你有啥事儿要做啊？你要尊重妇女。我不说放弃，你没有权力放弃，必须等我喜欢够了，我再和你说分手。"

最后一次，最美好。拾得听说，寒山和一个短头发的姑娘一直喝到餐厅的大厨、收银、服务员都撑不住，睡了，喝光了餐厅屋顶之下所有的酒，然后手拉手一起走到寒山的院子。一阵风，寒山打了一个喷嚏，说："我这个臭傻X，我忘带钥匙了，我妈早就睡了。她年事已高，心脏不好，现在都快天亮了，你说我要不要吼她起来开门？"后来，寒山和短发姑娘坐在院子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三个小时。后来，天亮了，短发女生说困了，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坐在台阶上的每一分钟，四肢不动，但是都觉得是在舞池里跳舞，然后自己打车回去了。

拾得答寒山："最近的确不景气。我最近一直盼望着京城尽快冷起来，越冷越好，冷到不得不抱一个姑娘才能身体不打哆嗦。"

寒山告诉拾得："在台阶上坐等天亮那次，其实我有钥匙。我也想过，开了门带那个丫头进去。但是又想，进去之后干吗呢？干吗之后干吗呢？于是说钥匙忘带了。尽管钥匙硬硬的，就在大腿旁边，距离她摸我大腿的手也不远。"

7
拾得

拾得问寒山：“活着对于你是个难事儿吗？”

寒山喝了口酒，答拾得：“是的。活着对我是难事儿，活着对于任何人类都是难事儿。你们只看到我悠哉悠哉喝着啤酒吃着小菜等你们，你们不知道，我也有压力，我压力很大，你们都给我压力。过去的历史给我压力，远处的海洋给我压力，空气和树叶和风都给我压力，盐和醋的叫声都会给我压力。有时候，呼吸是压力，心跳是压力，我有笔钱没收到是压力，我有笔钱没转出也是压力。有个妈是压力，妈可能比我走得早也是压力。尽管我很聪明地选择了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所有聪明一样，我也被聪明耽误了。”

寒山的女朋友在场，乐了：“我们给你压力？呵，呵呵，呵呵呵。你说，世界上还有天理吗？”

拾得也乐了。

8
寒山

寒山问拾得：“你写得越来越多了，到处都能看到你的文章了，作为一个志在不朽的人，你怎么能越写越顺呢？”

拾得答寒山：“我其实是越写越涩。那些都是旧稿子，新发出来，新媒体，知道吧？又运动了，新媒体了，报纸杂志不行了，你偏巧看到而已。而且，你这个不是问句啊，你已经有了答案，你问个屁啊？”

寒山答拾得：“不要和臭X子走得太近。”

拾得答寒山：“如风吹水。你下次放屁时，请去洗手间，请关好门。太臭啦。”

9
拾得

拾得问寒山：“你最近在忙什么？”

寒山答拾得：“我最近在做减法，逼着自己失去。起因是这样的，昨天早上我吃完卤煮，老板娘找了一堆非常难看的一块钱给我，我捏着这些一块钱就去了街口，在街口的报刊亭买了六份报纸。我看了一上午，越看越绝望，现在人们的目的是如此一致，共识是如此一致，看一份报纸就够了，何必六份？只要有名就会有钱，只要有钱就要出名，有名有钱就是成功。这都是什么逻辑啊？学校和社会培育出多少行尸走肉，臭而不知，傻而不觉。所以我觉得，我要进一步做减法。如今的标准明确需要我有的，我一定减掉。目前，我把累人的事儿都减掉了：工作、房子、车子，还有后代，我很快就只剩个屁了。如果我吃得健康，尽管那是不可能的，我就屁也不剩了。我父亲早就去世，我是他的延续，但是我不想再把自己延续下去，我不想孩子重复我这样的一生。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牲口，因为我有能力选择不要后代，我也有能力选择自我了断。减法很难的，特别是在国家一直繁荣昌盛的时候。我先是退学，我不上学了，很早就不上学了，我不看傻老师那个不懂装懂以为自己是上帝加警察加家长加正义化身的样子了。我从来没有正经工作过，有谁没遇上过智商和情商都为负数的老板吗？没有。我不跟这些老板干了，我也不当这样的老板。至于女人，你知道的，我已经觉得麻烦，我斗不过她们。我喜欢好的女人，

好的女人的标准是有能力伤害男人。在动物界，女人是进化最完美的。你没觉得吗？观音都是按照美女雕的，最后添上两撇胡子。多数男的就不行了，他们多数是‘站猪’。我渐渐连有些朋友都不见了，他们抱着他们自己那点东西，几十年了，我见他们一百次和见他们一次一样，一样无趣。你知道吗，人如果无趣，还不如去死。人一辈子，可以没有目标，啥都没做成，但是要有乐趣。你知道人很难做减法的根源是什么吗？是人觉得生命可以无限延续，长命百岁。还有比这个更傻的吗？人必有一死，一死之后，死前的一切归零。与其被老天逼着做减法，不如自己先做。你知道吗，我现在连古玉都想做减法了。我打包给你好不好？中国文明灵魂级的物件儿，没有其他物件儿可以与之比拟，世界上也没有其他文明其他物件儿有这样深的与灵魂纠缠。便宜啊，真便宜。外国人只能明白中国瓷器。近三百年的世界又是外国人的，他们有定价权，结果中国玉器竟然比瓷器便宜，匪夷所思，没有天理。你要不要，一枪打，你就进了世界范围内古玉收藏一百强了。我要是能舍得玉，我的减法就做到家了。”

拾得说：“我现在还是觉得女生摸着比玉摸着更滑、更暖和。”

寒山说：“幼稚啊，禽兽啊。你这辈子会吃女人亏的。”

拾得说：“你做玉的减法，全部藏品都转给我吗？”

寒山说：“我留下十来件儿吧。”

拾得说：“十来件儿最差的？”

寒山说：“十来件儿最好的！你以为我是佛啊，你们全家都是佛！”

那天，回到住处，躺在床上，寒山的酒醒了一点点，想把外衣脱了，睡着舒服些。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口袋：一个勺子、五个打火机、

一把牙签、一个小酒杯，还有半根小黄瓜。寒山把这些东西都扔了，嘴里念叨：“我那个小小的东汉的工字玉佩呢？被哪个丫头片子抢走了？还是我送给了她？”

10
寒山

寒山问拾得：“你这次怎么这么晚？怎么还不到？这么好的威士忌已经开到第三瓶了，你在哪儿啊？”

拾得的手机响了，响了几下，没人接。然后竟然是这个时代正常人类不用的留言提示，寒山在微醺中给拾得留下了上面的语音。

寒山痛恨高新科技。电脑热的时候，不用电脑，常年订阅几份报纸，信息来自对新闻报道的反向阅读，新闻上辟谣就说明肯定会发生，新闻上痛骂就说明这人是好人。智能手机热的时候，用个黑白屏幕的手机，“我都学会发短信了，还要我怎么样？”寒山的智能手机是最近换的，微信是最近装的。破网戒的唯一原因是实在打不着车，只好用打车软件，要用打车软件，只好用微信支付，要用打车软件和微信支付，只好用智能手机。

寒山干掉第三瓶威士忌之后，中醺，上了趟洗手间。尿有点黄，地板有点软，心中一股恶意上涌，从洗手间出来，回到桌边，没坐下，双手扶着椅背，屁股朝着餐厅门口，大声开骂。

寒山在床上仰面平躺，酒后梦境容易比较美好，左手一个握猪，青白玉，汉八刀，右手一个握猪，青白玉，汉八刀。寒山正梦到自己

一身金缕玉衣，等待入梦飞升，玉衣的腹部做得不够随型，穿着有些紧，忽然听到手机响，有拾得的微信进来，左手一抖，玉猪掉在地上。寒山心一紧，坏了，玉碎了，再配完整一对儿太难了。心一震，瞧这点儿出息，只是一个物件儿，哪来这么多挂念。心一惊，难道出了啥大事儿，这个玉碎帮我挡了一劫？心一想，没事，没听见玉碰地面的清脆声响。想起来了，床边铺了一个小地毯，就是为了防止喝多了摸玉，掉地下碰坏。寒山在黑暗中斜身下床，手摸到了地毯上的玉猪，手指飞快摸了一遍，没有手能感到的磕碰，“万物皆残，一切必失。这次最多，多条划痕”。寒山心一平，挪上床，把玉猪塞到枕头下面，离床边有一尺多的距离，伸手拿床头柜上的手机。

窗外有风过树梢，连在一起的几棵树摇头摆尾，仿佛一只被手抚摸着脊背的大花猫。

拾得发过来的微信乱七八糟，并没解释为什么没赴今晚的酒局，行文也和拾得平时的风格不一样：“我最近新配了一个充电器，每次插上它，我的手机就飞起来了，在屋子上空一立方米的空间里盘旋，像个无人机一样。我估计是电压太大，但是用它充电的确是快，半个多小时就可以满血复活。除了低空也要飞行的缺点或者特点之外，另外一个显著的缺点或是特点是它不停打开各个APP自己爽一遍，现在发展到给微信联系人里的人偶尔发发表情包。如果你收到我发的莫名其妙的表情包，说明我人机分离，我在睡觉，它在充电并飞行并自嗨中。”

寒山第二天早起在院子里看树。昨夜风大，树掉了一些叶子，新剃了头，很精神的样子。他在街头吃了碗卤煮，一边吃一边看朋友圈并逐个点赞，很快发现被一条消息刷屏——

拾得，色情作家、诗人、古器物爱好者、妇科博士、管理顾问、医疗投资人，今日凌晨心梗去世。

寒山付了卤煮的钱，擦擦嘴和手，给拾得发了个微信：“有传说你离开地球了？请确认。”

拾得没回复。

京城在靠近黄昏的时候起了霾，寒山估计，PM2.5迅速从一百多升到两百多。寒山的鼻子能分出PM2.5一百、两百、三百，再低或者再高就分不出来了。比三百再高，就是一股子簋街后半夜的烧烤味儿，右手总下意识去抓烤串。

寒山的手机响，拾得的微信：“我想不出如何死痛苦最小，但是我发现我控制欲越来越强、控制力越来越好。我知道，想明白和真的能做到是两回事儿，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练习明白之后的自我控制，比如说，不起念头。这个还在练习中，做得还不是太好，我估计是我不起念的这个念头和控制起念的硬件有关联，甚至可能是相互包含。我太姥姥给我留下一挂念珠，帮了我一些，念起时，一摸，念就掉了，仿佛天上下雨，雨滴掉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在练习过程中我掌握了控制心跳和呼吸，我可以轻松让心跳从平时的一百一十下每分钟在一瞬间降到六十下每分钟，我还可以在梦里控制呼吸次数和不打呼噜。我最近有点累，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好玩儿的，但是一点都不开心，似乎所有大事都想得明白，但是所有小事都过不去。太多信息进来出去，处理完又有更多的涌进来。太多决策，做了，更多的又涌进来。每到下午五六点钟，我就觉得自己快断电了，想躺在沙发上，脚在一侧扶手，头在另一侧扶手，身体仿佛被耗干的电池一样充一下电。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就着今天的累，我索性做个探索，我在梦里探索一下让心跳跳到最慢、让呼吸降到最慢，索性停一下，都停一下，停到

第一次心跳之前、第一次呼吸之前。或许这样能彻底放松。我醒了之后就去找你，八点左右吧，应该能赶上你第二瓶威士忌的瓶底儿。如果我在梦里没控制好，你会收到这个微信。你收到这个微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这次，我比你早到，我先点好菜，我等你。”

这条微信后的第三天上午八点，拾得追悼会在北京西郊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寒山反正每天早上都睡不着，天一亮就醒，挂再厚的窗帘也没有用，所以也去了。

从八宝山地铁口出来，路边揪了把野草和几朵比野草花不了多少的野花，拎在手上到了殡仪馆。花圈如海，人如织，车如蝗虫。寒山看了一眼拾得的遗体，躺在花海中间，除了很长时间不眨眼，无法判断是真死还是装死还是装得太像了。

寒山鞠躬完毕，出门。其他早些鞠躬完毕出来的人在阳光下黑西装飘飘，抽烟，寒暄，彼此慨叹：商业计划写好了吧，这轮融资打算找哪些好骗的投啊？房价这么高，怎么收场？人民币兑换美金，真要贬到改革开放初的水平？外汇券会不会再次流通？我们这辈子是怎么了，都知道难免轮回，但是这轮回也太快了吧？

这条微信之后的一周，寒山收到了拾得最后一条微信：“在我现在的这个世界里，我驻在我前世的大毛怪里。我前世的大毛怪牵着我，鸡鸡不知道哪里去了，我看不到它了。终于，手淫不是一项体育运动了。”

附录一
寒山的普鲁斯特问卷

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的?

答：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做成了。

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答：能熟练地运用多种语言。

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答：遭遇大地震或龙卷风。

你目前的心境怎样?

答：既无大喜，亦无大悲。

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

答：我称他大胡子。

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至今喝掉的各种美酒大概能盛满一个泳池。

你自己的哪个特点让你最觉得痛恨?

答：内心时常变得阴暗。

你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

答：澳门行。

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

答：油滑、下作、刁蛮、脏臭、不要脸。

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答：收藏了一些精美的古物。

你最奢侈的是什么?

答：在世界各地的赌场里小赌怡情过。

你认为程度最浅的痛苦是什么?

答：得了痔疮。

你认为哪种美德是被过高地评估的?

答：爱情。它基本属于动物。

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答：园丁。

你对自己的外表哪一点不满意? 答：哪都不满意，除了眉毛。

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答：早年没有远走高飞。

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鄙视的是谁?

答：厚颜无耻之徒，包括一些演艺界的戏子。

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答： 言而有信，幽默睿智，豪爽大方。

你使用过的最多的单词或者是词语是什么?

答： 臭傻X。

你最喜欢女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答： 趣味高，性情好。

你最伤痛的事是什么?

答： 亲人离逝。

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答： 有趣、有才、有情、有义。

你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 答：父亲。

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答： 暴死，或上吊。

何时何地让你感觉到最快乐?

答： 等待一笔巨款入账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家庭一件事，那会是什么? 答：移居海外。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答： 有几个人能够复活。

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活着的人好好活着，别指望大地会留下记忆。”这也是家父的诗句。

附录二
拾得的普鲁斯特问卷

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的?

答：写完一部好长篇小说后，和一个好姑娘分一瓶好红酒。

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答：歌唱。

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答：没有。

你目前的心境怎样?

答：也无风雨也无晴，同时心存欢喜好奇，同时心里还是会偶尔焦急、郁闷、忙碌。

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

答：我爸。

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 写了《不二》。

你自己的哪个特点让你最觉得痛恨?

答： 不喜欢意外的变化。

你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

答： 没差别。

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

答： 不独立。

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答： 创造力和见识。如果非要选一个，就选创造力。

你最奢侈的是什么?

答： 基本上按自己的自由意志活到了今天。

你认为程度最浅的痛苦是什么?

答： 早起。

你认为哪种美德是被过高地评估的?

答： 贞洁。

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答： 国家图书馆馆长。

你对自己的外表哪一点不满意?

答：没六块腹肌。

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答：没有。

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鄙视的是谁?

答：没有一个，是一类人，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人。

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答：有趣。

你使用过的最多的单词或者是词语是什么?

答：的。

你最喜欢女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答：聪明、淫荡、爱笑。如果非要选一个，就选聪明。

你最伤痛的事是什么?

答：筚路蓝缕起高楼，转眼楼塌了。

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答：三观正。

你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

答：太多了，所以没有最。

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答：喝瓶香槟，读本书，困了，睡了，死了。

何时何地让你感觉到最快乐?

答：醉后从心海里捞得好诗句，尽管有人不认为那是诗句。

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家庭一件事，那会是什么?

答：少些东西。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答：高古的审美再次进入当下的日常：佩高古玉，用宋元茶盏喝茶，用唐宋砚写毛笔字，北京被毁的庙宇重现，四百八十寺，百步一庙。

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不住轮回，不住涅槃。睁开眼，又赚了。

附录三
寒山拾得问对

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拾得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寒山云：还有甚诀可以躲得?

拾得云：我曾看过弥勒菩萨偈，你且听我念偈曰：

老拙穿衲袄，淡饭腹中饱，

补破好遮寒，万事随缘了。

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

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

涕唾在面上，随他自干了，

我也省力气，他也无烦恼。

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

若知这消息，何愁道不了。

人弱心不弱，人贫道不贫，

一心要修行，常在道中办。

世人爱荣华，我却不待见，

名利总成空，我心无足厌，

堆金积如山，难买无常限。

子贡他能言，周公有神算，

孔明大智谋，樊哙救主难，

韩信功劳大，临死只一剑，

古今多少人，哪个活几千？

这个逞英雄，那个做好汉，

看看两鬓白，年年容颜变。

日月穿梭织，光阴如射箭，

不久病来侵，低头暗嗟叹。

自想年少时，不把修行办，

得病想回头，阎王无转限。

三寸气断了，那时哪个办？

也不论是非，也不把家办，

也不争人我，也不做好汉。

骂着也不言，问着如哑汉，

打着也不理，推着浑身转。

也不怕人笑，也不做脸面，

儿女哭啼啼，再也不得见。

好个争名利，须把荒郊伴，

我看世上人，都是精扯淡。

劝君即回头，单把修行干，

做个大丈夫，一刀截两断。

跳出红火坑，做个清凉汉，

悟得长生理，日月为邻伴。

做鸭的男人

1

“大东，我赌你这家店半年起不来。”美食评论家小欢胖看着正在装修的上万平方米的体育场烤鸭旗舰店，摇了摇头，对大东说。

“为啥这么说？”大东站在小欢胖旁边，比小欢胖高出一个头，和小欢胖一样胖，占地和小欢胖类似，问。大东的儿子小大东站在大东的另一边，和大东一样高，但是瘦了一大圈，他看着正在装修的烤鸭旗舰店，似笑非笑，微皱眉头。

“原因太多了。八项规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没了公款吃喝，自己掏腰包，谁还出来吃燕鲍翅、吃海参烤鸭啊？你这里装修得仿佛中国山水画儿似的，这么大草坪，还花，还树，还流水，还诗歌，还雕塑，浪费多少钱啊？维护成本多高啊？折旧成本多高啊？屌丝看得懂吗？照着巨然《秋山问道图》的意境装修？哥哥，醒醒，改革开放过了三十多年，我们还没实现中国梦。小大东，你在欧洲那么多年，你爸常说，你把上学的钱都去泡餐厅了，你把泡妞的时间都去泡餐厅了，你见过体积这么巨无霸、装修这么高大上的餐厅吗？”

“没。”小大东穿着中性的蓝色衣服，腰身剪裁得很贴身，左胸上绣了一朵极小的白莲花，隐隐看得到衣服里起伏的肌肉。

“如果你输了怎么办？如果三个月起来了呢？”大东问小欢胖。

“如果你输了怎么办？”小欢胖反问。

“如果你赢了，终生免单，吃到你不想吃都不停止，你女儿也终身免单，你女儿如果活得比我长，小大东就继续履行这个义务，继续请你女儿吃烤鸭。如果你输了怎么办？”

“大东，你不要因为小大东在旁边就磨不开面子。很多牛人都是因为过分追求牛X而傻X的。大东，你不要这么冲动。”小欢胖劝大东。

大东问小大东：“你觉得这个店三个月能起来吗？”

小大东不说话，望着北京秋天里叶子开始泛黄的杨树。杨树之外的体育场上，一些很早吃完晚饭的大妈们开始陆续聚集，抻胳膊、压腿，安放好喇叭，准备跳舞。

大东继续问小大东：“不要用脑子算数，你也算不清楚。用肚子、用脚后跟想想，你觉得这个店三个月能起来吗？”

小大东说：“别说我不清楚算数了，我都不清楚为什么要有烤鸭这种菜存在。皮下面全是油，白白一层，还能再不健康点吗？这个店要是火了，意味着北京甚至中国又多了好些高血脂的胖子。”

“如果你输了怎么办？如果这家店三个月起来了怎么办？”大东面无表情，转向小欢胖，重复之前的问题。

“如果我输了，我进鸭房，免费给你做徒工，替你这家旗舰店收拾一周鸭下水。”小欢胖说。

天色暗了，路灯亮起，大妈们的广场舞开始了，“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月亮斜挂在杨树树杈上，仿佛一片微微发光的塑料布。

2

大东走进奋斗湖老烤鸭店，穿过忙而不乱的后厨，走进后厨上面搭建的经理室。

大东第一次做餐馆的总经理，就是在这个老烤鸭店，第一个办公室，就是这个七八平方米的经理室。后来开店越来越多，但是办公室一直没换过，没事的时候，总是在这个堆满各种食谱和奖杯的小屋里呆着。

大东眯着扫了一眼经理室里挤坐着的五个海参供应商，都是女的，都是浓妆、浓香、浓密长发、浓色美衣裳。五个大块头美女挤坐在窄小的空间里，仿佛一个不大的陶土花瓶里插满了牡丹花和芍药花。大东嘴角嘟囔一句："你们卖完我海参，就都去拍新版《西游记》吗？"

大东问身边坐的中年妇女："八姐，你就因为这几个女的，惹恼了老段？"

"老段越来越老，胡子都白了，脾气越来越大，估计从咱家挣到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说话有底气了。我一说别家的海参比他家的便宜多了，他就用眼白看我，解释都不解释。真想抽他。我把他说急了，他最多说一句：大东的意思是什么？你说，你把采购交给姐姐我，不就是要我有点做主的权力吗？我就和老段说，我的意思就是大东的意思。你说，咱家除了烤鸭，当家菜就是海参，海参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十。过去十年，老段几乎是独家供应，咱家让老段挣了多少钱啊？再说，老段家的海参不仅贵，还小。咱家的店越来越大，这么小的海参多不体面啊！"

"这几个女的，你怎么认识的？"

"她们上门来，都说认识你。"

“你怎么知道她们认识我？”

“她们都知道你叫大东，还知道你生日，还知道咱家小时候住的平房后面住着一个寡妇。”

“八姐，除了横着膀子晃之外，动动脑子。全北京市一半人都知道我叫大东，五年前我这个大脑袋就做成霓虹灯，树在这个老烤鸭店的楼上了。我接受过很多媒体访谈，网上一搜，就能知道我生日是哪天。另外，我这个年纪，小时候谁家邻居里没个把寡妇？这样，你别当采购中心主任了，我先兼着，你先管安全保卫、交通停车吧。”

大东接着问五个供应商：“你们说我该买你们谁家的？”

一身粉红的女人飞快接话：“您会买我家的。”

“为啥？”大东斜看了一眼，粉红女人的胸真大。

“我家的货便宜，她们卖多少钱，我就比她们便宜两成。”

“为啥？”大东又斜了一眼，胸真的很大，而且罩杯自然，似乎天成，没动过刀。

“我想认识您，我不在乎一时的赔赚。您家现在海参卖得多，用了我家的海参之后，会卖得更多。我先让您用习惯了，然后您就离不开我了。到那时候，我再考虑挣钱的事儿。”

大东没直接回答，看了看五个女人手边的海参，问八姐：“八姐，今天送来的海参都这么大、颜色这么浅？”

“有个小姑娘送的个头比老段家的还小，但是比老段家的还贵，而且脾气更大，我问她为啥这么小，她连解释都不解释，就把货装起来了。”

“她人呢？”

“走了。”

“去追回来，我在这儿等着。”

八姐追回来了一个没化妆的女人，个头很小，短头发，薄嘴唇，胸更小，吸气时隐约可见，呼气时隐约不可见。

大东问粉红大胸：“你家海参哪里产的？”

“日本产的啊。您不是只用日本产的海参吗？”

“我为什么只用日本产的海参？”

大胸想了想：“您这儿日本客人多？”

“不是。”

另外四个浓妆女人中的两个齐声猜：“您哈日？您小时候看日本成人爱情动作片长大？”

“你们全家都哈日。”

大东问小胸女人：“你的海参哪儿的？”

“山东烟台长山列岛的。”

“确定？”

“为啥要骗你？”

“不是日本的？”

“不是。日本的比我的大，刺比我的少，刺也没我的突出。日本的海参脆，烟台和大连的海参糯。”小胸女人扫了眼其他人的海参，说：“这些连日本的也不是。这些都是暖水海参，冷水海参不会这么大、刺这么少。”

“怎么就你卖得这么贵？”

“因为我的海参不掺盐，分量真。”

“能保证供应量吗？”

“不能。自古美食讲究就地取材，如果烟台海参和大连海参能保证供应，你一个做鲁菜的馆子为啥要买日本海参？”

“好。你有多少这个品质的海参我都要了，这个春节前不能卖给其他人，尤其不能卖给其他北京馆子。”

“好。你逻辑不对，不能卖给其他人就包括了不能卖给其他北京馆子。”

“你叫什么名字？”

“干吗？”

“认识一下。”

“我叫灵楠。”

3

奋斗湖老烤鸭店经理室，打烊前，大东喊来主厨：“王刚，我三月去武汉参加全国厨师大赛，参加两项赛事，凉菜组和热菜组，必须拿两块金牌。你想想咱们做啥菜、武汉那边原材料和家伙满足得了吗等等。”

“必须的，师父。您都在北京市拿金牌了，北京是首都，全国地图上只有北京是颗五角星，其他城市都是一个圆点。您是大东，全国比赛，咱们必须两块金牌，否则丢不起这人。”

“做厨师的都知道，七分食材三分手艺。我的手艺一直没生，剩下的就是食材、食材、食材。你好好想想食材用啥，然后我们好好讨论一下做啥菜。意境、摆盘，你就别操心了，美感这事儿，天生的，后天培养不来，你天生没有。”

4

年三十，大东烤鸭体育场旗舰店开业。门前车如流水，人如游鱼。

大东一顶纯白厨师帽子，一身纯白主厨衣服，衣服上两排金扣子，站在店门前，笑着迎接所有来的客人。

小大东问：“爸，天这么冷，您在门口站着，会冻坏的。再说，都什么年代了，您都什么身份了，还自己迎客？要不，您再吼两句，刘爷，您来了？里边请。要不，我也站门口吧，我全脱了，就剩一个红内裤，我一身肌肉，六块腹肌，或者我再喊来几个和我一样一身六块腹肌的小伙伴儿一起赤裸上身，见着女的，无论老幼，就喊，姐姐，您来了？里边请。您看如何？”

大东看了一眼小大东，收敛笑容，说了一个字：“滚。”小大东一溜侧手翻，翻出餐厅外。

一桌桌的客人开始在热气腾腾的餐厅里吃起来，敬酒、聊天、笑。

大东站在店门内的落地玻璃墙前，看着门外的院子。院子里白雪铺地，白雪里不动的雕塑、微动的树和灌木。

大东的手机响起，小欢胖的声音：“大东，你赢了，你的体育场旗舰店爆了。我打了三天电话，想在春节期间订一间包房，唐经理都说没有。我说，大美女小唐啊，是我，小欢胖。唐经理说，没有包房。我说，是我，小欢胖，三十儿晚上不行，初一总可以了吧？唐经理说，整个春节都没有。我说，那怎么在春节期间能有个包房，让我一家人开心吃顿大东烤鸭呢？唐经理说，不知道。她还说，她追了一年的男模男友说，如果她能帮订到一间包房，就让她睡一整晚，但是她还是订不到。大东，你的店火了，我输了。”

大东笑着说：“小欢胖，你来吧。”

“太好了，你能给我找到包房？那我面儿就大了，我和我岳父岳母吹了半天牛了，他们从安徽驻马店赶来北京，第一次在北京过春节，说一定吃吃传说中的极品烤鸭。”

“你输了，你来吧。你来我这里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你来体育场旗舰店的鸭房整理一周鸭下水吧。”

5

小欢胖在鸭房撅着屁股整理鸭下水。大东路过，拍了一下小欢胖的屁股，对小欢胖笑了一下。

“我不明白啊，你怎么赢的啊？”

“因为我相信我会赢，而且我也不能输，我输不起，我有这么多店要撑着、这么多人要养着、这么多年的面子要托着。因为我相信人是要吃喝的，不能公款吃喝了，过了一阵，再过一阵，就会自己掏腰包吃喝了。没了公款，或许吃的频率低了，但是北京太大了，人太多了，每人一个月出来吃两次烤鸭，就够我用的了。没了公款，人们吃得更挑了，但是我是大东，我不怕人挑，因为我是最好的，客人越挑剔越对我有利。春节期间，不走的员工工资加三倍，我不陪父母和家人，我陪他们一起，我也哪儿都不去。旗舰店开业前后，我一直钉在这家店里，吃住都在这家店里，每天晚餐时间，我站在店门口迎客，从五点半到七点半，客人是我的恩人。另外，开业以来，其他几家店不惜一切挺新店，包房只开一半，对外都说包房满了，让客人去旗舰店，客人嫌远，就安排大巴接送。我学了学管理学，这叫饥渴营销，这叫利用已有资源培育未来之星。这些做到，我想输都输不了吧？”

6

小欢胖在鸭房撅着屁股整理鸭下水。

唐经理踩着梯子挂一张张豪商巨贾、达官名人和大东的合影，这些人和大东的鸭子的合影。

小欢胖在鸭房撅着屁股整理鸭下水。

八姐在停车场指挥交通，“车位满了，都满了，您下车，车钥匙留在车上，我安排给您停别处。您放心，您吃完再给您开回来，比您自己开还省事。”

小欢胖在鸭房撅着屁股整理鸭下水。

大东到处敬酒，大东被反复回敬酒，大东抱着店门口的大树，想吐，看着周围搀扶着他的徒弟们，把要吐出来的半口又咽回肚子里，整了整白衣白帽，大声读诗：

醉鬼

醉鬼

醉归

明月随我

一去无回

小欢胖在鸭房撅着屁股整理鸭下水。

南锣鼓巷附近某四合院精品酒店，大东巨大的身体蜷在师妹孙横波不大的身体上，睡着了。孙横波摸着大东的头，对着大东睡着了的耳朵小声说：“我知道你累了，还没睡我就自己睡着了，手还没够着我的胸就睡着了，快睡吧，你是真累了，我知道你有多辛苦。我俩一起和师父鲁菜王学做菜的时候，你就酷爱追求牛X，再苦再累你都要‘第一唯一最’。第一牛X，唯一牛X，最牛X，最后把自己累死。你记得你第一次睡我之后，你问的是什么吗？你问我，你牛X还是师父牛X。我

说你力气大，师父经验足，然后你就生气了。我安慰你说，这样吧，以后你每开一家大东烤鸭店，我就来让你睡一次。你开在丰台，我就来北京，你开在曼哈顿，我就来纽约，你开在长城科考站，我就来南极。这家店是你开的第几家店了？你累得更快了。你现在像师父似的了，力气小了很多，经验多了很多。我还勉强算是风华正茂，毕竟我比你小十三岁。你好好睡吧。明天，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吃你的鸭子呢。明天，还有我等着吃你呢。”

小欢胖在鸭房撅着屁股整理鸭下水。

大东眼睛都没睁开，伸手摸孙横波的胸，没摸到胸，摸到了孙横波垂在胸前面的黑滑的头发，摸了摸，又睡着了，睡着前客气了一句：“谢谢你洗了这么好的头发来看我。”

小欢胖在鸭房撅着屁股整理鸭下水。

大东被敬酒，被狂夸。“大东，我就喜欢你的鸭子。河南我最富，河南我最大。去河南开吧，开世界上最大的餐厅。你要几万平方米就给你几万平方米，你要几层楼就给你几层楼。你喜欢雕塑，体育场上就放雕塑！装修钱我出百分之六十你出百分之四十，挣了钱，全是你的，你给我银行利息就好。”

小欢胖在鸭房撅着屁股整理鸭下水。

大东被河南老板拉进洗浴中心，送进包房，小声对大胸职业妇女说：“今晚，你让他爽两次，我给你十倍小费。”然后关死门，走入旁边的包房。

小欢胖在鸭房撅着屁股整理鸭下水。

大东的老爸老大东在家，坐在桌子旁，老妈和八个姐姐都在，给大东留的位置空着。二姐嘟囔："说好初五回家吃的，这都九点了。"二姐抓起手机，老大东伸手按住："我困了。人老了，困得早，你们吃吧。谁也别给他打电话，他忙，我们都不要麻烦他。我先去睡了。"

小欢胖在鸭房撅着屁股整理鸭下水。

大胸职业妇女用胸蹭大东的胸，用手指摸大东的胸。大东在洗浴中心的包房里按住大胸职业妇女健壮的双手，说："妹妹，我喝多了，但是我真没醉。你真别弄我，我出去一定说，我爽死了。我还会小声叫喊，他们在外边或者隔壁能听到。但是你真别动我，真不行。""为什么不行？你嫌我脏？要不要我给你看我的体检证明？""不是，不是。""为什么不行？你怕痒痒？我可以躲开痒痒肉。你放松就好，别拦着我就好。""不是，不是。我有职业操守的。""好，我不动你，你别把自己憋坏了就好，这么大个子，憋出脑梗塞、憋出心肌梗塞多不好啊，大过节了，不景气。老板，你做啥职业的啊？这么大个子，还挺娇羞，还职业操守？"

"我是做鸭的。"

7

武汉，某五星宾馆。大东仰面躺在床上，斜眼数对面楼上亮着灯的房间：一间、两间、三间、四间。后来，所有房间都熄灯了，没一盏灯亮着。

大东还是睡不着，斜眼数窗户里的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后来，来了整团的云雾，遮住了所有的星星，一颗也看不见了。

大东开始盯着天花板数绵羊，很快绵羊就变成了他最熟悉的鸭子：一只鸭子、两只鸭子、三只鸭子、四只鸭子。

大东不知道他为什么睡不着。店开一家火一家，家里从父母到老婆都不麻烦他，八个姐姐都一如既往地宠他，九个徒弟都能为他拼命。明天上午全国比赛两场赛事的菜品也准备好了，河豚欲上和群莺桃花虾。河豚欲上是个凉菜，群莺桃花虾是个汤菜。在烹饪比赛中，汤菜最讨巧，因为最不容易让人挑出毛病。汤菜最大的难点是汤。清水一样的汤，鲜味儿随着时间剧减。必须算好什么时候要这个汤，时间精确到分钟。这个事儿已经周密安排了，包括十个小时前汤在孙横波的店里先煮上，在什么时候如何运到赛场，如果交通出现问题，应急预案是什么。

孙横波比大东小十三岁，长得俊秀，和大东前后脚拜号称鲁菜王的王显贵为师。孙横波长得太俊秀，不知道是师父没忍住还是孙横波没忍住，反正俩人睡了，被师娘发现了，拎着菜刀追了三条街。孙横波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去了武汉，和大东一年见一两面，每次都喝醉，每次醉了都哭："师兄，不是你告诉我的嘛，要想学得会，先和师父睡？你这个骗子！"

大东继续数鸭子，数着数着，他看到了另外一个星球。在那个星球上也有餐厅，餐厅里吃饭的不是人，全是鸭子。在那个星球上，鸭子统治，鸭子们在餐厅里吃人，鸭子们在烤人餐厅里吃烤人。在烤人炉子里，一个长得非常像大东的人被放在火上烤，一个长得非常像小欢胖的鸭子在厨房操作间里撅着屁股整理人下水。

大东在凌晨三点半吃了第一片舒乐安定，凌晨四点第二片，凌晨四点十五第三片，凌晨四点半第四片，凌晨四点四十第五片。五点左右，大东终于离开了鸭子星球，意识进入了无何有的世界。

五点半，徒弟王刚狂摇大东：“师父，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大东两手五指叉开，上下拉开双眼眼皮：“说，什么大事？”

“今天早上，我们跑遍了武汉各个菜市场，找不到做桃花虾能用的虾！所有的虾背后都有那条黑黑的虾屎！”

大东一脚把王刚踹出房间门：“你妈！你妈的虾！你知道我昨夜怎么才睡着的吗？”

8

早上六点，王刚一瘸一拐又进来了，狂摇大东：“师父，这次真是大事！大事不好了！”

大东咬牙半坐起来：“说。”

王刚拉开一点和大东的距离，手护着裆部，这样再被大东踹，不会被踹得太狠：“孙横波的店门关着，孙横波不接电话，孙横波手下的手机都关机了，我们昨晚开始炖的群莺桃花虾的汤很可能没有了！”

大东瞬间清醒了很多，抓起电话拨孙横波，电话通了，被掐断，大东再拨，又通了，又被掐断。

王刚接着说：“还有，前两天反复说好的河豚卖家今天在早市不见了，手机关机，其他家的小河豚都被买光了。河豚欲上这个菜要的那种姜和山野绿菜到处都没有，卖菜的说，早市一开就被人都包圆买走了，我们河豚欲上这个菜没有河豚也没有配料了，上不成了！”

大东打开行李箱，从一箱厨师刀里抽出一把，一刀插向大腿内侧。刀尖没入，血流出来。大东握着刀把子，再扭一下，更多的血流出来，人清醒了。

“王刚，除了你和我，谁还知道我们要做河豚？”

“没人啊！这点风险意识我还是有的！”

“你再想想。”

“小欢胖。他不是认识所有评委吗？他昨天晚饭前打来电话，说您肯定得奖，说他要写一篇万字雄文夸奖您，题目就叫，《从古至今最有名的大师傅》。所以他想提前知道咱做啥，这样今天咱获奖之后，他今天就把文章赶出来，明天就登报纸，抢新闻。小欢胖说，一篇文章就能把您钉在烹饪史上了，地位再也不可撼动了。我听了可替您高兴了，就告诉小欢胖了。”

“小欢胖，我X你妈。”大东从大腿上拔出刀，飞快穿上裤子。

大东带着几个徒弟冲上街头，肉身拦住遇上的第一辆厢式货车，把司机从驾驶室里扯出来，塞给他一厚叠现金，和司机一起奋力清空货箱。王刚坐上驾驶位，飞车而去。

王刚尽量快开，车在早晨的街道上窜来窜去。

车到了一个巨大的菜市场，大东跳下车，一边小跑，一边抓食材，一边对王刚喊，“去买锅！去买煤气炉！去买很多小煤气罐！在货车里把锅支起来！”另外几个徒弟跟着大东小跑，一边装食材，一边付钱。

王刚向赛场狂开，大东在货车箱里处理各种原料。车一直在晃动，大东的刀一直在挥舞，但是刀锋落下的一瞬间，一切静止，处理

完的原材料，均匀、整齐。

“王刚，把车开进右手那家餐厅！这里距离赛场最近，你去给老板钱，今天他的灶台我们征用了，开足火，熬汤。我们没有十个小时可熬，我们只有三个小时了，但是我告诉你如何熬，三个小时，我能熬出接近十个小时的味道，快！孙横波，和师父睡你也学不到这招儿，为啥？师父鲁菜王的手艺是师娘的老爸教的，这个绝招儿她老爸没教给师父，只教给了师娘，让师娘防不测。但是师娘教给我了。其实老话儿是这么说的，要想学得会，先和师娘睡。如果师父没和你睡，师娘也不会和我睡，也不会教给我这个绝招儿。”

9

赛场上，孙横波的灶台位就在大东左手。孙横波和大东都在高速操作。

在灶气的氤氲里，大东没看孙横波，问：“我借你餐馆的灶台熬的汤呢？”

“不小心碰洒了。”

“厨子的汤，戏子的腔。我的汤没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昨晚太困，早早睡了，把这事儿忘了。”

“烹饪比赛金牌又不是一个，师妹这是何必呢？”

“几个人并列第一，没啥意思，少一个就多点意思，如果少的是大东，那就更有意思。你不是一直教育我，第一、唯一、最。”

“你和小欢胖关系很好？”

“是啊。昨天我还带他去洗澡，跟两个小妹妹玩儿时，我徒弟还给他照了裸照，效果不错。我问他，大东凉菜做啥。他说不知道。我说相信他能知道，否则裸照就会到他老婆手上。然后他就知道了你今天做啥，然后我就知道了你今天做啥。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坦诚呢？你是从古至今最有名的厨师，如果同场竞技，我得了金牌，你没得，你说我会不会很开心？”

“咱俩同床睡过啊，一点情谊都不讲了吗？”

“每次睡完，你还是找你老婆去了啊。你非要我说，我要你，我要你和我在一起？我最后还是说了啊，我要你和我在一起，但是你和我在一起了吗？你说，你怕麻烦。你说，你老婆没犯任何错。什么顶尖食材不需要丧心病狂地去找？什么顶尖美食不需要麻烦？不再爱了，爱不在了，不就是离开的最好理由吗？大东，你老了，颓了，我上场的时候到了。上次你北京旗舰店开了，我坐了飞机去睡你，你爬上我的床的时候连睡我的力气都没有了。大东，你老了，颓了，该轮到我了。你说呢？”

灶气更加浓郁，隐隐约约地只能看到大东和孙横波穿着白衣的身子一晃一动，从动的节奏能看出来，同出一个师门。

10

小雨。

一地边摊，一桌，四凳，大东和两个徒弟围坐。徒弟王刚一瘸一拐地拎回一只土鸡，和地摊老板借了灶，炖鸡、煮面。香气飘起来，

散入屋檐外的雨气里。

雨大了些。

徒弟王刚起锅，给师父大东盛面，四个人开始吃面。大东接了一个手机电话，王刚从漏出来的声音听到：“两块金牌，牛啊，大东！”

大东表情没变，放下手机，继续吃面，小声说：“王刚，你妈嫁给卖盐的了？这面真他妈的咸啊！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

王刚眼里有泪，小声问：“师父，咱是不是赢了？是不是两块金牌？师父，是不是？”

王刚再看大东，大东表情没变，右手还半端着碗，左眼泪水流出来，在漫长的一张大脸上流了一大半。人已经睡着了。

11

奋斗湖老烤鸭店经理室里，大东和王刚就着一盘宫保鸡丁和一盘葱爆牛肉吃白米饭。

“王刚啊，第三次说你了，别和李会计混了。”

王刚没说话，接着吃，只夹葱爆牛肉。

“李会计有啥好啊？长得比猪八戒他二姨还丑，年纪比猪八戒他二姨还大。”

王刚接着吃葱爆牛肉。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不是和寡妇乱混就是和猪八戒他二姨乱混，也不挑挑？”

王刚放下碗筷：“师父，您说够了吧？我不想再跟着您干了。我小时候穷，我没美感，后天也训练不出来，我心里一直装着个猪八戒，我就喜欢和猪八戒他二姨混。我心里，我和李会计不是鬼混，是爱。我心里，李会计美若神仙。”

“你的意思是，你不认我这个师父了？”

“我心里认，一直认，但是我不能再跟您干了。不跟您干了，您也不会认我这个徒弟了。”

“就因为你和李会计的爱情？”

“就因为我和李会计的爱情。”

“好好说话。我知道你有爱情，你嫌我瞧不起你的爱情。但是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百倍于我和我儿子在一起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好好说话，还有什么原因？”

“您把我管的全部厨师班都骂寒了心。”

“那是因为他们最近连咸淡都掌握不好了！咸淡都掌握不好，还配做什么饭！”

“那是您自己连咸淡都吃不出来了！”

“我？”

“您！那次全国烹饪比赛之后，我们吃的鸡汤面里，我激动，我忘了放盐，您说咸死卖盐的。”

“我太困了。”

“那之后您就没不困过，就开始说厨师班咸淡不分。您刚才吃的宫保鸡丁，我放了四倍盐，您吃完了，您觉得咸吗？”

大东没说话。

“我不跟您了，但是我会一直感激您。我发誓，离开后，我绝不碰烤鸭。孙横波要进京开餐厅，您咸淡都分不清了，您舌头不灵了，您拼不过她。她叫我去当她北京店的主厨，还同意我带上李会计，还分我百分之二十股份。”

大东说：“滚。”

大东的二姐冲进经理室：“大东，家里人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家里人的事儿都不是事儿？都不是急事儿？都可以等？对吧？爹中风了，倒了，送医院了，没意识了，不认人了。”

在去医院的车上，大东的电话响起，大东看了看，皱了皱眉，接起：“老婆，啥事儿？”

“我知道现在不是个好时候，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好时候，或许没有一个时候是好时候。”

“你想说啥，说。”

“我怀了别人的孩子，我想生下来。”

大东乐了，咧开嘴，乐了：“你知道我爸刚中风昏倒吗？”

“不知道！你就当我刚才的话没说，我们之后再商量这个事儿。爸在哪个医院？我这就赶过去。”

“别去了，我爸的事儿和你没关系了。”

大东合不拢嘴，接着乐。

12

北京四环外，太阳宫东北，南湖渠。新盖的高楼林立，剩下几小片简易平房，杂树凌乱，冬天刚过，春天还没全来。小鸭子大小的喜鹊在杂树枝杈之间筑巢，时去时回，每次起降，枝叶动摇。

一处一间半的简易平房，老大东躺在外面向阳一间的大床上，大东坐在旁边。老大东眼睛偶尔能转，嘴不能言。大东捧着个厚厚的笔记本，小声唠叨：“老爸，您还记得这儿吗？我们小时候就住在这儿附近，也就距离这儿三五百米远。咱家小时候的简易房也是一间半，早就拆了。这边没剩几处这样的简易平房了，估计再过三五年也就都拆没了。我好不容易找到现在这一间半，周围都是钉子户，打死不搬迁。还有好几个老人认识咱。他们都还记得您做的饭，说，您当厂子食堂大师傅的时候，菜，好吃。一个人说，您在家里做炒疙瘩，油热了之后，一放葱花，一街香。另一个人说，他们就琢磨啊，您怎么能做得这么香呢？是疙瘩不一样？油温不一样？葱花不一样？怎么也琢磨不出来。他们还说您爱干净，很早就睡，很早就起，起来就打扫，扫完自家门口，扫街道，扫完街道扫公共厕所。您知道我为什么把您拉回到老地方吗？我听医生说，最熟悉的地方最容易让中风之后的病人恢复脑功能，国外治疗老年痴呆，都是在老人周围摆满他们过去常常使用的东西。过去十年，您不愿意麻烦我，见不到我。

现在我陪您，我陪您说话，我哪儿也不去了。老爸，您还记得这个厚笔记本吗？您的。您在里面记了四千个菜名和极其简单的做法。我连咸淡都分不清了，店也不想管了，我陪您回忆回忆如何做这些

菜，好不好？我说个菜名，如果好吃，您就转转眼珠子，如果特别好吃，您眼珠子就转得快些。我再讲讲我的做法，如果大概说对了，您就再转转眼珠子。听懂了？我知道您听懂了。那咱们开始。锅塌里脊、滑溜里脊、糖醋里脊……”

老大东的眼睛开始转，时快时慢。

13

有人敲门，大东没坐起来，个大臂长，拉开门。阳光先进来，一个小个子女子后进来，阳光之下，她的短头发是亮黄的，白衬衫是透明的。

“大东你好。我是灵楠。我曾经卖过你山东长山的海参，很小，刺很多。”

“我记起来了。你今天化妆了吧？一眼没认出。你来干什么？”

“后来你的店又不进我的海参了，嫌贵，嫌小。我问大东呢，是大东嫌贵嫌小吗？他们说大东现在不管这些了，大东烤鸭和大东已经没关系了。我问大东在哪里，他们不告诉我，但是我自己找得到。”

“哦，你是继续来卖你的海参的，还化了妆。他们说得对，那些店不是我的店了。”

“我卖海参不化妆，我是来看你的，估计你心情不好，听我认识的大厨师们说，男厨师都喜欢看漂亮姑娘，看了之后心情就好些。我不算漂亮，但是临来前几天，我学了学化妆，听说化妆能让女人显得漂亮些。”

“漂亮姑娘对我心情的作用已经不大了，我站在楼上总觉得阳台下面有漂亮姑娘向我热情招手，我真想跳下去见见这些漂亮姑娘。”

14

灵楠坐在老大东床头，拿着老大东的厚笔记本，按照大东定的规则给老大东读菜名。老大东的眼睛越转越快。

大东坐在屋子里的阳光中，看着屋外枝杈间的喜鹊起落，发呆。

灵楠转过头，问大东：“你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大东想了想，说：“我老爸做的鸡蛋炒米饭。我记得有次我扁桃体发炎，烧了好几天，终于好了，真他妈的饿啊，我喊，爸，我想吃鸡蛋炒米饭。我爸给我做了，我吃了。那碗鸡蛋炒饭是真他妈的香啊。”

老大东的嘴里发出极其轻微的“哦哦”声。

灵楠把笔记本交给大东，出门去。再回来，带了炒菜家伙儿和原材料。

灵楠对着老大东说：“老爸，咱俩一起给大东做个鸡蛋炒饭。我就是您的手，主要步骤我做到位了，您就示意我。”

“哦哦。”

油温到了的时候，下葱花、下鸡蛋、下米饭的时候，该出锅的时候，老大东“哦！哦！哦！”着。

大东抱过盘子，吃了一盘子，打着饱嗝，发呆。

15

“吃饱了？”

“吃饱了。”

“你爸吃什么？我吃什么？”

“哦。都让我吃没了。我有八个姐姐，从小吃饭都是我先吃，习惯了。我再给你炒个菜？”

“不用。”

“那下面干什么？”

“你吃饱了？”

“吃饱了。”

“睡我。”

“什么？”

“睡我。既然你没烤鸭店了，你也没那么多女吃货、女顾客、女文青等等在周围想睡你了，那就睡我吧。你不用否认，美食评论家小欢胖说，到首都北京，三件事，爬长城、吃烤鸭、睡大东。既然你活着没啥乐趣了，那就在自绝于人民之前，睡我吧。既然你已经吃饱了，那就睡我吧。”

灵楠牵大东的手进了里面半间房，里间和外间没有门，有半块垂下来的帘子。大东想起小时候总是在夜晚被老爸老妈的动静惊醒，他

们就是在这样的半间房，也是里间。每次被惊醒，大东都眯着眼睛看一会儿。

大东也开始呼呼喘，灵楠也开始呼呼喘，床也开始呼呼喘。

等床、灵楠、大东都安静之后，大东忽然听见老大东在外屋喊：“你俩以后小点声！邻居听见有意见！影响不好！”

16

西坝河一个街边苍蝇馆，老板在临街的屋檐下晾腊肉，车辆驶过，尘土飞扬，落在腊肉上。

大东一手拎个箱子，一手牵着灵楠的手，对苍蝇馆老板说：“听说您这儿招大师傅，我来应聘。”

“干过厨师吗？有厨师证吗？”

“干过。”大东递过他的厨师证。

“我去。你特一级厨师到我这儿干吗来啊？你耍我啊。你这证儿海淀黄庄买的吧？我也有好几个呢。我还有别的，你看，东三省泡妞特别许可证，哈佛考古系古墓挖掘专业博士毕业证，中南海怀仁堂带刀上殿一等侍卫证。”

供货车停在路边，两个脏兮兮的伙计穿着油乎乎的厨师服从车上抬下一大锅卤味。

“停。”大东从锅里拿出一个巨大的卤猪头，放在桌面上，从自己的箱子里拎出一把大砍刀。“闪开。”手起刀落，卤猪头整齐地从中间

被一分为二，一边一只眼睛、一半鼻子、一半嘴，鼻中隔每边都有。移开猪头，桌子上没有一丝划痕，只有浅浅的一道卤水印子。

“老板，这一刀海淀黄庄没卖的吧？您知道猪头肉里哪块最好吃吗？”

老板还没缓过神儿来，摇头。

“是脸蛋子这块小圆肉。”大东刀锋一转，剜出一块小圆肉。老板吃了，缓过神儿来，冲着两个脏兮兮的伙计骂：“田宝山、吴小武，我吃了这么多次猪头肉，怎么从来没吃到这块？都是你们俩私下偷吃了吧？大个子，借你的大砍刀使使，我劈死这俩王八蛋。”

田宝山和吴小武瞬间消失，老板问大东：“那你干吗来我这儿？”

“您这儿没人认识我。我原来有自己的酒楼，赌博输掉了，不好意思回去了。”

“那你怎么不去其他大酒楼干？”

“我不仅喜欢赌博，我还忍不住总睡周围的人，女服务员啊、女会计啊、老板娘啊、师娘啊等等，好些大酒楼的都知道，所以也去不了了。”

“我的馆子尽管小，我的老婆尽管丑，但是也不能收留你一个大赌鬼、大嫖客啊。”

“我已经改了。给我一个机会。您工资少给我开点，我也就没的赌了。我自带了一个女朋友，她叫灵楠，让她也在您这儿当服务员吧，她超级悍妇，能管住我不吃窝边草。”

17

“灵楠，传菜！”苍蝇馆里，穿着雪白厨师服的大东喊。灵楠飞快过来，麻利地接过菜。“替我问问客人，菜的咸淡如何？”

“灵楠，传菜！”大东喊，灵楠飞快过来。“客人怎么说？”

“偏咸。”

“灵楠，传菜！”大东喊，灵楠飞快过来。“客人怎么说？”

“偏淡。”

“灵楠，传菜！”大东喊，灵楠飞快过来。“客人怎么说？”

“合适。”

“灵楠，传菜！”大东喊，灵楠飞快过来。“客人怎么说？”

“合适。”

18

“田宝山，吴小武，你俩各做三盘滑炒肉丝。按你俩各自的标准，一盘偏咸，但是不要太咸，一盘合适，一盘偏淡，但是不要太淡。用一样的盘子盛，六盘菜摆一溜，顺序打乱，但是你们要记得哪盘是哪盘。”

“您这是要干吗？您不要耍我俩啊。自从您大刀砍猪头之后，老板看我俩总像看小偷儿似的，害得我俩猪里脊都不敢缠在裤腰带里往家

拿了。”

“按我说的做，哪来这么多问题。”

六个一模一样的盘子，六盘看上去一模一样的青花瓷盘，摆在大东面前。大东对灵楠说：“你每个吃一口，打分，一到六分，最咸的六分。”

大东不吃，一个盘子一个盘子闻过去、看过去。六个盘子之后，从第一个盘子开始报分：“4、2、5、1、6、3，楠楠，和你打分一样吗？田宝山，你口比吴小武重，对吗？”

“一样。”

“我祖籍宁波，就爱咸鲜。”

大东闭上眼：“孙横波，我肉舌的确坏了，但是我的天舌开了，不用舌头，我也能辨别咸淡！我又知道咸淡了！”

19

“我陪了你一阵了，你觉得你是不是千年神兽呢？别人对你好，你就受着受着，然后就成神兽了？”

大东看了眼灵楠，不知道如何回答，没说话，接着用刀切里脊丝，切完，攥着灵楠的手拿起一双筷子，夹起一根肉丝，细如牙签，绵延不断。

“你做过的最浪漫的事是什么？别说给女生做过饭。我问老大东了，你从来没给他做过饭，你连你爸都没给做过，你的女生就更吃不

上了。”

大东看了眼灵楠：“你明天一早七点之前到店里来，赶在其他人来之前，赶在明天早饭之前。”

灵楠第二天早上六点推开店门，店里摆满了各种萝卜雕的花：玫瑰、玉兰、芍药，仿佛一个春夏之交的花园。

灵楠的手机震动，短信进来：“我没给我爸做过一餐饭，但是我陪他聊了一年的天儿，他现在又赶我走，怕给我添麻烦，怕占我时间。我没给任何女人送过花，这些萝卜花是我昨天一晚上刻的，我想你能认出它们是什么花。我觉得很多花都好看，但是你比所有花都好看，你最好看。”

灵楠回短信：“你觉得我喜欢你什么？”

大东说：“我怎么知道。我个儿大？”

灵楠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担心你被人欺负。个子越大，目标越大，越容易被人算计。”

大东说：“你心疼我？”

灵楠说：“我有冲动保护你。”

大东说：“我比你大三倍。”

灵楠说：“但是你太笨了，还老想着追求牛X。老爷子见好，虽然不能动，但是能说话、能认人了，有八个姐姐照顾着，我们能暂时松口气。我俩接着治你吧，我带你出北京玩玩好不好？咱们也看看，北京之外有啥好吃的。别在那个苍蝇馆干了，田宝山和吴小武的手艺也越来越好，你别再吓唬他俩了。”

大东说："好。"

20

去日本北海道，看海参，看最好的关东参。去清晨的鱼市，就着新鲜鱼肉刺身，喝清酒，喝很多清酒。

新鲜的海参切了片，沾芥末酱油吃，脆脆的。

喝多了，大东和灵楠勾肩搭背在街道上走，坐在马路牙子上。月亮像块半透明的水果糖。

喝多了，大东和灵楠在窄小的榻榻米上抱着睡。灵楠蜷在一起，大东从她背后包围，仿佛一个贝壳抱着一团圆圆的扇贝。

21

去大连棒棰岛。到了岸边的时候，忽然起风了，很快风大了。

小欢胖和船老大交流了好久，对大东说："大东，这样的风浪，船老大说，万万不能出海了，出去也看不到海参了。"

"孙横波又给你打电话了？她的手伸得好长啊。如果她要在这儿开鲁菜馆子，霸住最重要的食材，我理解。但是你干吗答应我，让我大老远地来看海参啊？灵楠，咱走，回酒店睡觉去。"

"大东，你心眼可真小。这么大的个子，心眼可真小。好，好，谁让我害过你呢。上次我说出了你参赛的菜名，我错了，你一直没搭理

我，很久。这次为了海参你终于搭理我了，我豁出去了。我陪你和灵楠出海，船老大是我外甥，他不出海也得出。今天，我们四个人死也死在一起。”

船驶出两个小时，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大。

“这时候船出问题，打海事电话求救，其他船也来不及救咱们了吧？”小欢胖问大东。

“你说如果我们在这里遇险被淹死，我们会不会成为海底海参的食物？这辈子，我们吃了这么多海参，最后被海参吃了，是不是也是报应？”大东咧嘴乐。

然后，浪就击穿了左侧的船舱，海水汹涌而入。小欢胖一把抱住大东：“怎么办啊？我们真要死在一起了！”

灵楠冲出来，抱了船老大的铺盖卷，塞在被浪击穿的洞里，整个身体随着屁股顶在铺盖卷上。“小欢胖，如果洞再大点，我就把你当成铺盖卷补在洞里，你屁股比我的大。大东，你呆着别动，船如果散了，记得抓块木板或者抓住我。船老大，我烟台海边长大的，你别怕，调整船头，迎了风浪，不要躲，慢慢开。你越不怕，浪就越小。”

风渐渐小了，浪渐渐平了，船搁浅在沙滩上。小欢胖抱着大东的脚，大东抱着灵楠的腰，灵楠抱着铺盖卷，都累到睁不开眼睛。

22

沿着308国道开车进藏，雨，大雨。大东开车，灵楠坐副驾驶，小大东坐在灵楠后面，小欢胖坐在大东后面。

“听说这个位置是最安全的，车祸大数据统计，这个位置死伤最少最轻。灵楠，你别笑，你那个位置最惨了。在最后关头，司机总是迎合自己的求生欲望，一转方向盘，把安全留给自己，把死亡留给了副驾驶的你。”

“我要是做了鬼，第一，今生不会放过你的。第二，如果大东真是让我死他生，我八个转世都不会放过他的。”

再往高处开，雪，大雪。快到米拉山口的时候，小欢胖一直说头痛、缺氧，一直抱着氧气瓶。大东把车靠边停了，和小大东说，你坐驾驶位，我和灵楠下去照照相。

大东和灵楠的呼吸也开始困难，每走一步都歇歇，忽然，他俩看到远处一块巨大的纯红色经幡，迎风起伏。大东说，如果能再走十步，就能照到完美的照片，但是我走不动了。

“你行的，走，再走十步。”

“真不行了。”

“再走十步。”

“我会死在这儿的。”

“你不会的。你都有小大东了，死了就死了，我陪你。走，到我这儿来，把那个经幡拍下来。你过来看，经幡真红啊。”

再开，车辆开始缓慢下来，然后陆续停下来。听前面车里的人说，桥断了。夜色越来越浓，雨又开始下，越下越大，尼洋河的水声越来越大。伸手不见五指，周围的水声越来越大，车像一条小船，在水声里摇晃。

小欢胖声音里带着哭腔："小大东啊，水要卷走人啦，要卷走你、你爸、灵楠、你叔叔我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每次遇上你爸，我就倒霉。每次和你爸出来找食材，我就连吃食材的肉身都可能保不住。我不想死啊。"

"你这次如果不死，你会做什么呢？"

"我就再回趟武汉，再找孙横波，再让她给我找两个白胖女的，再做次非正规按摩。你呢？"

"我不敢说。我怕大东打我。"

"没事，有我在呢。再说，他这次也不一定能活着回去，我们都不一定能活着回去。说吧，欲望无罪，哪怕你想睡灵楠，也是正常的，说出来心里就会舒服些。餐饮业，和师娘睡是行业传统。"

"我不想和师娘睡。我如果能活着回去，我就把我的纹身做完。"

大东用手机当电筒，扯过小大东，扯开衬衣，左胳膊纹着"春江水暖"，右胳膊纹着"鸭先知"。小欢胖问："还啥没纹？"

"我还想纹个鸭子，眉眼和表情有些像我爸的鸭子。"

天终于亮了，车开始挪动。车入林芝镇，满眼的绿，松林如厚毛毯。

藏族妇女带着他们进了林子，手指示意，小欢胖欢快地跑过去，扒开植被，一棵松茸。

小欢胖刚刚经历生死，口无遮拦："好像男性生殖器啊，还沾着阴毛一样的松针。"

藏族妇女再次示意，大东、小大东和灵楠一起从草稞子里挖起一个九连株的大松茸。小大东说：“爸，这个松茸好萌，象征你们一家。你的八个姐姐和你，一家九个。”

柴火笼起，灶上炊烟，锅上着一点酥油。锅热了，油化开，小大东把切成薄片的松茸一片片放在锅上。一点点时间闪过，松茸片的两边微微翘起，小大东再撒了一点点盐巴在上面，香气满溢，锅灶附近的人的嘴里口水满溢。

灵楠取了些松树上积的雪水，煮开了，泡了带来的武夷岩茶，分给周围的人喝。藏族男女说，好喝，好喝。藏族妇女取来青稞酒，又做了一点羊肉，大家接着吃喝。

世界似乎在无限远之外。

23

大东和灵楠去东南亚，看海鱼，看海参。

灵楠拉着大东潜入海参生长的浅海底。“看，这些暖水海参活着的时候不是蜷起来的，不像黄瓜，像砖头。它们的颜色也浅，刺也少很多。”

两个人坐在海边。海边无灯，月如玉璧。两人分开躺着，中间放了一瓶香槟，半插在沙滩上挖出的凹陷。没杯子，一人一口。喝完一口，瓶子插回沙子的小凹，香槟一直保持冰冰的温度。

大东问：“你觉得我喜欢你什么？”

灵楠说：“我是大力士，我是阿修罗，我能保护你。”

大东说："不是。我喜欢你，是因为，我和你有说不完的话。"

灵楠说："你遇上我之前，你不知道你这么能唠叨吧？"

大东问："你知道现在人世间，我最喜欢什么吗？"

灵楠说："不知道。"

大东用手指在沙滩上写：

最喜

在一个有雨有肉的夜里
和你没头没尾分一瓶酒

灵楠问："你现在还抑郁吗？你还想死吗？"

大东说："我想死在你后头。"

夜更深了，海浪的声音更清晰了，这个声音让周围异常安静，静到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灵楠不再开口说话，但是大东在一瞬间听见从灵楠身体里传来一阵模糊但是尚可辨认的声音。

大事

人间无大事
第一睡
第二吃

第三?

抱着睡

抱着吃

大东仔细找声音的来源，是灵楠肚子发出的声音。大东趴到灵楠肚子上去看，灵楠躲闪。大东按住灵楠，然后不顾灵楠躲闪，亲了下去，好一阵，然后，呆住，呆坐。

“怎么了？吓到了？”

“我是被八个姐姐带大的，不是被吓大的。”

“怎么了？”

大东没接话，仰脖喝完剩下的全部香槟，扔了酒瓶子，发足向大海里狂奔，同时喊：“我找到啦！我找到啦！我又知道咸淡啦！我又知道咸淡啦！我的舌头又回来了！我的肉舌又好用了！你不准死在我前头！你不准死在我前头！”

24

灵楠消失了。

大东接到的最后一个来自灵楠的短信是：

大东，从古至今最有名的大厨，你的病全好了，你会更加有名，我替你高兴。世界又是你的了，人民来到北京，还是爬长城、吃烤鸭、睡大东。我的任务完成了。如果我们再继续下去，就是一些纠缠

啊、拧巴啊、猜忌啊、妄念啊、道德啊等等不美好、不轻盈的东西了。

你已经这么大个子，还有那么多人需要你的带领和照顾，再加上一些不轻盈的沉重的丑的东西，你会很快耗尽的。我喜欢你，所以离开，希望看到你飞到天上去。

又，我一想到你飞到天上去的画面，就不由得笑出声来了。

又又，别找我，你找不到的。

又又又，你如果再出现磨难，我会出现的，所以你不要期望我再次出现。

25

大东动员了九个徒弟和八个姐姐，找不到，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灵楠。

三个月后，大东在《新京报》上连续三天登了三大整版的广告，三天的内容都一样：

我要为你一辈子做鸭

三个月没出门

我研制出一种小乳鸭



我要你世界上第一个吃到它

北京奋斗湖老烤鸭店，小包间。灵楠和大东坐在圆桌上，大东喝茶、抽烟，再喝茶、再抽烟，不说话。

“你广告打得太缺德了。我刚从日本两周断食之旅回来，就看到你的广告。太缺德了。鸭子呢？”

徒弟们推进餐车，车上一只金黄色的烤鸭，比传统烤鸭小很多。

“这就是烤乳鸭。传统烤鸭用六十天的鸭子，烤乳鸭用二十八天的鸭子。为了让这个烤乳鸭能量产，从池边到餐桌前，我做了五十四项创新。”

灵楠上筷子尝了一口，然后扔了筷子，抱了盘子，上手。

吃完，灵楠对大东说：“每次不都是你先吃吗？你烤小乳鸭是不是无法忘记我娇小的身材？我不在你身边的这些日子，全国文青爬长

城、吃烤鸭、睡大东，睡得爽吗？大东，再给我上一只，我真饿了。”

26

烤乳鸭在一家家的大东烤鸭店火起来，全部需要提前订，吃前四十分钟下炉，保证客人口感。

小欢胖美食专栏文章的题目是《大东归来，带着舌头和雏儿》，文章第一句：“大东回来了，舌头也好了，还带回来一种从来没有吃过的烤乳鸭。我吃了，从此之后，南方有乳猪，北方有乳鸭，北方吃货，头可以抬得高一点点了（尽管总体还真是抬不起头来）。”

北京郊区，老杨鸭场。

“老杨，大东用的小乳鸭，我也要些，价钱好说。”

“没了。大东都包了。”

“分我三分之一，我给你两倍价钱。”

“不行。”

“三倍价钱。”

“不行。”

“大东要的，我全包了，按两倍价钱算。”

“不行，大东包了，他能卖出去，他会持续买我的小乳鸭。你的确给了两倍价钱，但是你卖不出去、卖不长久，长期算，还是我吃亏，我不干。我不卖给你，不只是义气，不只是不敢，我也是个生意人，

只是有点义气而已。而且，再透露一句，即使给你也没用，烤乳鸭不只是一只小乳鸭而已。”

27

大东接了一个电话，对着电话吼：“您怎么知道我味觉恢复了？大家都知道了。好，我明白了。好，日本，京都。好，可以，我排出时间。”放下电话，吼：“王刚！王刚！人家请我去日本参加世界厨师大赛，你快来，咱俩商量一下做点啥菜！王刚！”

一个徒弟说：“师父，大师兄王刚不在了，大师兄王刚走了有一阵儿了。”

大东呆了一阵，和身边的灵楠说：“你陪我去日本吧。”

“好。我要叫你师父吗？”

“你叫我八戒就好。”

28

“你似乎从来不老啊？脸总是这么白，头发总是这么黑。我常常恍惚，你是刚参加工作呢，还是还在上学呢？”

“你的嘴越来越甜了，你年纪越来越大了，开始学着蜜糖嘴泡小姑娘了？约你见一面可真难啊。”

“直说吧，你找我啥事儿啊？我每次见你都提心吊胆，我总担心你害我。在别处，我智商足够，在你面前，我总担心你算计我。所以节约时间，我也不喝你的茶了，怕有药；也不吃你的饭了，怕有药。你又安排非正规按摩了吗？我好想要啊，但是我就不要。”

“才说你嘴甜，这么快就嘴臭了。好啊，我直接说。大东这次去日本京都，做什么菜？”

“妹妹，你也太坦诚了吧？刚说你智商高，你马上秀下限。你脑子在想什么呢？你觉得经过武汉那次，我还会再告诉你大东拿什么菜去日本比赛？”

“你不是让我坦诚一点吗？说实在话，我只是想看看你老成什么样子了。经过武汉那次告密，大东不会再和你有任何亲密，他不会让你再进他的核心圈子的。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大东拿什么菜去日本比赛。”

“大东尽管小心眼，但是他有格局，他还是把我当兄弟。我俩去大连和林芝找食材，都差点死在一起。他去日本之前，和我反复探讨过国外、特别是日本对于中餐的偏好，他研发这些菜的时候，我都在锅旁边！他去无锡，我跟着去的，他连小情儿都没带！但是，你就是使美人计，我也不会说的。你用暴力也没用，如果我一个小时之内出不去你的店门，我的警察朋友就会冲进来。”

“不用一个小时，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我知道大东去日本做什么菜了。你又一次成了告密者。”

“你胡说。”

“你认识我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胡说过？你现在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和任何人说，你和我说过任何话，咱们根本就没见过。”

29

大东和灵楠提前几天到了日本。两人参加了几场拍卖，灵楠买了些中国的高古瓷器，盆盆罐罐，清清白白，简简单单；又一起逛了逛京都的古董街，买了一点茶匙、茶入、铁壶和线香。

“你不是烟台海边养海参的吗，怎么会对这些老东西感兴趣？”

“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是东京大学化学系硕士毕业的。我对日本很熟悉。我还集资在奈良买过一个一亩地的小院子，离奈良公园、直达机场的车站、全奈良最好的日餐馆子都不到一百米的距离。奈良比京都还清静，我想，如果我退休，就常来这里住。但是后来又想，我还没毕业呢，我想得太早了。毕业后，我北漂了一阵，觉得活得太忙了，忙到感觉不到在活着了，就回老家了。养海参也需要明白各种物质，养海参是我们村的传统。我还忘了告诉你了，我有个表叔姓段，卖了你很多年海参。我还忘了告诉你，审美这件事，和出身关系不大，比如你看乾隆做的东西，要多丑有多丑。你店里，特别是你的旗舰店里，很多品味就是乾隆的品味，中国巴洛克，俗丽堆积。我对你的烹饪技术有信心，我对你的审美很着急。审美基本都是天生的，后天有帮助，不会太大。”

比赛前一天，灵楠拉着大东去看樱花：“为了预防你的精神病重新发作，我给你做个简单的心理预防。”

站在樱花树下，灵楠说：“大东桑，请你不要想几百年烹饪史了。第一，你的名字已经在上面了。第二，几百年的确很长，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在星球的长河里，几百年不是事儿。你想想五十亿年之后的热寂，一切的一切，包括地球、月亮、太阳、银河，就都不存在了。你感到你的渺小了吗，大个子？”

“是的。五十亿年后，宇宙中会出现一个鸭子星球。鸭子星球被鸭子统治，鸭子们在鸭子星球上吃烤人，一个伟大的鸭子星球的厨师叫大丫，这个叫大丫的鸭子厨师在各种悲欢离合之后，刻苦钻研，研制成功一种小乳人，非常受欢迎。我梦见过这些五十亿年之后的事儿。但是，如果总想五十亿年之后的事儿，我们现在就不要做任何事儿了。”

“不对。这就是为什么站在樱花树下说这番话！樱花不过几日，它们还是要盛开。我们也一样，明天比赛中，盛开吧，做鸭的男人，忘掉过去，忘掉未来，在明天比赛的瞬间盛开吧，用你的手艺和食材给大家做两个宇宙第一的好菜！”

30

大东带着昨晚很好的睡眠，站在赛场上，胸腔里是满满的信心。忽然，一阵风，一鼻子樱花的味道，开始不停地打喷嚏。灵楠问：“怎么了？”

“过敏或者是感冒。我离开北京、闻不到空气里的霾脏味儿就这样，特别是开始几天。所以你看我很少离开北京。”

“怎么办？”

“我尽力吧。”

第一道，鱼蓉蝴蝶。设计思想：汤菜；鱼蓉塑成粉白色的蝴蝶，三三两两飞在已经炖得刚好的粉白色的汤上；汤清，口畅；无法扣分。

大东擦了擦汗，“好热的天气。”

大东用小搅拌机打鱼蓉。机器转起来，忽然在一瞬间变得极热，鱼蓉瞬间变性，提前熟了。“灵楠，完蛋了，不知道为什么，机器过热。我叮嘱他们搅拌机要用冰块镇着啊！也是我太紧张了，好久没比赛了，打鱼蓉之前，我该摸摸搅拌机的温度！鱼蓉懈了，没法塑形了，我要输了，我输定了，怎么办？”

“大东，八戒，你别管了，我就是你的猴哥，我来对付妖怪。交给我吧。过去的过去了，你专注下第二道菜。”

第二道菜：捞枣黄焖裙边。

大东拿勺子尝了尝浓汤，没味儿，加盐，再尝，没味儿，再加盐，第三次尝，还是没味儿，第三次加盐。第四次要加盐的时候，大东看了眼灵楠，放下了盐。“第二道菜也败了。我加了三次盐。我的病又犯了。我又不知道咸淡了，这次不是舌头问题，是心理问题，我没信心了，我是个废物了。”

“我知道了。八戒，你看你左边的角落，你过去，坐在那里，其他的，交给我，我是你猴哥。我尽一下我的力气。”

大东坐在世界烹饪大赛赛场角落的地板上，看着周围。鼻子里全是樱花的味道，再吸一下，阳光也进来。在鼻腔里，阳光碰撞花香，脆脆的，噼啪响。

有个大东认识的中国籍评委上洗手间，走过在角落里的大东，说：“大东，您玩啥呢？第一道菜里只有清汤。第二道菜，您做了一盘咸菜。难怪孙横波说您心理素质不好，手艺只能在被窝里耍。孙横波在日本有徒弟，你知道不？搅拌机的温度你摸了吗？这么大的大厨了，这么不小心？”

大东的手机震动，孙横波的短信：“最近是不是又重新晨僵了？真替你高兴。听说你去日本之前，小欢胖和你一起去了趟无锡？无锡好啊，这个时候去，你的脾气自然是要找刚出来的刀鱼。又是大赛，你又做汤菜呢吧？刀鱼细细除掉刺，做鱼蓉是极好的，对吧？还是睡过你的女人最懂你在想什么。对吧？”

大东斜眼看着阳光，忽然听到嘈杂的哭声，哭声里有言语，日文和英文，他听不懂。“灵楠，你在哪里？我听不懂，他们说啥？”

灵楠从阳光里跑过来，和大东一起坐在角落里，竖着耳朵听，一边努力听，一边帮大东翻译：“有人哭了，不止一个人。一个人说你的第一道菜，用如此润白的定窑的葵口大盘盛上来，碗底刻的萱花如此摇曳，单刀勾勒枝干，双刀刻画花瓣，萱草忘忧，厨师想说什么？如此清凉的汤，汤里一点肉都没有，一片菜叶子都没有，喝一口，竟然有雪水、松针、泥土、松茸的味道，长久不散。厨师想说什么？厨师想说，你们看看这来自大宋的瓷器、来自大宋的雪。厨师想说，空。在这一刹那，空给人所有安慰，仿佛荒木经惟在他太太死后，只拍摄天空。然后，这个人就哭了。另一个人说你的第二道菜，这么咸，非常不健康，异常不健康，难道是在提醒我们，《马太福音》里说的，你们是世上的盐？比雪还白，比伤口还狠。他又说，这个盛拐枣黄焖裙边的盘子，竟然是三百年前欧洲麦森厂子的AR标，釉下钴蓝，手工花写，这种审美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然后他也哭了。”

“后来呢？”

“八戒，后来他们说你在传教，说你做了灵魂饭。吃不只是吃，吃的极致不是满足口腹之欲，吃的极致是满足心灵的修行。后来，他们就把两个金奖给你了。但是，问题来了。定窑大盘和AR大盘是我昨天拍卖回来的，还没洗干净，如果明天这些哭了的评委闹肚子，菊花乱开，去医院查出来病原体源自中国大宋和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会不会告我俩？”

31

春天真的来了。北京，体育场大东烤鸭旗舰店，店外小孩儿在放风筝，体重轻的小小孩儿，被风筝拽着跑，似乎风再大点，就能飞离地面。大妈们在跳广场舞，跳热了脱了外衣，接着跳，扭腰甩胯的瞬间，露出腰里翅膀一样的赘肉，下个瞬间，又扭甩回衣服里面去了。风在人和树木之间跑，温温的，不扎人。

室外旮旯里的一张小桌子，大东和小大东对面坐着，好久，不说话。

大东离开之后，这个旗舰店很快没人来了。停业之后，需要人照顾的草木都死了，不需要人照顾的草木疯长，巨然《秋山问道图》意境过了一个没人管的秋冬，剩下一堆毫无规律的草木，仿佛一个秋冬没剃头发的十七八岁难看无比的少年男子。

大东终于说："好久没见你了。"

"好久没见您了。"

"纹身完成了吗？"

"您说那只鸭子？纹了。还挺有气势的。要看吗？"

"算了。等过几个月天儿热了，你衣服遮不住了再看吧。你回来干吗？钱又吃喝没了？"

"回来看看能干吗？"

"你除了餐饮还能干吗？"

"我除了餐饮似乎干不了嘛。"

大东和小大东又不说话了。

小大东终于说：“您觉得我如何？”

“我对你还认识不清。”

大东和小大东又不说话了。

大东终于说：“你觉得我经营大东烤鸭店经营得如何？”

“您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假话我不缺，我周围一大堆人天天和我说。”

“您有多少时间听我讲？”

“在下一次我要去洗手间之前。”大东给小大东又倒了一杯矿泉水，又给他倒了一杯三十年的威士忌，“讲真话。如果觉得需要放松才能讲，就喝一大口威士忌。别担心时间，讲得口渴了，就喝口水。”

“如果和北京其他餐厅比，过得去吧。但是，如果和国际水平比，不能再差了，一塌糊涂。您知道您占了什么便宜吗？既然我喝了您的三十年威士忌，我就贡献一下我的智慧啊。您占了天时，改革开放、中国梦、新常态，说的都是人民要过上好日子。什么是好日子？有吃有喝！您占了地利，如果您在南京开个烤鸭店，谁吃啊？长城很长您知道吧？但是为什么别处的长城就没人去，老外到了北京就要去爬长城？因为北京是首都啊！还是要给您些认可，您占了些人和。比起其他大厨，您生在北京的工人家庭。您同时代的那些大厨按现在的话说都是农民工啊！尽管您审美这么差，还是比他们要强一些。您小时候毕竟每年都要春游秋游，去过燕京八景，尽管没人指点，但是一些审美元素还是印在您的意识里。看您的表情，您不是非常爱听，我给您举例说明为什么说您做得一塌糊涂。例子太多，从何说起呢？好吧，

以客为尊，咱们按照客户体验的顺序吧。先是进门，您的烤鸭店是横店影视城吗？所有中国元素都堆在院子里就是中国名牌走向世界吗？您在地砖上、墙上写满《诗经》就是有意境吗？菜单这么长，您统计过，多少菜从来不被点？您天天要备着多少原材料？在北京，这些原材料能保持新鲜吗？如果有一天，某个脑子进水的客人不看别桌点了啥，忽然灵机一动点了一个菜单里的冷门菜，您觉得他能吃得开心吗？菜单这么重，您是担心客人肌肉不够发达吗？还是觉得如果菜单不够厚，就不够大气上档次？还是觉得如果客人看菜单的过程中多消耗一些能量，能产生一些饥饿感？当然我们都同意饥饿是最好的调料。摆盘这么丑，这么多年了，中国烹饪的恶习就不能改一下吗？您以为您是在唱京剧吗，还在冷荤盘子里摆个蛋糕雕的城楼，还用海带和黄瓜摆个飞燕？酒单这么差，您团队里，有丝毫懂红酒的吗？有的酒比零售店价格多三倍，有的多一倍，不是负责进货的出了问题，就是定酒单价格的出了问题。还有甜品，这叫甜品吗？除了甜，和甜品有啥关系吗？现在都分子料理了，您还给大家一个糖葫芦和棉花糖，您以为很怀旧吗？老情人躺在春风十里还是不如你吗？还有，同样的大东品牌，不同的烤鸭店，品质一样吗？不要和我说，您吃到您嘴里是基本一样的，一样的葱烧海参，一样的葱爆牛肉。您车还没到店，就有人从前台通知到后厨，大事不好了，大东来了，提起精神准备好了啊。说到底，品质不一样的东西顶着一样的品牌只说明这个品牌不是品牌。三十年的威士忌不错，您再给我倒一杯。”

大东深吸一口气，说了一个字：“滚。”

小大东就势倒地，沿着巨然《秋山问道图》的遗址，压着衰草，往外滚。

“好。算你狠。你滚回来。”

小大东停住，原路滚回来。

“好。你够狠。我信你一次。这个旗舰店归你管一个月，按照你的想法，重新营业，我所有营销手段停掉。三个月后，我看你销售额。”

32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在微信朋友圈里，大东看到自己认识的几个九零后小女编辑都在狂转一篇文章，介绍小大东的一款烤鸭订餐APP：出门找鸭。

体育场旗舰店开业当天，八个姐姐来拉，大东还是不去现场。等八个姐姐都走了，一个人飞快给自己炒了一个番茄肉片、一个九转大肠，开了一瓶威士忌，在奋斗湖老烤鸭店的经理室里，一边吃，一边看旗舰店的各个摄像头。

院子里的摄像头：小大东搬走了一切和吃喝无关的摆设，留下杂草，仅仅在院子的一面搭了一个白色的屏幕，在院子的地表埋了很多灯。入夜之后，一片漆黑的院子忽然亮起极绚烂的灯光，大屏幕上很多幅宋代山水画的光电交叉拼接，复杂而简单。很多穿着有明显设计感的年轻人齐刷刷出现，特别是年轻女生，灿若春花。广场舞的大妈们停止了跳舞，聚在餐厅门口和院子里围观。

屋子里的摄像头：酥不腻烤鸭还是酥不腻烤鸭，小乳鸭还是小乳鸭，但是推着烤鸭车来到客人面前片皮的男厨师都是上身透明厨师制服、下身鸭黄色紧身长裤、鸭黄色鞋子。透明装之下，六块腹肌、人鱼线、锁骨清晰可见。烤鸭车上的烤鸭都被细细的绳子捆绑，在片烤鸭之前，每根绳子都被六块腹肌的男厨师用刀轻轻挑断。

大东盯了一晚上监视屏幕，大概点了点，每张桌子平均翻了四台，客人平均等待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小欢胖站在店门口和小大东抽烟，小欢胖指指点点。第二天，大东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小欢胖写的文章，题目是《白日里的枯山水，黑夜里出门找鸭的鬼》。

33

春节，北京，奋斗湖老烤鸭店，大包间。

老大东被八个女儿扛着进来，小大东躲在八个姑姑后面。八个姑姑放下老大东，站在小大东后面："侄子，你和你爸说吧。"

"爸，我上个月营业额差了百分之二十，因为我没预测好原材料的供应限制，这个月的奖金和工资我不领了。另外啊，您当爷爷了，我爱上了一个女的，她挺好的，她给您生了个孙子，今天，您孙子百日。"

大东没醒过神儿。八个姐姐说："大东，你要是敢说一个不字，你走不出这个门。"

大东缓了缓，说："你看上人家啥了？"

"胸大，特别大。而且心也大，从来不挑我毛病。"

大东问："你媳妇呢？"

"抱着您孙子在楼下呢。"

"滚。接去。"

一个大个女生，人没进门胸先进，胸上托着个七十厘米的婴儿。

大东缓了缓，说：“开瓶香槟，让孙子喝口儿。”

八个姐姐说：“混蛋，孙子还没发育呢？”

香槟开了，一声响，老大东醒了，起身，箭步上前，拎着一根筷子，沾了一滴香槟，然后滴在重孙子的小嘴里。

重孙子没哭，给屋子里的所有人一个巨大的笑脸，笑得真像大东。

34

大东抱着灵楠的后背：“爱过几个男人？”

“你爱过几个女人？”

“大东烤鸭如果和大东没关系了，你还和我喝酒吗？”

“你后半生的最大工作不就应该是让大东烤鸭和大东没关系吗？”

“你会死我后面吗？”

“我不舍得你死我前面。”

圆觉

1

乾隆帝从小就听说，得道高僧的肉身能发出美妙的香气，不同于常人，不同于世间禽兽草木，不是纯肉味儿，也不是纯菜味儿，他在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白多杰身上印证了这个传闻。

雍正二年，藏历木龙年，西历一七二四年，乾隆帝十三岁，还是皇子弘历，第一次和小他六岁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白多杰行抱见礼。他闻到三世章嘉的肉身发出烟草、檀香、沉香、乳香、兽皮、麝香、龙涎香等植物香和动物香的混合香气。

2

康熙六十年，西历一七二一年，北京的夏天出奇炎热。狗不分老幼，齐刷刷颓倒在槐树、柳树、房檐的阴凉里，身体表面尽量大接触地面，舌头尽量长伸出来，眼皮不抬，只随阴凉的移动，微调身体颓倒的位置。这是弘历少年记忆里最炎热的一个夏天，他跟着父母，陪伴祖父康熙帝去了承德避暑山庄。

这是弘历第一次出北京城，感觉非常新奇。皇玛法已经很老了，还是不停地宴客、阅读、批奏章。皇玛法几乎事事都拉他在身边，时不时和他说几句让他似懂非懂的话。弘历不轻易点头，全力听每个字句。觉得皇玛法或许有空的时候，他也常常主动问些问题。

“这里为什么比宫里凉快啊？”

“因为更靠北方，靠近我们祖先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山，这里地势高。”

“这里为什么没宫里好看啊？房子都土土的。”

“这里用的材料不比宫里的差，你仔细看看。”

康熙用鞋底蹭了蹭地面。

“地面的石头上都是紫色的暗花纹啊！”

“这里的木头也是刀砍不断，有金石声。”

“您干吗每年都打这么多兔子、鹿、狐狸啊？”

“我们的江山是打出来的，在城里住多了，就忘了。在城里，在床上骑女人多了，也就忘了如何骑马了。能打兔子，就能打人，就能打天下。总不打兔子，久了，就有人不怕我们了，就有人把我们当兔子打了。我明年不仅要打兔子，我还要去打虎。《金书》里说过，完颜阿骨打东山射虎，我也要射虎。自己射的虎，剥了皮，放在自己的床上，床上再放个又骚又结实的女人，像我们的祖先没进北京城之前一样。”

康熙把避暑山庄的侧堂“万壑松风”给弘历住。弘历的耳朵好，每天晚上听着山风入睡，他听出不同树木发出的不同风声，松树的声音细碎而尖，好听。

相比骑马打兔子而言，弘历更喜欢汉人拿汉字写出的“万壑松风”中包含的东西。骑马打兔子、射虎，似乎是肛门、鸡鸡、盆腔的快

乐，快乐的源头在肚脐以下，“万壑松风”似乎是心和脑子的快乐，讲不太明白，说不出来的飘，引着人往天上飞。

弘历听着风入松，风出松，松风入梦，梦正梦。

他在承德从来没梦见过东山射虎。

3

康熙六十一年，西历一七二二年，康熙帝驾崩，雍亲王即位，年号雍正。

七年前的五月，二世章嘉呼图克图阿旺曲旦在多伦诺尔圆寂。消息传到京城，康熙帝三天无言。三天后，康熙帝和雍亲王预言了七年后的大劫难：“你的麻烦来了，我们的麻烦来了。”

“皇阿玛，怎么讲？”

“二世章嘉没了，大清的大难临头了。这一难，大于我们之前的一切劫难。”

“我们一能顶百的精兵还在，杀人如麻的将军还在，不怕。我们没入山海关的时候都不怕，现在家大业大，富有天下，我们还怕什么？”

“我不直接回答你。我问你，为什么汉人说，满人过万，天下必乱？”

“我们能打。汉人种庄稼，蒙古人和藏人放牧，养牲口，满人打猎。我们是猎人，上马厮杀是我们从小长大唯一会做的事儿。”

“对的。还有，我们团结。”

“对，蒙古人不团结，藏人又离得太远。”

“如今二世章嘉不在了，天下笼不住了。我们的精兵死了一大半，剩下的在京城住多久了？哪个还天天打猎？过去是打天下，要么一起大秤分金，要么一起死，能不团结吗？现在，将军们都富了，但是一个人多拿了，另外一个人就得少拿，能团结吗？再说，就算我们的精兵都还在，总共有多少啊？几个蒙古部落联合在一起就比我们多太多。人家没在京城享乐，一直在漠北放牧，屁股和马背亲得很。蒙古人的强大还在于他们的后勤供给，他们没我们能杀，但是他们的牲口和毡房跟着他们走。他们的整个存在是在马背上，想打到哪里，给养就能跟到哪里。所以他们能杀得很远、杀得很久。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杀到世界尽头，杀到最后一个敌人倒下。蒙古人的问题在于不团结，但是他们都开始信佛教了，达赖喇嘛如果用心联络，蒙古人的联合只是时间问题。这么多年，我为什么力挺二世章嘉？为什么我只封了一个国师？二世章嘉在，二世章嘉听话，青海就是我们的，青海隔开蒙藏，蒙藏就联络不起来，达赖喇嘛就永远不能一人独大，就永远比我小。不用担心汉人，他们只要有口饭吃，都能通过背诵唐诗获得快乐，寻常的风、陌上的花、随处可见的月亮，都能让他们满足，他们没动力造反。”

“如今二世章嘉不在了。”

“不在了。一个二世章嘉抵过一万满人骑兵。我们的劫难到了。”

“今年？”

“最快要等我死后。我一生组织过无数的战争，我看过的汉人的书比这帮混蛋加起来看过的都多，我在，他们不敢。我一生打过无数只兔子、鹿、狍子，我去年还射死过老虎。”

“那就没有劫难，您多虑了。皇阿玛万岁，万万岁。”

4

康熙六十一年是藏历水虎年，西历一七二二年，康熙帝驾崩，青海蒙古各部群起反清，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白多杰驻锡的佑宁寺是反清的总部。

雍正二年，藏历木龙年，西历一七二四年，在两年的征战之后，在付出重大伤亡之后，年羹尧和岳钟琪的部队终于来到佑宁寺，将寺庙团团围住。

佑宁寺被合围之前，八大护法沿着大通河护送七岁的三世章嘉，到达大通河上游草木丰美的森林。他们已经派出四路精壮的僧侣向藏区和漠北求救，他们估计随身携带的干粮足够支撑到大批救兵的到来。

佑宁寺最后的决战没有任何悬念，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六千僧俗被圈在佛殿前的空场，没人发出任何声响。年羹尧和岳钟琪没有找到三世章嘉，杀了几个僧人，没人说出三世章嘉逃走的方向。他们的眼神坚定，非常不解，满人为什么会有丝毫期待他们会提供任何线索。

年羹尧和岳钟琪估计，七岁的三世章嘉体力和骑术不会让他逃出很远。

年羹尧命令清兵用最钝的刀、最痛苦的方式，慢慢地、一个个地杀死空场里的六千僧众，命令清兵尽可能让被杀的僧人发出惨叫。清兵的钝刀，锤子一样砸烂一个又一个僧人的身体，僧人似乎有意识地尽全力争取发出尽可能小的痛苦的声音，似乎可以通过减少发声而减少不远处三世章嘉可能的焦虑。这些僧人表现出的非人品质深深触动了年羹尧，他充分意识到，这些僧人以及他们感召的信众是绝不可能被刀剑解决的，他们的信仰让他们不畏惧生死。

“要么放弃统治他们，要么控制他们的信仰。”

年羹尧充分理解了雍正帝为什么要求他毫发无损地把三世章嘉带回北京。

三世章嘉的听力远远好于八位护法，从小就能听到遥远的声音。他清楚地记得，他刚出生时，来寻找二世章嘉转世灵童的僧人朝他奔来的马蹄声。在清兵锤杀九个僧人之后，三世章嘉起身上马，沿着大通河往佑宁寺骑去，八大护法表示了短暂的异议，然后就做出了集体跟随的决定。

三世章嘉回到佑宁寺之前，六百僧人被杀，剩下的五千多僧众发生了集体骚动，全部被清兵的马刀杀死。年羹尧想起史书记载，项羽曾坑杀三十万秦兵，在一瞬间怀疑史书的真实性。“没有绳子拴着，几十万人一起知道终是一死，一起拼死反抗，怎么扑杀啊？”

年羹尧下令焚烧尸体和庙宇，烈火发出的噼啪声比僧人被杀的声音还响亮。

三世章嘉被清兵围住的时候，所有六千具尸体已经没有了任何声音，只剩建筑物烧损后坍塌的声音。空气里盘旋着佑宁寺建寺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气味，灰烟遮蔽了天上的日头和秃鹰。

5

藏历木猴年，西历一六四四年，二世章嘉呼图克图阿旺曲旦出生。是年，顺治登基，是为大清顺治元年。是年，也是大明崇祯十七年。

顺治十二年，藏历木羊年，西历一六五五年，二世章嘉第一次见到入京朝觐路过佑宁寺的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达赖喇嘛为二世章嘉传授沙弥戒。

藏历水虎年，西历一六六二年，二世章嘉入藏，第二次见到五世达赖喇嘛，授比丘戒。是年，康熙登基，是为康熙元年。

二世章嘉利用和五世达赖喇嘛的短暂会面时间，详细探讨了生死和转世，一个属于个人问题，一个属于组织问题。五世达赖喇嘛用花开花谢和春夏秋冬批驳了时间的线性：

“一朵花谢了，另一朵几乎一样的花又开了，你怎么能确定这朵花一定是开在那一朵花后面？如果四季是轮回，你怎么能确定冬天一定是在秋天后面？时间是个体经验的整体认同，无非就是一个肉体从生到死。其实，这种从生到死，和其他个体毫无关系，时间的线性是禁不起推敲的。”

五世达赖喇嘛捡起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头扔进两人面前的湖面，湖面的平静被打破，然后又自己恢复。

“如果世界是这个湖，时间就是这块石头。”

二世章嘉用一朵花为比喻，向五世达赖印证生死：

“如果一朵花谢了，另外一朵花一模一样地再次开放，是不是这朵花就是上一朵花灵魂不死的证据？”

“是。”

“如果这朵花还没谢，另外一朵一模一样的花已经开放，又说明了什么？”

“灵魂不一定要转到一处，可以在转到你身上的同时，转到一只狗身上，仿佛一阵风可以吹动整个山坡上的万物。时间不是线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看一只狗，觉得它的眼神儿里充满懂得，似乎知道我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您的想法和我一模一样，一样到我怀疑我们同是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

“提到转世，这涉及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只和灵魂不死有关，它更是一个组织问题。如何解决继承，历来是尘世最大的问题，不是汉人孔丘说的饮食问题和男女问题。如果不解决继承问题，每次首领死亡，每次重新厮杀出新的首领，人类总数不会多过猴子。君权神授还是君权民授？君权神授相对容易解决，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不止一个，就尽量传给长子。没儿子就比较麻烦，就传给兄弟，兄弟如果不止一个，就残杀。君权民授就会非常麻烦，一个人从边境的西边旅行到东边需要一年，一个边境小城的人民公决结果传到京城最快要六个月，路上，信使可能被杀，公决结果可能被改。统一全体人民的意志更难，比统一世间花朵的颜色还难。那，神权如何继承？你我可能来自同一个不死的灵魂，但是，我是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你不是。”

“和你相比，我可能在思想、容貌上和四世达赖喇嘛更像。”

“但这丝毫不能改变我是五世达赖喇嘛而你不是。转世是被一套复杂的程序认定的，这个认定结果是被理藩院奏请清朝皇帝认可的。于是，在没有流很多血的情况下，我继承了四世达赖喇嘛全部的神圣地位和全部社会关系。他们看我，如同看四世达赖喇嘛一觉儿醒来从卧室走出来。”

“这不一定是最合理的。”

“没有比这种方式更合理了。”

“活人怎么能判断一个活佛的灵魂去向和奔跑的速度？”

“有时候，可以的。更多时候，至少能做出最可能的猜测。”

二世章嘉拿出一支香。

“这是京城刚寄到的沉香，我如果点燃，您知道烟飘何处？”

“不知道。”

二世章嘉点燃沉香，烟篆袅然，婉转顿挫如腰肢、如水墨、如魂魄。

烟篆完全飘散之后，五世达赖喇嘛捡起一块石头，奋力往湖的深处扔去。石头敲击湖面，激起持续的水气，袅然，婉转顿挫如腰肢、如水墨、如魂魄。水气飘散，和沉香飘散的行迹完全一致，似乎时间重新又走了一遍。

二世章嘉许久说不出话来。

“您还有什么控制不了的？如果您愿意，您是否能翻手让满人退回山海关？”

五世达赖喇嘛笑了笑：“我不能控制的太多了，我甚至不能阻挡你和我的两次见面。再说，为什么要控制？为什么要满人失去江山？”

康熙三十六年，藏历火牛年，西历一六九七年，第巴桑结嘉措终于公布了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圆寂的消息，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行坐床典礼。二世章嘉带着康熙帝赠送的金册和金印来到典礼现场，看着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他怅然若失。

6

在来京城的路上，三世章嘉时常想到死亡。死亡有时很抽象，像是天上的浮云，没有定型，甚至时有时无。死亡有时又很具体，像是路上经过的一座座有名和无名的山丘。

走过一座山丘的一个夜晚，一个贴身的随从在他睡熟的时候走进帐篷。一刀扎下之前，三世章嘉坐了起来。随从说，我们还是死吧，您还是死吧，到了京城，如果您还能活很长，不知道他们会利用您做出多少坏事情。

三世章嘉不知道如何回答。随从接着说，那好，还是我一个人先死，您记住我们的族人是如何被像牲口一样杀死的，如何在被杀的过程中发出粗、燥的声音。

随从的刀子很准，刺入自己的身体。身体倒下之前，他没发出任何粗、燥的声音。

走过另外一些山丘，时常出现一些杀向马队的人。根据刀法的不同，他看出刺客来自不同的地方，藏南、藏北、喀尔喀蒙古、准格尔蒙古等等。让他好笑的是，他也不确定这些刺客是来杀他的，还是来救他的。三世章嘉于是感觉生死如戏，人生如寄。

每次年羹尧喝多了，三世章嘉就感到明显的死亡威胁。尽管雍正帝五天五夜快马加急从京城传旨，“朕之上师章嘉大国师之转世尚在彼处，应火速送来京师，不得有分毫差池”，但是年羹尧有无数的正当理由可以让他死——马上掉下摔死，水土不服死，恶疮发作死，等等。

对三世章嘉，年羹尧没有太多敬畏，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地位特殊的孩子，说话非常直白。从短暂的几次对话中，三世章嘉很快理解了

年羹尧对边疆蒙藏僧众的看法。他觉得年羹尧是某种恶神转世，此世的目的就是杀生和暴死，一刻不能安生。

转世的恶神无法理解什么叫“生生不息”，对三世章嘉这类人物有天生的恶意。这类人物不仅仅是一些个体的人，他们更是土壤、空气和水，他们的力量让斩草除根之后的世界重新迅速复原，充满生命和生机。

越接近京城，路上越是太平，植物越是丰盛，年羹尧的警惕放松，喝酒越来越多。趁着酒，年羹尧反复唠叨要和雍正皇帝探讨治理边疆的方式，斩草除根的理论。刀子比银子和女子和各种秃驴和尚都管用，很多时候，刀子不管用的原因，是拿刀的手失去了刀子一样的凶狠和冷静。酒后，年羹尧凶狠而冷静地操女人。

三世章嘉的听力收音百里。他年仅七岁，还不能清楚地了解年羹尧在干什么，他只是看到年羹尧在用一把刀，一刀一刀地捅那个从来没见过面目的女人，在发泄他不能一刀捅死自己的郁闷。

快到京城，三世章嘉得了天花，他拒绝吃药。今生注定要在汉地传法，不如先得了，以后省事，如果好不了，就此死了，更省事。

三世章嘉心里的声音是：“我就是不吃药，你弄死我啊。你弄不死我，我就是传奇。”

7

在窗棂影子随着秋光移动的过程中，雍正帝倾听了年羹尧描述护送三世章嘉进京的经历，心中一个信念渐渐坚定：天意，天佑大清。

“我的命令是毫发无损地把三世章嘉带回来。”

“我毫发无损地把三世章嘉带回来了。”

“你怎么保证乱战之中做到这一点？”

“我命令兵将，十五岁以下的男孩儿一个不要杀，其他一律杀掉。包括女孩儿，一律杀掉。大漠太远，去一次不容易，一次杀干净，即使以后再乱，也是二十年以后的事儿了。就像除草，光割没用，明年又长出来，要锄根。哪怕鸟儿再带来草种，再成气候，也是多年以后的事儿了。因为不杀十几岁的男孩儿，我们多死伤了不少人。这些杂种靴子里有刀，不怕死，而且从背后捅人。我们很多人都是大腿后面被捅。这些杂种还没有我们人的屁股高。找到三世章嘉之后，这些杂种一个也没留，都杀了。”

雍正帝听过年羹尧无数的传闻，比如，如果白天没杀人，没流血，晚上就要睡三个女人，射三次，完成精血平衡；如果三天不骑马，不射箭，晚上就会失眠，只能骑上马，跑一个时辰，马累了，站着睡，他累了，直直坐在马上睡。

雍正帝在年羹尧身上看到一个天生的名将，他一刻都不能安静。

雍正帝感到年羹尧在他面前的局促，想回到军营、战马、大漠、战场。

8

雍正帝一把抱起跪在他面前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白多杰。

秋天的阳光明亮，窗棂形成的阴影格外地黑，雍正帝对于二世章嘉的记忆在一刹间全部绽放，仿佛一阵风过后，雨水从头顶倾倒下来。

这种记忆的爆发不只是因为三世章嘉的眉眼和脸的轮廓像极了二世章嘉，更是因为眼里、脸里盛的光彩，像极了二世章嘉周身发出的暖暖的微火，更是因为从三世章嘉两侧腋窝传到雍正帝双手食指的温度，像极了二世章嘉从前传递给他的温暖。温暖产生的定精凝神作用，没有其他人用其他方式给过雍正帝。

在这一刹间，雍正帝完全相信了轮回和灵魂不死。如果涉及的各方僧俗能够坦诚遵从本心和直觉，而不是遵从尘世的利益，判断转世的准确度让人不可思议。雍正帝觉得自己抱着的不是三世章嘉，而是二世章嘉的小时候，他的肉身在线性老朽，二世章嘉的肉身满血复活。时间不仅不是线性的，而且对于各个个体是不同的。二世章嘉的时间转了一个圈，又和雍正帝的时间产生了一个交点。

和章嘉呼图克图的转世比较，皇子弘历和自己的相似程度简直不值一提。纵观秦汉唐宋元明，如果血亲的相似程度有正规转世的一半，或许就没有王朝的更迭了，只有秦始皇、秦二世、秦三世，以至无穷世。

夕阳照在紫禁城东北角楼的西侧，金光耀眼，雍正帝想到父亲康熙帝、儿子弘历和他自己的脑力、体力、心性，想到二世章嘉同康熙帝与自己的机缘，三世章嘉同自己与弘历未来的机缘，预见到他们爷孙三代将要创建出史上从没有过的盛世。

“颤抖吧！所有的僧俗大众，所有的土地，颤抖吧。”

9

雍正帝命令驻京掌印喇嘛二世土观活佛照顾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白多杰的饮食起居，教授礼仪和知识，让他和皇子弘历一起读书，学

习满、汉、藏语言。三世章嘉展现出巨大的学习能力，二世章嘉会的，三世章嘉短短数天间全部熟悉，二世章嘉不擅长的，三世章嘉在数月的练习之后还是生疏。

半年之后，雍正帝让三世章嘉移驻紫禁城东北的嵩祝寺。

这是距离紫禁城最近的寺庙。雍正帝在还是雍亲王的时候，买下法渊寺和智珠寺，在两寺之间建了这座新寺庙，供奉给二世章嘉，康熙帝赐名嵩祝寺。法渊寺和智珠寺继续保留，给二世章嘉的随行人员居住。

三世章嘉第一次走进嵩祝寺，准确辨认出二世章嘉受封的黄幛马车和九龙褥，对马车和九龙褥的破损，他磨搓不已，呈现和二世章嘉类似的划痕症倾向。

10

伏天，坐在阴凉儿里还是顺脖子冒汗，弘历被热天烦得不行，离开紫禁城西边筒子河的府邸，沿北长街往北，绕西北角楼，向东过紫禁城，去嵩祝寺看看三世章嘉在做什么。

透过藏经阁正搭正交的卍字窗，弘历看到三世章嘉在读经。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流进僧袍的衣领，消失在衣领下面，两臂向内弯曲，两腿向后弯曲，弯曲处的僧袍都浸透了汗水，显得比其他地方颜色深很多。三世章嘉对汗水和暑热完全无感，一脸无声的大笑，一身钻进经书。

“你在看什么？”

“二圣六庄严的著述。”

“释迦光、功德光、龙树、圣天、无著、世亲、陈那、法称？”

“您记得真牢。我愚钝，所以要多看、多诵读、多思量。”

“知道些名字就好了。生命苦短，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细读历史上所有的经卷？咱们去玩吧？”

“如果不掌握所有的经典，如何能说我们掌握了现世的最高智慧？”

“你知道吗？汉人就是因为实在受不了这些繁文缛节，才产生了禅宗。不用经卷，不用苦读，自心是佛，顿悟成佛。”

“所以汉人的佛法容易虚妄。你不想听听我读无著著作的心得吗？《俱舍论》极其微妙，一世达赖喇嘛的《俱舍论注疏解脱道明照》也是深刻精绝。其实，一个中观论中的概念和概念的关系，就够冥想几个昼夜了。冥想多了，晚上的梦里，什么瑰丽都有，唐卡、佛像、坛城，要多美就有多美。”

“皇阿玛就爱禅宗，边疆不乱的时候，他才不爱提达赖和班禅。天气如果好，他就会拉我们在宫中举办法会。下次我也拉你去看看，好不好？地位最高的大臣，好几个皇子，都是居士。我们都有名号的。我叫长春居士，万古长春，万法归一，好听吧？还有人叫自得居士、爱月居士、坦然居士、得意居士等等。名字好听吧？但是没有我的长春居士好听，是不是？禅宗也不难，过一阵天气凉了，我教你几个常见的公案，你很快也会打机锋了。比如什么是佛祖西来意啊，一只手为什么没有鼓掌的声音啊，你就往开里想，往无所谓、无差别里去想，反应快些，就好了，比你看这些经卷容易多了。禅宗不著文字，所以不用读经，挺好吧？咱们出去玩耍吧。”

“去哪里玩耍？”

“去景山，好不好？上到万春亭，我给你看京城的三条龙。中轴上的土龙，钟楼、鼓楼、景山、紫禁城、正阳门、永定门。几个海子形成的水龙，南海、中海、北海、后海、前海。还有很少人知道的地下的龙！我不告诉你具体位置，在京城的地下，很少有人知道。挖得很宽，能跑马，通到玉泉山，然后出地面，然后骑马，能跑到热河、跑到山海关、跑到关外龙兴之地。”

檀香氤氲。

“那去正阳门外的集市，好不好？给你些银子，你买点你喜欢的东西，一定要讨价还价，这样你汉话很快就会说了。”

窗棂的影子慢慢变浅。

“然后咱们去吃冰，好不好？我带你直接去北海雪池冰窖！大口吃冰，浇桂花糖汁儿。以后日子多了，我带你看遍北京的庙，还有周围的山。”

弘历没让三世章嘉骑马，抱了他到自己的马上，放到自己身子前面，让马缓缓走。

“你是香的哎。”

“怎么会？看书流汗，汗臭吧？”

“说不出来的香，不是汗臭，是香。青草、泥土、皮革，甚至经书香哎！”

“怎么会？我闻不到。”

“你这个样子还看什么二圣六庄严啊？你直接坐着就是活佛了啊！”

“不是的，不是的。五世达赖喇嘛就说过，愚昧低贱的幼童，裹上绫罗绸缎，坐在高座之上，向愚蠢的信徒们炫耀，是最可怕的冰霜，摧毁佛法的莲花池。”

从冰窖回来的路上，三世章嘉左手端着一块冰，对弘历说：“您看，如果护持得好，夏天也能有冰，太阳也拿它没办法。还有，您要记得释迦牟尼涅槃前对阿难说的话：远离妇女，不要见妇女，如果非要见，不要和妇女说话，如果非要说话，要警醒，妇女可能每刹那都在试图扰乱您的心智。”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各种庙里不是有很多度母、明妃？还有很多抱在一起的呐。”

“那是释迦牟尼之后，和尚们太高估计自己的心智，太低估计了人的弱处。”

“你怎么会提醒我这个？”

“集市里您看了好些眼妇女。您要记得佛的遗言，要远离妇女。”

三世章嘉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没有回头，一直看着左手的冰慢慢融化，冰水点点滴滴落在马的鬃毛上。

11

入冬之后，下了两场大雪，京城的柳树叶子还是绿色的。三世章嘉反复研读龙树师徒的著作，反复背诵《中观根本慧论》，希望在这个冬天彻底了悟中观论的精义。

在不厌其烦的背诵中，三世章嘉常常陷入恍惚，一会儿听到雍正帝在紫禁城里和汉地高僧探讨曹洞宗公案的朗声，一会儿听到青海佑宁寺的僧人在钝刀锤杀之下隐忍不发的闷声。车轮和棉鞋轧过嵩祝寺门口小路上的积雪，发出巨大的声响。他感到万物皆虚，诸意皆妄。

三世章嘉把弘历送他的文殊菩萨铜像摆放到枕边，反复背诵《中观根本慧论》，反复朝着铜像祈愿。

12

弘历放下手中的汉藏文经典，试图和三世章嘉比较谁可能更伟大。

“我没能成为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是第一个皇帝，但是，我有可能成为最伟大的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疆土最大，百姓最多，十全武功。”

“比康熙帝在位时间还长？”

“如果我想，一定能。我有皇玛法的元气，我有很好的起居习惯，我不爱娱乐性睡妇女。但是，我会照顾皇玛法的面子，等我在位六十年之后，我主动退位，比皇玛法在位时间少一年。这样做，汉人说，是惜福之道。”

“元朝的疆土最大，他们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打到了海边，大清只是在东边和南边到了海边。”

“我说的是有效控制的疆土。蒙古人从来都是这样，跑过来，打下来，掠夺完，再跑走。而且，我的百姓一定是史上最多的，最幸福的。”

“真是太好了。”

“我不只要做一个好皇帝，我还要做一个好诗人。我一天写一首诗，我连续写三十年，一万首诗，厉害吧？没有哪个皇帝有我这样的文采。不是皇帝的文人也没有谁能达到我可能达到的数量。我还会收集历代汉人、藏人、蒙古人最好的字画珍玩，在所有的字画上题上我的诗歌和赞美。这些伟大的字画世世不绝，我的字迹和诗歌就会世世不绝。”

“您英明神武。您一定能做到您计划的一切。”

“登基后，我还要建一座紫禁城里最高的建筑，我要叫它雨花阁，供奉这些神佛。我要再建六座佛楼。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父续、无上瑜伽部母续，加上显宗的般若部，就是六品。我要叫它们六品佛楼。我要再建一个伟大的佛教学校，就在我出生的雍和宫。给你住，你别回青海了，好不好？”

“您快过生日了，我要送您一个生日礼物。”

“我将会富有四海，你能送我什么？你的一切，除了从佑宁寺带来的一点杂物，都是皇阿玛赏赐的。你能送我什么？”

“我送您的这个，是世上不曾有过的，是来自我的脑子和我的手，是全新的创造，能帮您早日成就十全武功。这是我对您的祈福。”

13

三世章嘉连续做了七天梦。

连续七天的梦里，文殊菩萨的各种妙相反复出现。在第七天的梦里，他的上师二世土观活佛放了六颗金珠在他床上的六角，文殊菩萨的铜像顶上发出夕阳般的光辉，散射到床上的六角。六个角落里，莲花开放，每朵莲花上都顶着一颗金珠。

三世章嘉向土观活佛和喜饶达杰请教这七天的梦境。两位上师的共同见解是，三世章嘉全面展现了前世章嘉对中观论的精深掌握。土观活佛还发表了另外一个见解：大清皇上是文殊菩萨的世间化现，三世章嘉连续梦到文殊菩萨，表明了他和大清皇上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可能。

土观活佛进一步询问，在他的梦里，文殊菩萨是和雍正帝更相像，还是和弘历皇子更相像?

三世章嘉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14

在庆贺生日的繁文缛节完毕之后，在午夜来临之前，弘历打马来到嵩祝寺。在昏暗的房间里，三世章嘉给弘历展开了一本画册。

“这是我画的《三百佛像集》，里面描述了佛教完整的神系。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密宗四部，三百尊佛，每尊佛的标准像、标准装饰、标准手持物、标准咒语。”

在昏暗中，弘历一页一页翻看。从三世章嘉右手食指指示的一个角度看过去，每页的佛像都从书册里坐立起来，立体圆雕，宝相庄严，佛像下面的咒文发出藏语平缓的音。

弘历翻过最后一页，第一页又呈现在他面前。时间和佛法转了一圈，开始了对他的第二圈开示。

“你有我没有的一切。你将会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喇嘛啊？！”

“我只是无数喇嘛中的一个，无数活佛中的一个，无数沙粒中的一个。肉身腐朽之后，我的灵魂继续游荡。我一直发愿，如果死在您前面，我不一定转世为人，我愿意转世成任何能够帮您的事物。”

“你的意思是，你变成鬼也不放过我？”

“不是。我可能会转世为一匹马，跑得比箭还快，您的敌人就射不死你。我可能会转世为一册书，您看了，比看其他书有领悟，因此，您多避免了一个失误。”

15

这个对话的十年之后，雍正十三年，藏历木兔年，西历一七三五年，雍正帝驾崩，停灵雍和宫。弘历即位，是为乾隆帝，封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白多杰为国师。

乾隆九年，藏历木鼠年，西历一七四四年，在三世章嘉的监管下，雍和宫改建成寺庙。

乾隆十年，藏历木牛年，西历一七四五年，乾隆帝跪在垫子上，接受坐在高台上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国师若白多杰的胜乐金刚灌顶。距离数丈，乾隆帝又一次清晰闻到了那种不属于任何植物也不属于任何动物的混合香气。

佛像轮转，时间绽放。一刹那，乾隆帝大步踏进雍正二年。那一年他十三岁，若白多杰七岁。

黄昏料理人

1

“我的手艺要比师父更好。”

拜师的当夜，雪霏做了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梦见自己的手艺比师父更好。他在梦里笑出声来，还大声喊出了这句梦话。

雪霏被自己梦里的笑声和梦话声惊醒。

醒来，四下宁静。已经是后半夜了，月亮把床铺刷得月白，抬头望去，月亮比窗户还大，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天空，圆圆的，像师父炸天妇罗的油锅，上好的油倒进去，月黄，比黄月亮还透明，火猛烧，油温上来，圆圆的油面上升起白色的烟气，比月光还缥缈。

一阵静寂之后，隔壁房间又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

房间小，和隔壁的距离短，木结构的墙不隔音，雪霏听得非常清楚。

隔壁住着一对偷情人，男人在渔码头工作。每夜，雪霏下班之前，女人已经躲进男人的房间；每晨，雪霏上班之前，女人还不出来。尽管住得这么近，住了这么久，雪霏从来没见过这个女人。雪霏熟悉的只是她的声音。

除非喝得不省人事，通常，男人每晚都会操女人。他俩碰撞，肉和肉发出沉闷而清脆的声音。声音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她不由自主地小声叫喊，全是没有具体意思的喃喃，构不成句子，像小孩儿刚会说话时自言自语的那些谁也不听谁也不懂的小孩儿话。

雪霏听不出女人是痛苦还是欢乐。

男人操完，通常睡得很香，打呼噜。后半夜，男人起夜，尿完尿，通常会再操一次。这次的时间比睡前的短很多，这次女人非常安静，不叫，只有肉摩擦肉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估计雪霏的笑声和梦话吓到了他们。

等雪霏的房间没了声音，两个人就又窸窸窣窣地操了起来。

雪霏在这窸窸窣窣的声音中再次睡去。睡去之前，嘴里念了四个字："技胜于师。"

2

晚乙女哲哉师父是藩国人尽皆知的"天妇罗之神"。

晚乙女哲哉师父十三岁开始学徒，拜他爸爸为师，到现在七十三岁。

持山居传到他这辈，已经第六代，专门料理天妇罗。店的位置一直没有变，就在进出藩城必经的路上，出了城门往南走，不到五百米路西，店门口一棵很大的柳树。

持山居的格局也没有变。

进门很小的玄关，玄关墙上一幅字：“持山为寿”。小桌上一只瓷瓶，瓶里一枝花。瓷瓶，每天不同；花，每天不同。

从玄关进去，是店的主体。围绕着一口炸锅，是安排紧凑的操作区。围绕着操作区，是一圈桧木吧台。沿着吧台十个座位，每餐最多招待十位客人，每个客人都能看到那口炸锅。

炸锅是第一代持山居家主置办下的，当时花了普通人家一栋房子的钱。

炸锅活得比历代家主都久。四十年前，晚乙女哲哉开始执掌持山居，炸锅传到了他手里。四十年来，他每天站在炸锅前，感受到上五代家主留在锅里的气息。不同的五双手，在铁锅的不同部位，留下细微的划痕。油热，开始炸天妇罗，他在油锅里看到上五代家主的面容和身形，看到他们炸的天妇罗的相同和不同。他们就活在周围，或者活在不远处，经常会回来看看他，回来的频率和他梦见他们的频率类似。

晚乙女哲哉站在炸锅前，距离吧台两拃半。客人坐在座位上，距离吧台两拃半，距离晚乙女哲哉三尺。多少代料理人反复摸索出，这个距离，人和人之间最舒服。

炸锅背后的墙上凹进半尺，沿墙形成了一个长长的龛，平行于地面，高度和客人坐下后眼睛的位置大致平齐。这个龛型空间，摆放着历代持山居家主收集的古美术。碎玉、瓷器、琉璃、砚台、青铜、石雕佛像残破的局部，每月换一次陈列，每月一个大致的主题，比如材质、年代、地域、禽鸟、瑞兽、团花、文房。

客人背后的屋外，是个很小的院子，草木繁盛。客人的眼睛扫过去，常常有看不到尽头的绿的错觉。

3

执掌持山居的四十年，每天卯初，晚乙女哲哉师父起床，去渔码头买海鲜；然后，去集市买蔬菜和调料；然后回到店里，和徒弟们一起收拾食材。

午初，第一台开始，晚乙女哲哉师父做天妇罗料理。

未初，第二台开始，晚乙女哲哉师父做天妇罗料理。

申初，第二台结束，晚乙女哲哉师父到二楼睡一小下。二楼藏了持山居历代家主收藏的古美术，剩下一点点地方，可容一个人身躺下。

申正，起床，晚乙女哲哉师父洗把脸，飞到五条街外的赌场，小赌三把。他飞的速度不快，但是真的是飞，脚跟比手指高，沿街的邻居都是人证。邻居里有一位书法家，每天看到晚乙女哲哉师父飞向赌场的欢快场面，每天用毛笔和墨描绘那种感觉，最终写出“雀跃”两字，一举成名。

赌博无论输赢，酉初，晚乙女哲哉师父回到持山居，晚上第一台开始。

戌初，第二台开始。

亥初，第三台开始。

子初，散场，晚乙女哲哉师父换了便装，在镜子前仔细梳头，戴上心爱的软呢帽子，尽量帅一点，离开持山居。

天黑了。他天黑了不飞，小跑，到有妇女陪坐的居酒屋，喝茶，喝泉水。他酒精过敏，滴酒不沾，去居酒屋喝茶，喝水，给酒钱，给

小费，和普通酒鬼们一样。如果那天持山居的生意好，三把小赌输得少，他就多喝几杯，多给点小费。偶尔还转场，再去另外一家居酒屋，再见另外一些妇女。

近十年，持山居的生意一直很好，小赌也输不了多少，晚乙女哲哉师父每晚都喝不少杯，给一个妇女很多小费。

妇女叫早桐光，十四岁出道，长驻山下馆，今年二十四岁，一直很美丽。

出道第一年，早桐光号称本藩第一美；十年之后，还是。远在江户的藩主亦有耳闻，常常说回来见识一下。

遇到早桐光之后，晚乙女哲哉师父晚上不再转场，长驻山下馆。喝多，小便，回住处，冲个热水澡，睡三四个小时。又到了卯初，起了床去渔码头，新的一天开始了。

每旬休息一天，每年新年休息三天。其他的每一天，无论天气如何、身体如何、心情如何，晚乙女哲哉师父的四十年都是这么过的。执掌持山居之前学徒的二十年，也是这么过的，只是没有花酒，小赌偶尔。

“站在柳树下，戴着我心爱的软呢帽子，料理着鲜活的鱼儿，这样的光景，日日似春日啊。”师父常常和雪霏这么说。

雪霏听多了，觉着他的确是在做一个挺有诗意的工作。

4

自从说服贪恋繁华生活的年少藩主长住江户藩邸，在藩里，首席家老井上有二逐渐确立了绝对的核心地位。恨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当上首席家老第二年，井上有二开始严格执行以下治理原则：

第一，在藩城里，所有人必须听他的。不听的，威逼、利诱、赶走、杀掉。

第二，在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可能和他竞争首席家老的人不能存在。任何潜在竞争者，赶走，或杀掉。

第三，企图联系藩主或是其他外在力量改变藩城力量平衡的人，杀掉。

第四，帮助维持上述三项原则的人，给足容忍和好处——哪怕他们干了很多又傻又坏的事儿。

第五，无论遇上什么情况，坚持上述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井上有二从来没有总结过自己的五条统治原则。其他人也没有总结过，只是越来越感觉到这五条原则。

5

家老门胁佑一喝了一口抹茶，嘴里没什么味道。

他叹息了一声。

手里的唐物钧窑手把杯，一条早年形成的深深的裂痕从口沿儿深入杯底，虽然没有贯穿，虽然已经仔细金缮好了，还是让人忍不住叹息。太太已经习惯了他的叹息，没多问。

家老饮尽茶，反复看着杯子的伤口，嘟囔道：“我不想走，也不想被杀掉啊。”

6

在第四代家主也就是晚乙女哲哉的爷爷手上，持山居变得世人皆知，在晚乙女哲哉师父手上，变成了传说。

尽管是同一口炸锅，和前五代家主不同，晚乙女哲哉尝试过他能找到的一切可以炸的食材，甚至在多数料理人眼里不是食材的食材，比如：很多种花、很多种虫子、很多种蘑菇、很多种草药。他还尝试过各种搭配、各种油温、各种摆盘的方式。

十年前，晚乙女哲哉师父炸尽全藩的物种，创立了“超理论派”，把天妇罗的菜单固定下来。终极菜单包括——

车海老、沙锥鱼、鱿鱼、紫苏叶包海胆、白鱼、小香鱼、银宝鱼、海鲶鱼、雌鲬、鳕鱼白子、星鳗。从炸虾开始，到星鳗结束，每个季节，固定的食材七八种，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变化的食材三四种。初春，白鱼；初夏，小香鱼；晚秋，海鲶鱼；冬天，白子。

尽管是油炸，一点都不腻，绝不会一咬一嘴油。食材被持续高温的面衣包裹，被蒸、被煮、被烤、被熏，蒸煮烤熏出的多种味道被面衣锁住；食材表面微缩水，味道浓缩，缩出来的水蒸发不走，反过来蒸、煮、熏、烤食材本身。

“这才叫原汁原味。”晚乙女哲哉师父如是说。

海鲜之间，穿插一些蔬菜，也是四季不同。春天，山野菜，比如香椿、老刺芽；秋天，野生菌，比如松茸、松露。点缀的花和调料，

又是四季不同。春天是花山椒和紫苏花；到了炎夏，备有特别的天妇罗酱汁，蓼草榨汁，配以昆布，出汁，加盐，有点酸，微苦，口感清爽。

所谓“超理论派”，意思就是“天下物种，好吃就好”。晚乙女哲哉师父如是又说。

“超理论派”也放弃了刻意的摆盘，把新鲜炸出的天妇罗，随意立在古董碟子上——“自然就是好看”，晚乙女哲哉师父如是再说。古董碟子都是世上独一无二，客人失手碰坏，就金缮，缮的次数多了，痕迹像树木枝条般繁复，像时间影像般若隐若现。偶尔，有客人会指着一条痕迹，说起某个晚上，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聊了什么、碟子如何失手、破碎的声音如何渐渐在持山居里美丽地消失。

持山居的天妇罗价格贵，很贵。食客们列出了安慰自己的七大理由：

第一，又不是每天都吃。攒攒钱，三个月吃一次，还是可以接受。

第二，价格中三分之一是食材钱。这些食材如果自己去买，一定比晚乙女哲哉师父买的贵很多，还有可能买不到。即使买到了，家里的油锅也不够热，手艺就更别说了，怎么也做不出晚乙女哲哉师父的味道。

第三，晚乙女哲哉师父已经七十三了，每次看他炸一个时辰天妇罗，内心就宁静一个时辰。

第四，晚乙女哲哉师父也没积攒什么钱财。三分之一花在食材上，三分之一花在员工和房屋上，三分之一花在古美术、赌博和早桐

光上，实在没什么积蓄。去持山居吃一顿饭，就算是对他的烟霞供养了。

第五，你不去，还有其他人去。你想去，还不一定订上位。

第六，一段时间不去，会想吃，会很想吃。

第七，晚乙女哲哉师父敬业。父亲去世时，他上午参加葬礼，晚上回来炸天妇罗。做包皮切割术的第二天下午，他回到持山居准备食材。他是怕我们这些食客等得太久啊！

晚乙女哲哉师父更愿意把自己的流派称为“今日流水派”。每一席天妇罗宴，都是一缕流水，一枚一枚天妇罗落肚，就像屋外不远处的鹅川，经眼飘过。

“不是吗？最令人伤感的是流水，最美的也是流水，最好的珍惜方式就是享受今日的流水啊！持山居每天的天妇罗，就像当天的美丽流水，向您流淌过来。”

7

自从做了井上有二的贴身侍卫长，鸟居龙藏戒掉了很多爱好和享受，既不再喝大酒，也不再喝花酒，只有一个习惯照旧保留——每月下旬第五天，雷打不动，坐在持山居吧台最靠里的角落，吃一次晚乙女哲哉师父的天妇罗。

“如果我做天妇罗，我会成为晚乙女哲哉。如果晚乙女哲哉学武，他会成为我。我看他做天妇罗，我学到很多，我的武功精进了很多。”

他如是训诫武馆弟子。

8

藩城修葺工程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家老门胁佑一路过刚刚修好的大殿，看到周围又搭起施工的架子，不顾腿脚不便，执意爬了上去。工人正在清理瓦缝里的灰浆，原来，刚修好的屋顶又漏了，需要返工。清理出来的灰浆堆在一旁，颜色和门胁佑一熟悉的常用灰浆不同。

看到工人里有个面孔眼熟的，门胁家老叫道：“权五，你不在田里收稻子，跑到大殿顶上做什么？”

叫权五的男人停下手里的活儿，一句话不说。

门胁家老派随从去请丹玉中老。丹玉织秀是藩里的中老，组织过几个大型工程建设，三年前被幕府借调到江户重修浅草寺，回藩后一直赋闲。

大殿前，门胁家老和丹玉中老面无表情，相互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再看了一眼，同时微微摇摇头。家老示意中老，一起沿着鹅川方向走。

9

樱花季即将过去，鹅川两岸的樱花树枝影婆娑，纷繁的花瓣一半陷进泥土，一半贴在地面。鹅川不宽，水急，水声喧哗，家老和中老走在河边，头肩被花瓣遮披，话声被水声淹没。

“你看到大殿的情况了吧？几个月前还在种田的农民，现在修葺藩城最重要的建筑。”

丹玉织秀沉默。

“用的材料也完全不对，等级低了太多了。”

“在藩里，花大钱的地方，都由井上家老安排人负责，这个大工程当然也是。因为还有大监察，大工程一定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造价不能贵，至少不能比以前贵。第二，不能不挣钱，否则没有好处分给跑腿的官员。这些官员也是花了钱才当上的，需要收回成本，捞取利润，还需要钱维护自己周围的官员。于是，经手人买最便宜的原材料，找最便宜的施工队，施工队找最便宜的工人。人工、物料与预算之间的差价，就是各个环节可以安排的利益。”

“事情是一步步才走到今天这样的，惯例是井上当了首席家老后形成的。表面看，一切正常，打开看，全烂了。”

“可是，各级官员都念井上家老的好处啊。他们挣到了大钱。”

“他们都怕井上。井上随时可以有选择地查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人，查不出事儿的可能性为零。对于井上有二，这个体系里的所有人，都是又爱又怕。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最惨的是藩主和百姓！这块土地越来越不美好了！”丹玉织秀叹息。

“我不想再等下去，也不能再等下去。再这么下去，藩里就没有人能对井上有二做任何事情了。到那时候，只有等待天谴来收拾他了。但是，这个等待非常漫长。你知道吗？某些人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早点死掉。”

丹玉织秀沉默。

“你是对的，最可怜的是藩主和百姓。我们吃了这么多年俸禄，也应该为藩主和百姓做些事儿了。你说，井上有二到底是什么人啊？拼命压榨，坏了当下的人心。他们这一辈儿过去了，子孙呢？我们的子孙怎么办？他们为什么这么恨这块土地和未来的子孙，毁之唯恐不及？！”

丹玉织秀握紧拳头：“我们早就在等您这个决心了。这样隐忍地活着，还不如玉碎。”

可是，井上有二知道很多人恨他，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从来不让无关的人靠近身边，睡觉时也一样；几乎从来不离开官邸，几乎没有任何爱好。他的周围随时都有十个以上顶尖武士，侍卫长鸟居龙藏更是藩里第一高手。

门胁佑一说：“过去几年，我们的高手被赶走的被赶走，被杀的被杀。这样的行动需要十几个人，我们没有那么多武士可以信任。”

一枚花瓣落在袖上，丹玉织秀眼睛一亮：“每年樱花落得最凶的那天，井上有二都会散步一个时辰，沿着鹅川樱花最灿烂的一段。这一个时辰，他尽可能孤独，他觉着比去任何寺庵都凝神。一年里，只有这一个时辰，他的身边没有被护卫环绕。”

“可是，即使在这个时辰，鸟居龙藏也会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远远跟着。”

鸟居龙藏是黑密宗派的创派宗师。开山立派之前，是大野短刀的第一高徒。整个藩里，一对一，没人能赢他，即使两个顶尖高手的袭杀，胜算也是一半对一半。过去的十年承平，武士们没事儿做，只能

杀狗、杀鸡、杀鱼，练刀练胆。而鸟居龙藏成长的那些年，正逢乱世，藩阀攻战，他的刀是从死尸堆里实战出来的。

“必须想个办法，让鸟居龙藏在那一个时辰里消失。如果做不到，我们就在自寻死路。”

10

雪霏做了晚乙女哲哉师父十二年的学徒，学了十二年的手艺。

雪霏记得，第一天面试，他觉得师父长得很滑稽，笑起来，嘴部表情夸张，仿佛是从古画上面直接走下来的，很和善，很陈旧，很遥远。

雪霏问了一下持山居的工作性质。师父说，和其他料理店没什么两样，就是要做得精细些，“因为要做得精细些，要辛苦，零用钱也多些。”

雪霏问了一下零用钱，不是多一些，而是多一倍。雪霏挺满意：“如果您对我满意，我可以马上上班。”

“我这里零用钱多，但是也会累啊。”

“我年轻，不怕累。也没有女人，留着力气也没地方使。没有女人，力气留多了也是徒增烦恼。”

“你最喜欢这里什么啊？”

“我喜欢听油在天妇罗炸锅里的声音。噼里啪啦，好像雨水落在屋顶上。”

师父说：“那你就明天来上班吧。”

11

子夜，最后一场天妇罗结束，晚乙女哲哉师父觉得格外累，左胸前隐隐发紧。

“年岁大了，明天下午不去赌钱了，多睡一下啦。”

洗手，慢慢洗脸，精神好了些，对着镜子，拿着梳子，仔细梳了头，晚乙女哲哉师父往山下馆走。尽管累，他还是想和早桐光坐一坐，喝杯水。昨天，早桐光告诉他，在京都的西阵定做的和服送来了。他想坐在近距离，细细看看。

长时间站着准备食材、站着炸完天妇罗之后，他最喜欢坐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持山居门口的大柳树下，另一个地方是早桐光身体的左侧。这两个地方最让他舒服，第二个地方给他更大的滋养。

距离山下馆二十步，已经望见门口的灯笼，两个武士拦住晚乙女哲哉师父：山下馆今晚包场，闲人免进。

这样的事情，还没遇到过。

12

家老门胁佑一对早桐光说：“我需要你帮一个忙，整个藩国需要你帮一个忙。”

早桐光满上一杯酒，递给家老，正坐而答：“您需要我做的，我一定尽力。整个藩国需要我的，我很可能就做不到了。我只是一个小女子，和鹅川里的鱼，和山下馆门口的枫树一样，没有本质区别啊。”

门胁佑一早已听过早桐光的艳名，今晚却是第一次见。鼻子里吸到的空气似乎甜美很多，房间里的光线似乎明丽很多，自己所有动作的节奏都慢了下来，每个动作似乎都在跳舞。

门胁佑一干了杯子里的酒，看着早桐光的眼睛，说：“我的人翻阅了藩里几家最好的居酒屋的记录，也翻阅了你的陪酒记录。你最勤奋，每天都工作。藩里有两个人，在你身上花的钱最多，一个来得次数少一点，一个几乎天天来。一个亥正来，一个子初来。”

早桐光低下头：“大人费心了。不用翻这么多记录，您直接问我就好。亥正，鸟居龙藏来，子初，晚乙女哲哉来。”

“你很坦诚。”

早桐光还是低着头：“在智商这么高的您面前，我越老实越好。”

“拜托你的事儿并不复杂。后天，鸟居龙藏来。他要走的时候，你多留他一杯酒的时间。你说，等一下，我换一套西阵和服给你看，你是第一个看到我穿新和服的人。我已经把西阵的和服带来了，很好看。”

早桐光还是低着头。

“对你来说，这件事不难。其他的，都和你没关系。你说了之后，他留不留，留多久，都和你没关系。”

早桐光抬起头：“大人，鸟居龙藏是我的衣食父母，人高马大，我觉得他能带我去最高的山、最远的湖。至于其他，我并不了解。我在

西阵定做的和服也刚刚送到。抱歉啊，我不能答应您。您涉及的事儿，一定非常复杂，我的智慧理解不了，所以，我不参与。”

“我来了，开口和你谈了，你就已经参与了。你已经知道得太多了。”

早桐光的头还抬着：“大人，您是想让我消失？那么，鸟居龙藏后天来了，找不到我，他会怎么想？”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还是知道得太多了。”

早桐光低下头：“大人们的事儿，我哪里能搞明白。如果不是脑子不好使，只有七刹那的记忆，我怎么会活到今天？虽然脑子不够用，但我喜欢我自己，我也喜欢鸟居龙藏。我希望他好，至少不因为我而不好。至于其他，我会做好我自己的。大人如果不放心，我也没办法。我再陪您喝一杯吧，您实在是太辛苦了。”

13

雪霏跟晚乙女哲哉师父学徒十二年，师父没让他在正常营业时间碰过一次那口炸锅。只有每旬休息的一天和每年休息的三天，雪霏可以用那口炸锅，做点天妇罗便当，便宜地卖给平时吃不起的客人。

零用钱是其他店的一倍，工作时间却是其他店的两倍。雪霏没抱怨一句，恨不能尽量压缩睡眠时间，尽量在持山居里多呆半刻。雪霏反反复复从各个维度研究持山居的细节：食材、面粉、油、温度、时间、手法，每次能上炸锅操作，就尽量模仿，有机会就和熟悉的客人印证。

“我和师父差在哪里了？”雪霏一边做便当，一边问。

“你炸的虾放到吸油纸上，啪啪两声响。你师父炸的虾放到吸油纸上，啪啪啪三声响。”等便当的客人随口答道。

雪霏精心做了一个便当，送去给月经来了第二天的早桐光。

早桐光道了谢，趁热吃了一口，问：“你师父病了？”

“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师父做的？”

“我知道是你做的。你太着急，太体贴。你担心我痛经，没胃口，肚子饿，虾还没到最完美的时候，你就起锅了。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你太照顾其他东西了。在那口炸锅前，除了做出最完美的天妇罗，你师父不想任何其他。包括其他人、其他事儿。包括他自己。包括我。”

“你说师父为啥来居酒屋啊？他又不喝酒。”

“喝酒可以在家喝啊，在持山居关起门来自己喝啊。为什么要到山下馆找我喝水？”

“说得也有道理！我一直想不通，师父为什么把钱和时间花在你身上。你很美，但是天天看也就那样了吧？”

早桐光笑了：“雪霏，你好可爱。你是不是常计算你师父在我身上浪费了多少个海老天妇罗挣的钱？

雪霏脸红。

“我的胴体和心神每天都在变化，和鹅川的水一样。不一样的是，鹅川两岸每天开不出不同的花，我每次见你师父，都换一套新的和服，都和他聊点新的话题。从这点看，我比鹅川的流水和四季更丰富

和美好。我的每天变化，也有很高的成本。我每天洗脸的水，都是从江户运来，一点不比持山居的食材便宜。”

雪霏惊诧。

“不好色的男人成不了大师，因为不好色的男人体会不到极致的美、苦、孤独、趣味和狂喜。雪霏，你要记住我这句话。”

雪霏眼神散漫。

“我再给你倒杯酒好不好？喝完回去帮你师父招待客人去，酉初那台的客人应该快到了。你师父滴酒不沾，真是一个遗憾。你师父好色，你好酒。如果又好酒又好色，你做的天妇罗就可能比你师父做的好吃了。如果在好酒的基础上，你和你师父一样干净、认真、持久地好色，你会技胜于师。”

14

听着早桐光慢慢说着似乎含义复杂的话，雪霏的脑子没有去思考。

雪霏的眼睛里，早桐光还在痛经困扰中的胴体开始摇曳，仿佛花树就要开放，仿佛她每多说一句话，他距离满树的花开就更近一点。

不用思考，他就知道她是对的。

不想思考，他想一直听她说话，直到花开满树，再开满树。

走出山下居，雪霏深深吸了吸空气。空气里都是樱花和梨花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15

家老门胁佑一说：“晚乙女哲哉师父，今日的流水天妇罗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实在想不出，如何还能更好吃。”

晚乙女哲哉师父露出灿烂的笑容：“您平时太忙了，脑子里装着全藩的事儿。我今天找到了一种好食材，好几年都没见过了的，您要是能再多呆片刻，我做给您尝尝。您吃过或许会认为，刚才吃过的天妇罗还是可以被超越的。我很想在八十岁之前，再多试试更罕见的食材。”

门胁家老多呆了一个时辰。吃完这枚新炸的天妇罗，他沉默了一刻钟，回想天妇罗的味道，仿佛在听一声神奇的鸟叫在空气中一寸寸消失。

家老问：“这是什么？”

“这是黑松露白子天妇罗。”

“在你这里，我吃过这么多年这么多次，从来没吃过这样的美味。人间怎么会有这样的滋味？怎么做的？”

晚乙女哲哉师父回答：“这枚天妇罗做起来麻烦，材料又贵。把白子切两片，沾鸡蛋黄，夹一片厚厚黑松露在当中，放两刻钟，黑松露的味道才能深入白子的肌理。料理时，面糊比常用的厚三倍，油温沸到一滴可以烫出铜钱大的疤。

“为什么以前没有？”

“因为黑松露要切厚片，合适的很少。食材成本高，提前准备至少两刻钟。客人如果不点，我就很麻烦，总不能自己吃掉吧，罪过罪过

啊。所以，我极少做。”

家老又沉默了很久，说：“这枚天妇罗好吃到神畜合体，已经超越了语言表达的界限。明晚我的好朋友鸟居龙藏也会来你这里，也请给他做一枚吧。他最近非常辛苦，他应该尝尝。钱算我的，我现在付账。”

晚乙女哲哉师父的笑容更灿烂了：“不用您给钱。鸟居龙藏大人照顾我生意很久了，他很懂我。明天，我会给他做这枚天妇罗，他不应该错过这种美味。错过这次，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

16

鸟居龙藏吃完那枚超越语言形容能力的天妇罗的时候，首席家老井上有二缓步在鹅川左岸的樱花树下。

他非常享受这片刻超越语言形容能力的孤独，无尽的大团大团樱花瓣随风落到地面的孤独。尽管他知道，在某片看不见的树叶上，或在某片稍厚的云团里，鸟居龙藏像鸟，像龙，尾随着他，他依旧试图把这一刻想象成空无一人，绝对孤独。

鸟居龙藏起身告别晚乙女哲哉师父。夜色笼罩藩城和鹅川，风不大，持山居门口的大柳树突然抖动得厉害。

从樱花树上、流水中，两个人飞起，两把刀同时刺入井上家老的身体。

17

井上有二遇刺，家老门胁佑一升任首席家老，中老丹玉织秀升任家老，重新主持藩城的修葺工作。他找来最好的工匠，不惜工本，希望修葺之后，藩城能再用上一百年。

井上有二遇刺当晚，鸟居龙藏剖腹自杀，用的是他最常用的短刀，没费什么力气，也没多少痛苦，就像坐在鹅川畔樱花树下，等待试新衣的早桐光。

早桐光依旧留在山下馆，只是再也不换新衣了，身上一直穿着最后一次见到鸟居龙藏时的那件和服。

晚乙女哲哉师父戒了赌博，每天下午一直睡，不再飞行，子初去居酒屋，开始喝酒，酒量竟然一点点变大，但是不再坐在早桐光身边，而是坐在更年轻的小姑娘身边。

每月的后半月，师父让雪霏炸天妇罗，自己躲在二楼睡觉，睡美了或者睡忘了，晚上连居酒屋都不去了。

客人们渐渐有了共识，后半月的持山居更好吃。已经著名的书法家写下四个字，送给雪霏：

技胜于师。

世间每种草木都美

1

杨能第一次遇上顾盈的时候，杨能的鸡鸡还没长硬，一颗毛豆一样安静地埋在两腿之间，看不出任何麻烦，顾盈的乳房也还极小，像男孩儿那样赤裸上身在夏天屋外的空场里纳凉，不涉及任何羞耻心。

2

在北方，八九十年代很少有空调，夏天通常会有两三周极热，午夜之前，屋里呆不住人，人们在五六层板楼前的小空场前纳凉，吹牛，交换最近的凶杀色情和各自对人生的看法。

这类聚会中，杨能记得，男人基本都赤裸上身，露出或大或小的肚子。人不太多，天光稍稍黯淡一些后，十岁以下和六十岁以上的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赤裸上身。坐久了，有些乳房巨大的大妈还会用一只手撩起一只乳房，另一只手擎了蒲扇往乳房下扇风。扇了一阵之后，放下这一只，再撩起另一只，继续扇风。

“肉贴肉太久，被汗浸了，太容易生痱子。原来上边这两坨肉是挺的，根本不会为肉贴肉担心，年岁大了，就颓了，使劲儿往下出溜，草也一样，树木也一样，老了，就不挺了。”

大妈看到杨能和月亮一起狐疑地站在一边，偶尔会和他解释解释。

有些事儿，杨能完全记得，比如多年前某个夏夜的某个大妈的乳房。有些事儿，杨能完全不记得，比如五讲四美三热爱的顺序，比如任何多于二十八个字的诗，比如唐宋元明清的起始年代，比如参加工作之后女友的先后顺序，比如明白哪个人生道理早于哪个人生道理。杨能他妈总和杨能他爸说，杨能总是记得不必要记得的事儿，总是忘记应该记得的事儿。杨能说，生成这个样子，我有什么办法?

后来杨能去北大学了数学，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数，完全不需要记忆。再后来杨能去加州伯克利大学继续学了数学，养了一条德国黑背犬插插。每天插插带他去山上跑步，跑到他舌头从嘴里耷拉下来。

再后来，杨能毕业了，发现诺贝尔奖里没有数学，不懂英文的父母除了诺贝尔奖之外不知道任何其他奖，即使得了，也不会让他们感到任何荣光。插插被诊断得了癌症，自己跳墙走了，再也没回来。杨能扔了除了电脑之外的一切东西，包括插插牵他跑步的绳子，去了华尔街，进了顶尖的投资银行。

在华尔街上，在窗户很小的办公室里，杨能用最快的电脑，负责建立和维护股票日交易的数学模型。定好参数，定好算法，定好海量数据输入的来源和抓取手段，不需要任何记忆能力，不需要和任何公司的任何管理者见面，数学模型就会告诉你，按照纯理性分析，按照概率，你应该怎么做。

杨能不负责最后买入还是卖出以及买入卖出数量多少的决定。他观察，从稍大时间尺度上看，所有错误决定都是因为人不听数学模型的，涉及的形容词包括：侥幸、恐惧、贪婪、自私、狂妄。

随着时间推移，杨能的数学模型越来越复杂，似乎有自己的身高和体重，身高和体重一直在快速增长。电脑快到一定量级之后，杨能彻底改变了算法，数学模型开始具有了学习和自我完善的功能。杨能的梦里，数学模型常常和插插一起出现。每天早上开机，杨能也越来越有一种被数学模型牵着往山上跑的感觉。

如果杨能有权做一切决定，有足够的钱和足够的时间，杨能会设定几个关键原则，让数学模型自己触发买入或者卖出的指令，几乎百分之百的可能，这样做，比人为控制的结果好。简单说，在一些事儿上，特别是一些大事儿上，人不如猴子，最聪明的人是该像猴子一样，思考时放弃人的思考习惯。根据杨能建议，在公司内部，这个数学模型的代码是CHACHA。

插插才三岁，一个月前还到处追逐母狗呢，不从后面抱住母狗的腰不罢休，一个月后就被诊断为癌症，跑了之后，不知道饥寒病老于何处。杨能想，这是为什么啊?

杨能学医的同学告诉他："还有十几岁的女生得卵巢癌呢。人或如草木禽兽，反之也是对的，草木禽兽也或如人。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3

杨能和顾盈同岁同月，日子大几天。

杨能第一次遇见顾盈，顾盈叫他杨能哥哥，然后一直跟着他，他跑，她跑，他走，她走，他看书，她看他。

"我去厕所。"

“我也去。”

“我去男厕所。”

“我也去男厕所。”

“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我也去男厕所，我还小。”

“你会站着撒尿吗？”

“我会。我还会蹲着。男厕所里也有可以蹲着的。我爸爸告诉过我。”

杨能的父母和顾盈的父母在旁边笑，说，都一起去一个厕所了，长大了就在一起吧。都一起去一个厕所了，将来还能和别人在一起吗？

4

杨能的爷爷和顾盈的爷爷是战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分别带兵杀人，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授勋时一起挂将星。杨能到华尔街之后，请过国内客人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川菜馆吃19.99美金一条的豆瓣鱼，客人喝大了之后，对杨能说，你知道吗，你爷爷和顾盈的爷爷在职时，如果联手闹个兵变，无论成败，百年后一定能被写进史书。杨能笑笑说，那就没我，也没顾盈了。

杨能的奶奶和顾盈的奶奶都有一个中医大师的父亲，都渴望爱情、热爱革命，半为逃婚半为革命理想，偷偷跑到延安。她俩的父亲

在解放前都死了，她俩的亲戚都认为是被她俩气死的。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两个奶奶靠着中医技能随军救了不少人。杨能的奶奶认得上百种人参的好坏，顾盈的奶奶用连着皮掐肉代替针灸，常常把顾盈掐得手脚胳膊腿青紫，足少阴经、足阳明经、手少阴经、手阳明经等等八脉十二经被掐得一清二楚。但是顾盈从小不得病，头发黑密油顺，皮肤白糯水滑。

传说中有种小羊，两斤肉放进锅里，不放一滴水，靠自己的水就能炖一锅羊肉。杨能和顾盈一起上了同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杨能想，顾盈如果是羊，就是这种羊。

两个奶奶的中医手艺都没传下来，“文革”时不敢教，“文革”后，晚辈儿年纪都大了，过了最佳学徒期，没人学。杨能说，我唐诗一首都不会背，怎么背汤头歌诀啊？再说，“大黄附子细辛汤，胁下寒凝疝痛方。冷积内结成实证，温下寒实可复康”，奶奶啊，这虽然是用中文写的，但是实在不像人话啊。两个奶奶反锁了房门，一起上手，把杨能按倒，不管他如何喊痛，沿着八脉十二经下狠手，死掐了一遍。

5

顾盈的奶奶在杨能十八岁生日的时候送给杨能一个中药柜子。

“清朝的，几代中医就传下这么一个东西了。黄花梨的。除了第一个抽屉，所有抽屉都空着。第一个抽屉里有给你的一个方子，你四十岁之后开始，每年春天照着方子吃三十副，多活二十年。”

柜子一米多高，敦实，古旧，乌亮，一侧写“存乎一心”，一侧写“遵古炮制”。正面横六竖七，四十二个小抽屉，每个小抽屉正面一个小铜环，小铜环四边各写了一个中药名。拉开小铜环，从前到后四

个小隔断。最下面一层三个大些的抽屉，每个大抽屉正面一个小铜环，小铜环左右两边各写了一个中药名。拉开小铜环，后面四个小隔断呈田字形，前面一个长方形隔断。整个柜子装满，分装一百八十一种中药。

第一个小抽屉正面写了三棱、山姜、木通、木棉花。拉开，一张手写的方子，依稀写着：柴胡、桂枝、干姜、桃仁、五味子、蒲公英、生龙骨、杜仲、泽泻、黄连、鱼腥草等等，每种中药标明了用量。

“谢谢奶奶。”

“谢啥？孙贼！”

杨能的奶奶给顾盈的是新婚礼物。奶奶给顾盈看杨能左肩上一颗红点，当着杨能的面对顾盈说：“这是我帮你点的男子守宫砂。杨能这个孙子如果敢和别的姑娘睡觉，这个守宫砂就会消失。”

“这个守宫砂怎么知道哪个身体是我的，哪个身体是别的姑娘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解释不了的事儿，甚至经络，甚至中药间的不同作用。解释不了，不等于不存在，不等于不灵验。”

6

新婚之夜，酒席之后，酒吐之后，只剩杨能和顾盈两个人，只剩一盏调到最暗的台灯。

杨能看着浓妆刚卸的顾盈，感觉异常陌生，不敢相信怀里这个全部赤裸的女人是自己一月一月一年一年一眼一眼一念一念看着发育长大的。杨能仿佛多年没照镜子，突然有一天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一时叫不上他的名字。

“别看了，和其他女生不一样吗？”

“没看过其他女生的。”

杨能眼睛从顾盈的双乳上移开，投向虚空。他是真的记不得是否看过其他女生的了。

“现在这对儿，和我以前的一样吗？”

“我上次看到你光着上身是二十多年前了，怎么会一样？”

杨能回答。顾盈笑。

“你见过其他男生的鸡鸡吗？比我的大很多吧？”杨能问。

“说什么呢？我没见过其他男生的。所以，你是最大的，必然你是最大的。其他男生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的，和我以前一样吗？”

“我当时根本就没注意，谁像你们男生啊，那么小的女生都不放过，死盯着人家上身看。”顾盈嗔怒。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时太小，否则你一定会注意到。”杨能笑。

“对我有什么要求？”顾盈问杨能。

“别碰我手机，别碰我电脑，别碰你奶奶给我的中药柜子。”

“好，中药柜子放你书房，你书房上锁，我绝不进去。”

“谢谢。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睡别的姑娘要带套子。”

“我要是那么做，你爷爷会一枪打死我。”

“我爷爷、你爷爷、我奶奶、你奶奶，都已经死了。”

“好，我不会的，我答应你。”

顾盈流了很多血，杨能跪在床上，看着自己匕首一样带血的下体，感觉自己像个杀手。

杨能问顾盈，要去医院急诊吗？顾盈笑了，说，你不学中医也不该一点西医常识都没有吧？去了医院，你让医生怎么处理啊？再缝上？没事，我血小板不少，很快会止血的。

第二年，他们生了一对龙凤胎，男孩儿像顾盈，女孩儿像杨能，相似度百分之九十。见到客人，杨能介绍，这是我们女儿，这是我们儿子，客人都笑，不用介绍不用介绍，错不了错不了。

顾盈和杨能商量，还想抓紧生第三个。无论男女。这是杨能父母的主意。他们俩一起做团工作的时候，萌生了爱意，“那是一个寒冷的春天”，他们俩每每想起，每每觉得非常美好。

7

周小梧终于一屁股坐进杨能怀里。

在那一瞬间，杨能感到巨大的无聊感轰然而至，大过周小梧的屁股，沉过周小梧的屁股，甚至大过这间酒店的房间，沉过房间的天花板。

十五天以前，在北京飞深圳的飞机上，杨能有意识地看周小梧第一眼，杨能觉得周小梧长得真年轻。杨能是被周小梧摇晃醒的：“醒醒，杨先生，醒醒，杨先生，醒醒，深圳到了。”

杨能睁开眼，机舱里白色的灯光耀眼，周小梧的眼睛巨大。周围人都走空了。杨能回国之后，继续做投行，但是从后台走到前台，开始做一级市场，不得不见客户，每年飞十万公里以上。每次坐飞机，杨能都争取坐商务舱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没有手机信号，没人进出打扰，要两条毛毯、脱鞋，一觉儿睡到飞机摔到目的地机场的跑道上，一切安稳，仿佛重回子宫。

杨能说：“真快啊，飞机就是比火车快。”

“杨先生，您是我见过的最能睡的男人。”

“你以前见过我？”

“今年是第三次了。每次您都是从头睡到尾，飞机还没开您就睡了，飞机落地之后还不醒。前两次您也都坐商务舱。第一次见您，其实也是我把您喊醒的。那次把我吓坏了，从纽约飞北京，您不吃不喝不上洗手间，生生睡了十几个钟头，我来回过了几次，您睡觉的姿势都没怎么变。我们几个乘务组的一直嘀咕，想知道您是安眠药过量还是吸毒过量，会不会出现紧急情况，如果出现紧急情况，迫降到什么地方，等等。第二次见您，也是北京飞深圳，我同事叫醒您的，我听见她说‘到总站了，到总站了，都下车了，都下车了’，我笑死了。见过睡觉香的，没见过睡得这么香的。您很治愈系的，上两次见您之后，我睡得都特别香。估计今天见过您，今晚又能好好睡一觉儿了。”

“你们今晚睡深圳？”

“是。您什么时候回北京？”

“回北京也遇不上你。”

“是。我们大倒班，您反复坐很多次同一个航班也不一定能遇上同一个乘务员两次。”

“所以我们碰上那么多次还挺巧的。”

“或者是您飞太多了。”

“也可能。方便留给我一个手机号吗？这样不用坐很多次航班也可能再见到你了。”

“这个不用了吧？从来没给人留过哎。”

“好的，随你，周小梧。”

杨能办完酒店入住手续后，进了房间，打开窗帘。深圳像十几年前一样，晚上十一二点，还是灯火辉煌，还是一堆堆男女在街上游荡，不知道在做什么，不知道要去做什么。拉杆箱上面套着的公文包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塞了两张卡片，中日韩俄蒙多国佳丽、白领学生家庭主妇各种职业妇女等待召唤，可快餐，可留宿，手机多少，找陈生、崔生，等等。杨能完全没意识到被人塞卡片，快速查了查，公文包里没丢什么东西，也没被刀划开口子。

杨能很快冲了一个澡，给顾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平安到了，又问了问孩子，孩子都睡了。

睡觉之前，杨能忽然想起下飞机时，周小梧向他挥手，两条小腿白白地在夜空中。

第二天，利用中午饭后的十几分钟，杨能打了几个电话，查到周小梧的手机，安排了三家业务遍全国的鲜花速递公司，每家五天，一共十五天，给周小梧送花。不管她在何地，必须送到。

杨能被自己的快速而决绝的安排吓到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些事儿，也不知道这些事儿做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杨能想起奶奶小时候带他去看自然博物馆，在一副恐龙骨架下面，听讲解员说，恐龙有两个脑袋，一个在头颅里，另一个在裆下两腿之间。那时候，杨能不理解，现在，杨能怀疑，人就是缩小版的恐龙，也有一个脑袋在裆下两腿之间，只是具体位置没有明确，和所有的经络一样。

十五天之后，杨能发给周小梧一个短信："喜欢吗？杨能睡。"

电话打过来，周小梧说："如果准点，我晚上八点十分落北京，接我。"

周小梧坐在杨能怀里，杨能坐在酒店的沙发里，周小梧觉得杨能比世界上所有的沙发都舒服多了。杨能下面是沙发，沙发上面是周小梧，杨能觉得如果周小梧不是坐在他怀里而是坐在旁边的沙发里，他会舒服很多。

周小梧从杨能怀里跳出来："我去冲个澡，一身飞机餐的味道，怕你不喜欢。"

杨能听着洗手间里水打在周小梧身体上的声音，想象水珠和浴液从周小梧的小腿上滑下来，在自己硬起来之前，冲出房间，在酒店门口跳上一辆刚落客的计程车，关了手机，往远离酒店的夜里开去。

8

杨能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三周连续三次碰到兰雪，杨能觉得需要主动和兰雪认识一下了。

第一次见兰雪是在从北京飞香港的飞机上。杨能的习惯是从不托运行李，所以通常都争取早些上飞机，行李架有足够的空间放自己的拉杆箱。根据杨能的统计，他五次托运行李，三次丢，最惨的一次是去古巴度假，行李晚了三天才到。假期一共只有五天。

兰雪是最后一个上飞机的，带着一个很小很花的山羊皮Kelly包，带着很浓很冲的茅台酒气。兰雪坐在紧靠杨能右手的位子，向服务员要了两个毯子，下半身盖一个，上半身盖一个，很快睡着了，嘴半张着，发出几乎察觉不到的鼾声。这是杨能在超过两百万公里的飞行生涯中见过的唯一比自己入睡还快的人。

在家里，杨能上厕所的时候偶尔也翻翻顾盈的女性时尚杂志，好处是完全不用动脑子，不会诱发便秘。根据杨能对女性时尚杂志依稀的记忆，根据兰雪上下半身还露在外边的部分，杨能认定兰雪是在按照时尚杂志的指点装备自己：墨镜、包包、鞋子、香水、配饰、珠宝，各种牌子，各种最近的款式。脸儿尖，鼻子挺，头发直、浓、黑，直浓黑地顺到肩胛骨下沿儿，在毯子里翻了几次身，还是一丝不乱。

杨能拿出手机，想趁着兰雪睡着，偷拍几张。手机刚刚打开，空姐过来，厉声呵止：“先生请完全关闭手机，包括飞行模式的手机，这是规定！”兰雪被吵醒，看了空姐一眼，看了杨能一眼，打开毯子，冲去洗手间。兰雪回来，杨能起身，索性去趟洗手间。洗手间里，有兰雪的香水和呕吐物混合的味道，杨能闻了闻，又闻了闻，试图记住。

杨能隔了五天又一次见到兰雪，在某个写字楼里的体检中心，杨能排167号，兰雪排166号。兰雪也换了粉色的检查服，完全没化妆，

肤色比检查服更粉红，还是没睡醒的样子，还是直浓黑顺的头发，中分之后，分两股，垂盖在胸前。

杨能被抽血的时候忽然变得异常脆弱，护士小姐厉声呵斥："您不能再躲了，越躲越痛，多大了啊，扎针还躲？"杨能一咬牙、一闭眼，再睁开，黑红的血已经在针管里了。他觉得兰雪在看他，尽管他知道，这基本不可能。

每个人自己拿着自己的检查单子，杨能偷看了看，看到兰雪的名字。

两周之后，杨能在M Minus酒吧第三次遇见兰雪。兰雪在杨能隔壁桌，周围有很多人。他们的谈论涉及电影和电视剧拍摄，她不是谈话的中心，她已经醉了，像那天在飞机上一样，斜躺在沙发一角。每过十来分钟，她就挣扎着爬起来，挣扎着大笑，挣扎着和人碰杯，一饮而尽，然后再倒下。

杨能的朋友很快散了，杨能让他们先走，自己再坐一会儿，喝完一整瓶KAWASAKI 18年威士忌剩下一点点的根儿。"福根儿可不能浪费。"杨能对朋友们说。

兰雪的朋友们终于也散了，他们也都喝多了。两三个人试图叫醒兰雪，没成功。兰雪没抬脸，说，"我没事"。朋友们也就散了。兰雪开始一个人吐，白白黄黄地铺了半个茶几。

杨能冲过去："你不能再喝了。"

"我没事。我不要你管。"

"你怎么回住处？有没有人接你？"

"我有司机。"

“你司机电话？”

“他一定就在楼下了，你帮我下楼，他就会在门口。”

“好。你的电话号码？”

“我为什么要给你？就因为最近我们偶遇比较多？你个偷拍狂，你个怕扎针的小屁孩儿，哭一个给姐瞧瞧。”

“你记得？”

“你这么高高大大，我记得。”

“告诉我手机号。你平安回住处后，通个电话，我好放心。”

“好，看在你把我扛到楼下的情谊，我告诉你，我只说一遍，你能记住就记住，记不住就算了。我也在北京混那么久了，如果死，早就死了。号码是：18001XXXXXX。”

司机打开后座门，杨能让兰雪的头先进去，然后屁股，然后漫长的腿。杨能扛兰雪的过程中，兰雪的头发一直时断时续地拍砸在杨能的胳膊上，沉重、尖锐、冰凉，似乎和护士抽血的针头进入胳膊的时候一样。

三十分钟后，杨能拨通记忆中的号码，响了四声，兰雪说：“你来我这儿吧。路上我一边吐一边做了个决定，今晚，谁先电我，就是谁最在乎我，我就问他愿意不愿意来我这里，看我醉酒的丑样子。刚决定，你的电话就进来了。”

进入兰雪的一瞬间，杨能感到空无一物。杨能想起几年前的冬天在波士顿朋友家过新年，雪大如扇，他一个人推门出去，站在巨大的院子里，空无一人。巨大的院子外面是更加巨大的城镇，了无一物。

“兰雪，你醉了，我先回去，我们再联系。”杨能拎上裤子，没等兰雪发声，已经从房间里消失。

第二天上午，杨能去营业厅注销了之前一直用的138开头的中移动号码，正式启用联通的186号码。杨能发了上百个短信，告知亲朋和商业伙伴，名单里没有兰雪。

9

杨能推了晚饭后的第二场酒，回到酒店，换了跑步鞋，去健身房，阻力系数调到十五，恶狠狠地走了一个小时的椭圆机，全身都是汗。

“能不能天天用健身的方式耗尽能量，不再想泡姑娘？”杨能边走边想。

“似乎不是一种能量，而且似乎健身越多，身体越强，心里越想泡姑娘。”杨能很快自己否定了自己。

回到房间，杨能脱光，去冲澡，鸡鸡沾了热水，一瞬间活了过来，迫击炮一样四十五度角仰望星空，然后就听见了巨大的敲门声。

杨能每年在酒店里睡的天数远远超过在家里，长期的酒店生活让他养成了一些很好的习惯，比如，反锁房门。杨能的一个女同事曾经被两个醉汉夜里两点闯入房间，几乎被轮奸，之后监控录像显示这两个人是拿房卡开的门，女同事告酒店失职，酒店反咬说女同事自己把房卡给了那两个男人，有暗娼之嫌——如果反锁了房门，就可以避免发生这种事情。

敲门声越来越大。

杨能披了浴袍，从门镜看门外。杨能看到了徐玛瑙，徐玛瑙的嘴形发出三个字：“快开门。”

杨能很快开了门。

杨能见到了更真切的徐玛瑙，更真切的漂亮。

杨能知道自己不认识徐玛瑙，知道她一定不是来找他的，很可能是某个人招的职业妇女，而这个职业妇女记错房间号了。但是杨能还是开了门。徐玛瑙实在太漂亮了，从门镜里看了一眼，杨能察觉到自己的脸竟然红了。徐玛瑙进来后，杨能好好看了几眼，无懈可击，就是杨能心里的完美女人，杨能的脚趾头都红了。

徐玛瑙进屋之后径直坐到沙发上，开始打电话：

“赵哥，太过分了，我真不干了，我再也不干了，他是佛祖我也不干了。我知道，我没资格挑，但是，我不干了，我以后什么也不干了。我有手有脚，还有些积蓄，我，不，干，了。他长得太难看了，太丑了。我的确是陪人睡的，但是睡我的起码也得是个人啊！他再重要，再有权，再有钱，我也受不了了真的，我真吐在他秃头上了。早饭都吐出来了。然后这个变态，理都没理，我一直在吐，都没停。我，不，干，了。赵哥，以后你别打我电话了。我会换号码。我会嘴严。你也别动邪念头。我设定了邮箱自动发送，我每周往后手工调一次，将发送日期延长到下一周，如果我出了人身意外，五十个人会接到我的邮件，里面有非常详细的附件。别怪我，这是我的自我保护。你对我很好，你给我的钱越来越多，你让我接的人越来越老、越来越有钱，但是也越来越不像人了。你说这个世界怎么了，比的都是贱、丑、不要脸。还有，刚才有人跟着我，我说不好是他自己的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你安排把过去三十分钟的酒店监控录像删了吧。赵哥，不要再打我手机了，我挂了电话之后就把这个手机扔了。你就当我死了，再去找下一个徐玛瑙代替我这个徐玛瑙吧。我，不，干，了。”

挂了电话，徐玛瑙取出SIM卡，用抽屉里的剪刀剪了，扔进垃圾筒，手机扔进手包里，看着白色浴袍里红色的木木的杨能，点了一颗烟，一口一口抽完，捻灭烟头，推倒杨能，撩开他的白色浴袍，一屁股坐了上去。

杨能脑子一片空白。在徐玛瑙离开很久之后，杨能还是动也不能动，仿佛一个燥热的下午被梦魇压住身体。杨能看了看左肩上的守宫砂，没有丝毫改变，暗红，发亮。

10

杨能在自己家的床上醒来。顾盈不见了，床上没有，卧房没有，楼上楼下都没有，杨共和杨青两个小孩儿也不见了。

餐桌上，顾盈留了杨能平常吃的早饭和一张条子："杨能，守宫砂没了，你不要找我和孩子了，我带他们走了。律师会找你的。真可惜，你爷爷和我爷爷都不在了，否则他们会一枪崩了你。"

11

杨能和徐玛瑙做了三次，做到天微微亮，一床都是汗水，两个肉体死鱼一样漂浮在汗水的湖面上。

杨能在睡死去之前，对徐玛瑙说："一把钥匙一把锁。我曾经深深厌恶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热爱妇女，为什么会如此兽性。我也曾经为自己开脱，就像一个偷窃癖，我也是一种癖，恋女癖，也是一种病，和癌症病人一样，不应该被唾弃，而是应该被同情。你让我知道，我

错了，我很正常，我只是没有遇对人。婚姻是每天不得不肏那一个妇女，爱情是每天都想去肏那一个妇女。我又相信爱情了，我爱你。”

12

杨能被太阳照醒。徐玛瑙不见了，床上没有，卧房没有，楼上楼下都没有。

杨能冲到书房，中药柜子的抽屉都被打开了。写着“川断、巴吉、东查、穿心莲”的抽屉，里面有周小梧的几张照片、送花的发票。写着“芦根、冰片、沉香、牛大力”的抽屉，里面有兰雪的几张照片、一个头发皮筋儿、一个打开了的避孕套。最底下一层最靠右边写了“香附、紫苏”的抽屉，徐玛瑙留下两个纸条。

一个纸条写着：“杨能，能啊，挺能睡啊，四十几个啊，一个姑娘一个抽屉，行啊你。我要的是唯一。我害怕，你给不了我要的。”

另一个纸条是首短诗：

世间每种草木都美

人不是

中药很苦

你也是

五十一个强光点

题记一：

某些参透顶级智慧的僧侣甚至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后再来决定它应该怎么发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僧侣也只是恒河中的一粒砂，尽管他们知道在某个刹那这粒砂该放到天平的哪边。

——鸠摩罗什读经笔记残卷翻译

题记二：

鸠摩罗什本来可以修成第二个佛陀

如果他不破戒

真好奇，他如何破了什么戒

——冯唐短歌集《不三》之四十二

1

公历二○一一年十月六日，乔布斯死后第二天，在地球范围内，有十三个人在十个城市用不同方式宣布他们继承了乔布斯的衣钵，给出的理由也彼此不同。

2

公历二○一一年十月六日那天，我走在中关村大街上。

现在想起，我忘掉我为什么走在中关村大街上了。可能只是因为那天天气好。天蓝得又高又透，小风儿脆脆的，让脑子清爽又不让身子冷。北京像某些长得按你命门的妇女，一身的毛病，但是偶尔好起来，让你在瞬间忘记她一切的毛病，在瞬间仿佛初相见。

有史以来，中国人做事总喜欢藏着掖着，史料馆、档案馆都用武警把门，另外就是，有坏事儿都推给别人，推给未来，习惯性地击鼓传花。直到有一天，藏不住了，掖不住了，坏事儿传到天上去了。北京的天气变得越来越差，变差的根源被各个有关部门查来查去，查不出标准答案，有关人员聚在一起，齐声骂：都是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各个有关部门放任不管造成的恶果。每当有个好天儿，人民欢天喜地，从各自的住处钻出来上街了，各个公园都挤满了人民，各种老人推着各种小孩儿，没小孩儿可推的老人在好天儿里唱京剧、跳新疆舞，各种非老人、非小孩儿的人民五公里、十公里、半马、全马跑，不辜负任何好天气。

我走进清华校园，在隐约民国气质的大草坪前站了几分钟。草坪上有三对在婚纱摄影，三个男的一直在忍不住乐，还偷着抽烟，三个女的用眼神、手势或者嗓音提示这些男的，严肃点，你们丫能不能严肃点啊，照个婚纱都这样，以后笑床完成不了宇宙生命中的大和谐怎么办啊？我看了看这三个女的，一副女娲补天的控制感，我看到了那三个男的未来很多需要借酒消愁的瞬间。

我试图混进北大，北大的保安似乎比其他大学的保安智慧很多，总试图在分辨坏人的表情。四十多岁的我戴上个眼镜，还是混进去了，完全没被盘问。我内心得意，如同在旧金山参禅中心，刚吃完烤翅、喝完啤酒，被问，“你参的是不是曹洞宗？”北大校园里的姑娘还是一个个屌屌的，拎着比她们脑袋还大的饭盆在饭堂和教室之间直立

行走，旁若无人。银杏树还没变得金黄，我记得它们金黄之后的样子，直立在路边，仿佛一排被点燃的火柴。

在中关村大街上转悠的那天，我先后遇上三个人，年龄相差不到十岁，都问我：“你信不信？乔布斯之后，就看我的了。”

年岁最大的，就是我认识很久了的小浩浩。他痛恨在人民面前讲话，但是人民喜爱听他讲话。小浩浩真诚地说过很多次，他愿意用十年阳寿换不必在人民面前讲话，但是，一旦一年内他不在人民面前讲话，他想做的事儿就进行不下去。他在人民面前讲话的时候常常紧张，他的必杀技是往那儿一站、嫣然一笑，不说话。那天，他遇到我的时候，他没笑，他说：“你严肃点，乔布斯昨天死了，我很难过。他打下了那么好的基础，他做创意，库克做执行，他负责战略，库克负责战术，手上现金无数，他的见识又修炼到了金字塔顶尖下一米的高度，太可惜了。在科技上唯一能给我压力的人不在了，我很伤心。你不要笑。昨天我听到消息后，我勉强开完公司里必须开的两个会，天黑了，我一个人走出公司写字楼，在路边的煎饼摊儿点了个煎饼，在等大妈做煎饼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坐在中关村大街的马路牙子上，哭出了声儿来，煎饼好了，从大妈手上接过来，一边吃，一边哭，泪水流在煎饼上，和葱花、辣酱、鸡蛋、薄脆、面饼混在一起，我不管，我大口吃进嘴里，泪水是咸的。但是，我今天又想了想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在科技上唯一能和我竞争的对手也不在了，我能干的事儿突然多了好多。他命不好，我命好。乔布斯让风吹起来了，站在风口上的猪都能飞。我是一只猛虎，乔布斯给了我他的衣钵，也给了我他的理想和使命，他的灵魂是我猛虎的双翼。我要转行。我不做英语培训学校了，干掉旧东方英语培训学校没什么成就感，我要做手机，做人类未来百年、千年，甚至万年里最重要的工具。”

我问："手机的确越来越重要，毫无疑问，将会是人民用得最多的人造器物。但是，问题来了，凭什么你来引领手机行业？换句话问，你凭什么做手机？手机是要烧钱的，你没钱。即使你用你的理想和人格魅力形成近似于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场，融到了钱，烧钱的心理压力你也不一定能受得了，手机还没做出模样，人先挂了。手机的产业链很长，从设计、研发、采购、生产、市场、渠道、物流、客服到售后维修等等，在这个行业里，你不认识任何一个能干的人，怎么组织团队？而且，竞争这么激烈，跨国企业、国企、私企都有做手机的，而且都做得不错。"

小浩浩想了想，说："有再多的公司做手机也没用，他们没有乔布斯的见识。我为什么做手机？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的手机都做得太差了，连苹果手机都算上，作为人类，我很失望。"

我做过十年管理咨询，现在做投资，小浩浩的想法严重挑战我的职业判断，我的职业病犯了，接着劝："你可以为人类做的事儿还很多，以你的口才，在现实的扭曲场里，找些竞争没那么激烈，但是痛点又很痛的领域做。这些领域要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市场细分足够小，吸引力不够强，没有苹果、西门子、日立或华为这样的大公司纠集一票人马和你硬干。第二，市场容量足够大，能容得下小十家玩家耍，否则空间太小，你无法生存。第三，市场增长足够快，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增长，这样你的日子才能过得相对舒服，犯一些错误，不怕。第四，市场的衍生性很好，好讲故事，就好一轮轮融资，从产品到服务到系统到平台到生态，从十个亿到一百亿到千亿、万亿，尽管目前小，但是想象空间大，这些想象空间还都能用估值模型量化。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点出几个有这些特点的领域。比如，耳机。现在的耳机多差啊！耳机做好了，就往VR发展，智能手机都得接入你的VR平台。比如，电动汽车。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拿市场换技术最失败的就是汽车行业，但是现在出现了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造车变得前所未有地简单了，和手机业刚出现联发科这样公司的时候类

似，在房子之后，汽车是最大的商品，房子不能标准化，汽车可以，汽车是可标准化的最大宗产品。电动车一定更容易智能化，车子一动，海量数据就会产生，市场可延展的空间太大了。再比如，空气净化器。你看北京的天儿、河北的天儿、河南的天儿，多差啊。小到空气净化口罩、车载空气净化器，中到房屋的空气净化系统，大到除霾大炮、除霾炸弹或者除霾天塔，可做的太多了。”

小浩浩的回答很简单：“你说的这些领域都不错，你的战略眼光很好，但是，乔布斯没做过耳机、电动车和空气净化器。我是乔布斯的衣钵传人，我也不做这些，我只想做手机。”

3

四十五岁之后，五分之四的人我见了一面之后就不想见第二面了。尽管这五分之四的人里的某些人似乎对于我的工作很重要，我还是能不见就不见了。我爸是这么教我的，其实你唯一能支配的是你的时间，有些人似乎重要，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动动脑筋，其实他们都是可以被替代的，找个你真想见的替代。剩下的五分之一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好玩的人，一类是好看的人，又好玩又好看的人基本没有。慧极必伤，情深不寿，又好玩又好看的人常常很早就挂了，来不及出来见人。

朱紫是个我见了第一面还想见第二面的女人。她不是男性人民都喜欢的那种“妖艳贱货”型的好看，很高，腿长，腿细，大腿几乎和小腿一样粗细，上身比例很小，头很小，短头发，整体感觉像是一个圆规。朱紫穿连衣裙很好看，尤其是比较短小的连衣裙。朱紫属于好玩的人，有种生愣的智慧。她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总被父母说幼稚，直到有一天，她大声反驳她父母说：“我不是幼稚，我是用死亡来观照万物，我总觉得我活不长，感谢你们陪我。你们试试从我的角度、从

人必有一死的角度、从你我明天都可能死掉的角度、从真理的角度来看看世界，你们会发现，你们的思路、言行、举止都是幼稚的，而我的行为是很好理解的。”

朱紫见我第二面的时候和我说：“尽管我开了一家人力咨询公司，但是撇开我的个人利益不谈，我还是想劝你，你投资一个公司，不要太看重这个公司的战略和生意模式，要多看看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和团队，特别是创始人。战略可以梳理，生意模式可以慢慢摸索，甚至团队可以配，但是，创始人不可替代。如果可以替代，那你还不如直接去投那个替代者好了，省去很多麻烦。所以，除了商业尽调、财务尽调、法务尽调、IT尽调，你还要重视人力尽调。创始人的权重，应该占你投资决策的大半，如果不是百分之七十。”

我喝了口凉啤酒，发现朱紫聊非工作的事儿要可爱很多。我打算在工作的事儿上逗逗她，我说：“看人重要，还是看他做出的事儿更重要？如果能分出君子和小人，固然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天下也无一成不变之小人。看人有时候不如经事儿。”

朱紫有可能小我两轮，她们这代人说话比我们直接：“我们讲的是概率，您不是理科学霸吗？学霸老了就成杠头了？能经事儿当然好，可是您有机会和您要投企业的创始人都经事儿吗？您这辈儿人的常识教育都是谁教的啊！”

我又喝了口凉啤酒，问朱紫：“那你说，如何做人力尽调？”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雇我的公司，我帮你做。”

“你有什么科学手段？”

“属相匹配啊，星盘分析啊，血型契合啊，还有紫微斗数、八字、面相、手相等等，看你倾向于西化还是国学。”

“你觉得人民币明年会贬值吗？明天的证券股会涨停吗？”

“滚！如果我知道这些，我躲在家里炒股、看美剧就好了，我还开什么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朱紫抬腿示意要踢我，我仔细看了看，腿可真长啊。

4

乔布斯，属羊、O型血、双鱼座，公历二〇一一年的元旦开始就反复梦见他十九岁那年去印度朝圣的那个夏天。他梦见他试图像佛像那样双盘而坐，怎么也做不到，只能单盘打坐。梦醒之后，他尝试了一下双盘，竟然一点不痛地做到了，一坐就是一天，不饿、不渴、不困、不倦、不烦、不躁。

他被这件事吓了一跳。肉身对于他似乎不再是个限制了，他可以像开关电灯一样开关脑子，让脑子像冬天Lake Tahoe一样平静或者像春天Yosemite山上一样丰盛。而在这一时刻，这个肉身似乎也要离他而去了，飘浮在地面和天空之间，初步具备了某些非实体感的特质。这个悖论似乎和爱情一样，那个妇女终于对你不再控制了，在这一时刻，她也就不再爱你了，她已经或者马上要离你而去了。所谓绝对的自由或者终态，其实就是一片静寂，千山鸟飞绝，蓑笠翁如果一念之间收起鱼竿儿，他也就完成了这绝对静寂的最后一步。想到这里，乔布斯又被自己吓了一跳，他知道这就是圆寂的先兆，一旦有了先兆，基本就逃不掉。所谓圆寂，并不是说可以拖着不死，而只是有能力有限度地自主决定哪天走而已。

创造，保护，毁灭。没有毁灭就没有新的创造，苹果公司已经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了，毁灭在哪里？公历二〇一一年的夏天，乔布斯宣布从苹果公司辞职。

5

从记事儿以来，小浩浩似乎一直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他四十岁之前，一直尝试在梦境中找到自己一辈子应该做的事儿，梦境一直像一面哈哈镜，呈现的画面总是让他不敢确定有没有科学性。

在一生之中，正常人类平均的睡眠时间超越平均的学习时间，睡眠中做梦的时间超越学习中神游的时间。小浩浩总觉得他白天里眼耳鼻舌声意收集的海量信息都在睡眠里被拼命消化和整理，而睡眠里，眼耳鼻舌声意也在一刻不停地用夜晚模式在进一步收集海量的信息。

他试图追随梦的指示去安排他在现实里的战略方向：跳过霹雳舞，倒卖过电脑，教过英文，办过英语培训学校，还写了一本书，也叫《我的奋斗》，还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式出版了。他总觉得似乎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

公历二〇一一年十月七日，小浩浩给我打来电话，说："乔布斯下葬了，选在今天，更说明，我继承了他的衣钵，科技进步，之后就看我的了。"

我像捧哏，问："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在他死前连续梦到他七天。这七天，我在睡梦中接收了海量信息，我有理由相信，主要信息来自乔布斯，你如果不信，你把乔布斯的银行卡给我，让我试三次，我有信心，我输入的密码是对的。这七天，每天醒来，比睡前还累。我越来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乔布斯在把他肉身里最重要的信息、他特别想留给某个地球人的信息拼命高速拷贝给我，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或者说，他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我从来没有连续梦到任何人七天，包括我的初恋女神。而且他死后在七号下葬。这一切都说明，我就是他选好的接班人，不可能有第

二种解释。我要做手机，乔布斯重新定义了手机，我要重新定义乔布斯死后的手机，我先做东半球最好的手机，然后做全地球最好的手机，然后做下一代手机，直到做出适用于灵魂网络的手机，人机一体，一念千年。到那时候，你可以和褒姒、妲己、你死去的姥姥通电话，资费开始可能挺贵，和公历一九七五年的中美长途似的，十块美金一分钟，但是很快直线下降，任何一个活人都负担得起。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是认真的。你严肃点，打开你智识的边界，释放你的想象。你想想，人脑记忆的存在形式是什么？乔布斯见识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如果没有存在形式，怎么会记得和使用？如果有实在的存在形式，为什么不能复制、传输、继承？其实，现在的科学技术就可以做个雏形出来。我有一个伟大的想法，做一个‘人鬼情未了’APP。比如你爸爸死了，当然，你爸爸还没死，比如，比如。比如你爸爸死了，你很怀念他，不能自拔，你可以下载这个‘人鬼情未了’APP，然后上传你能找到的一切你爸爸的信息：邮件、短信、微信、微博、录音、录像、照片、著作等等。这个APP也会用自己的搜索引擎和算法在网上找关于你爸爸的一切，这个一切可能比你收集的那个一切更丰富。根据这些信息，这个APP会合成一个你爸爸，会给你发邮件、短信、微信、微博，甚至可以给你打电话，和你讨论事情，帮你出主意，给你建议，尽管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肉身，但是三观、思维习惯、口语习惯、笔头表达习惯都和你爸爸一样，让你感觉你爸爸并没有死，只是去另外一个城市出差或者度假去了。十年之内，等VR以及3D打印机再进步一点，给你一个你分不出真假的有肉身的你爸爸，还是有相当可能性的。毕竟，你和你爸爸也不会有太多肉体接触。我不知道你，我自己五岁以后就不亲我爸爸了……我倒，我按第六天梦里乔布斯给我的密码进入了他的电子邮箱，我的电脑正在疯狂下载，太刺激了，我不和你电话聊天了，我去改变世界去了。”

6

我到了朱紫所在的城市，想想有谁可见、想见谁、谁能人畜无害，就想起了朱紫。

“二○一一年就快过去了，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好。反正也十一月底了，一起庆祝新年吧。”

朱紫说我是她见过的不太让人烦的少数的成年人之一，就像她还未成年似的。朱紫说觉得我长得很亲切。我报了我的年龄。她说，“难怪，和我小叔叔同年同月生，还是一个星座的。”

然后朱紫就讲了一晚上她的小叔叔，仿佛她小叔叔是她初恋一样。

她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她小叔叔也是。她小叔叔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只做两件事，一件事是对她发功，另一件事是在院子里接收宇宙信号。她小叔叔说，如果她有慧根，他可以把她变成和他一样的人。每次她小叔叔隔空向她推掌，她总是做出各种被触摸了的表情。她小叔叔问她什么感觉。她说，热的流动，光芒万丈。后来，她在她小叔叔眯起眼睛的时候，就开始做出被触摸了的表情。她小叔叔沉默了一阵，看了眼天，天上有两只燕子飞过。她小叔叔对自己小声说，看来这是精进了，地球人是可以通过培训成为准外星人的。饭做好了，爷爷、奶奶总是不敢叫她小叔叔吃饭，总让她去叫。叫到第四遍的时候，她小叔叔就会吼她：“肏你奶奶，你要是再吵，影响了外星人来接我，我就弄死你。”

“后来呢？”我问。

“后来他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吃了很多药，药劲儿足的时候，脾气特别好。”

“再后来呢？”

“他出院了，结婚生了个儿子，他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和他儿子打电子游戏，星际争霸。”

7

乔布斯一直没想好在公历二○一一年夏天之后的哪一天圆寂。

乔布斯也没想好圆寂的那个瞬间应该是什么样子。自从辞去职务之后，他很多次在脑子里想象那个瞬间。有时候那个瞬间仿佛蹦极，他需要一时的决绝，仿佛当初他做一个重大的商业决策，尽管他知道，拉闸之后很可能不是一片静寂，他在那一时还是不能行云流水。有时候那个瞬间就和其他瞬间没什么区别，仿佛无数片树叶在无规律地摇晃，忽然有一片叶子掉了下来。有时候那个瞬间介于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仿佛失手掉了茶杯，杯子在石砖上碎开。这个瞬间也可能在睡梦中发生，仿佛那颗精子碰撞卵子细胞壁的瞬间，仿佛胚胎的心脏第一次跳动。

在乔布斯想象那一瞬间的过程中，他同时在想，谁会是下一个乔布斯？他会对下一个乔布斯说什么？如果只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如果可以说三句，他说什么？

乔布斯考虑从如下三个感悟中选择一个：

“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过，过好每一天。”

“不要问现在技术能实现什么，而要问你要什么，然后坚持到周围人都想砍死你，然后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产品，然后你得到了一切。比如，你要日用的机器漂亮，漂亮到不用也养眼，漂亮到摸上去也养

手。比如，你要日用的机器安静，安静到风扇的声音也听不到，仿佛你妈睡着了还忘记了打呼噜。”

“人是会死的。”

斯坦福医疗中心的医生费了很大力气，试图说服乔布斯在胰腺癌手术后多吃东西。乔布斯的理论是，不吃或少吃才能更好地杀死术后残存的肿瘤。

8

公历二〇一五年八月底，我收到了小浩浩寄过来的一个包裹。打开是七部手机，七个不同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

我自己留了一部红色的，其他送给了周围的人。

9

朱紫打电话让我去她办公室，说要给我看个东西。我说能不能发截屏给我、能不能微信留言、能不能电话里说。她说不能。

我走进朱紫的办公室，她电脑开着，她的表情似乎是活着见到了鬼。

“你知道小浩浩在做C轮融资？”

“听说了。”

“领投的那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雇了我来做人力尽调。”

“于是你算了小浩浩的属相、星盘、血型、八字、面相、手相？”

“我最近在尝试一种新的人力尽调方式。你慢慢听我说。有家古怪的生物科技公司向我建议了一种古怪的分析方法，开始，我也不信，但是他们这次不收费，我想，不妨一试，多一个角度看问题也是好的，如果太荒谬不用就是了。这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技术主管问我，你想测小浩浩什么？我说，我想测他是否真继承了乔布斯的衣钵，还是只是有乔布斯的毛病，没有乔布斯的命。如果他真的继承了乔布斯的衣钵，这一轮的估值就合理。这个技术主管嘿嘿一笑，说，‘如果想测别的，现在这个技术还没有完善到这个程度，但是测小浩浩是否乔布斯附体，我们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你知道DNA吧？你知道基因吧？宗教领袖的产品意识和蛊惑气质也是由某些基因决定的。我们很偶然地收集到了从唐初到清末几百个禅宗大和尚剃度时留下的头发。谁留下的？你知道，有些大妈是有收集癖的，她们还收集了大和尚们一些其他部位的毛发，你知道，毛发里的DNA是最容易完整保留的。她们还收集了一些大和尚们掉了的牙齿，这上面的DNA不是很好用，有很多细菌残留的DNA会造成干扰。她们当然还收集了一些所谓的舍利子，但是骨头里的DNA基本都被高温破坏掉了，提取不出来了。我们新开发出了一个基因检测和计算平台，用这个平台测糖尿病，发现和四十五个基因位点强相关，测大和尚们的创造能力和蛊惑气质，发现和五十一个位点强相关’。”

“后来呢？”天还没黑，我眼前有些发黑，感觉后脖子有些冷汗渗出来。

“后来我们设法从斯坦福医学中心找到了乔布斯的一些头发。在这个平台上测，五十一个强相关位点，乔布斯都有，而且强度都很高，你看乔布斯的结果图。然后你看这个。”

朱紫给我看屏幕。屏幕上闪烁着五十一个强光点，和乔布斯的结果图几乎不可区分。

朱紫说："这是小浩浩的基因检测结果。"

10

多年以后，小浩浩站在第一代灵魂手机sPhone的发布会现场，面对一万一千个地球人，准会想起我二○○七年七月七日在加州湾区帕罗奥图镇上给他买第一代苹果手机的那个遥远的黄昏。